

第十三卷 第三十期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三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雁蕩の

郎靜山攝



←雁山靈峯勝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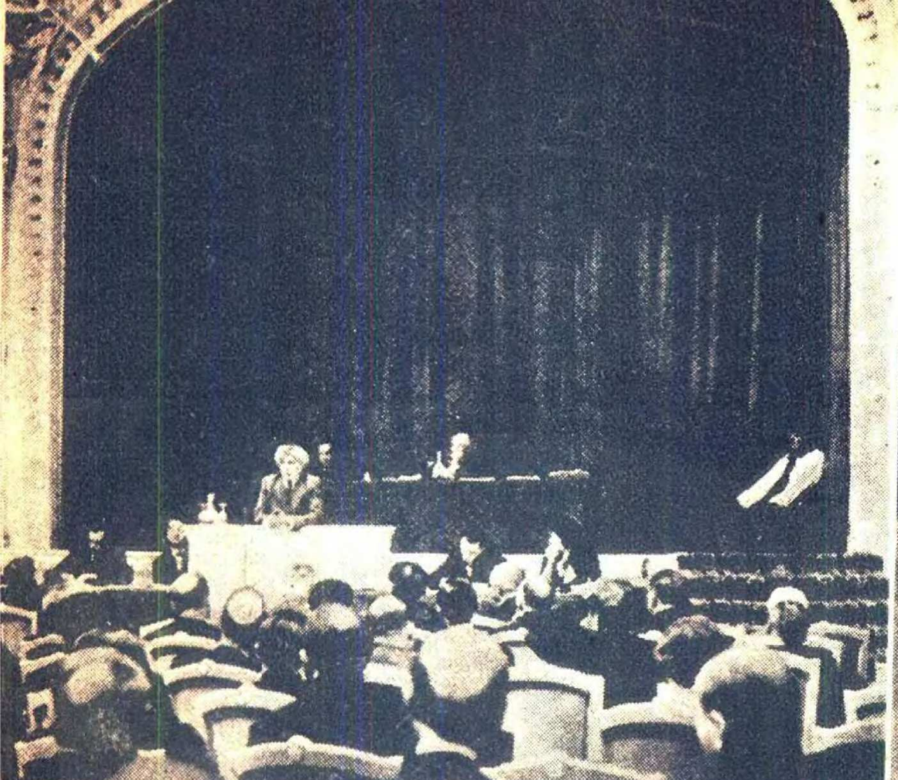
←天台

↓顯勝門近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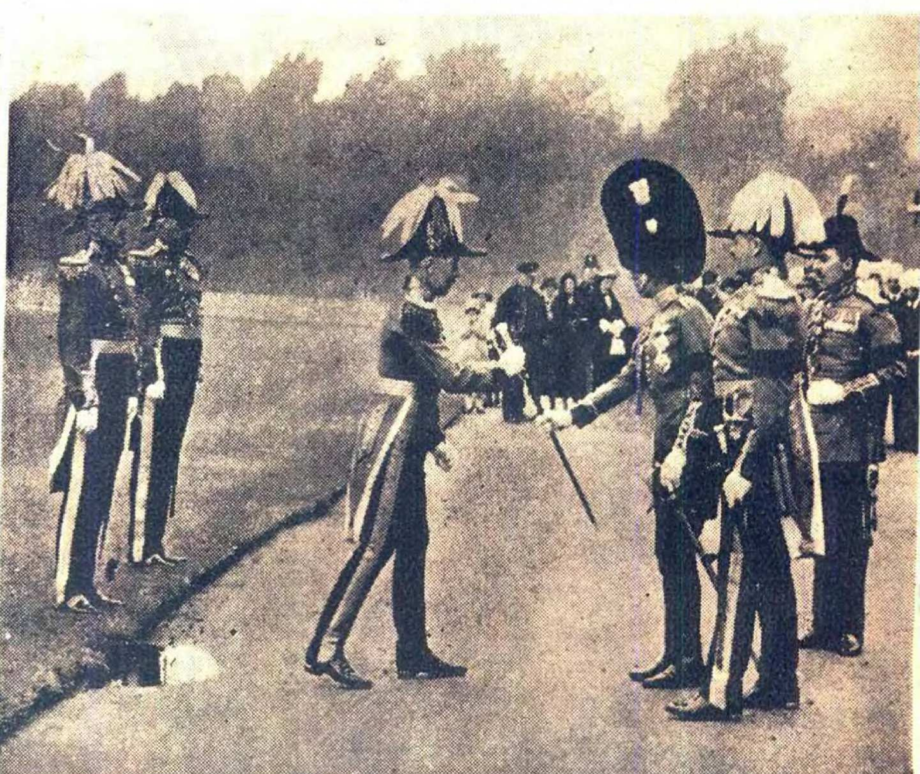
↑雁山紗帽峰

←中廣方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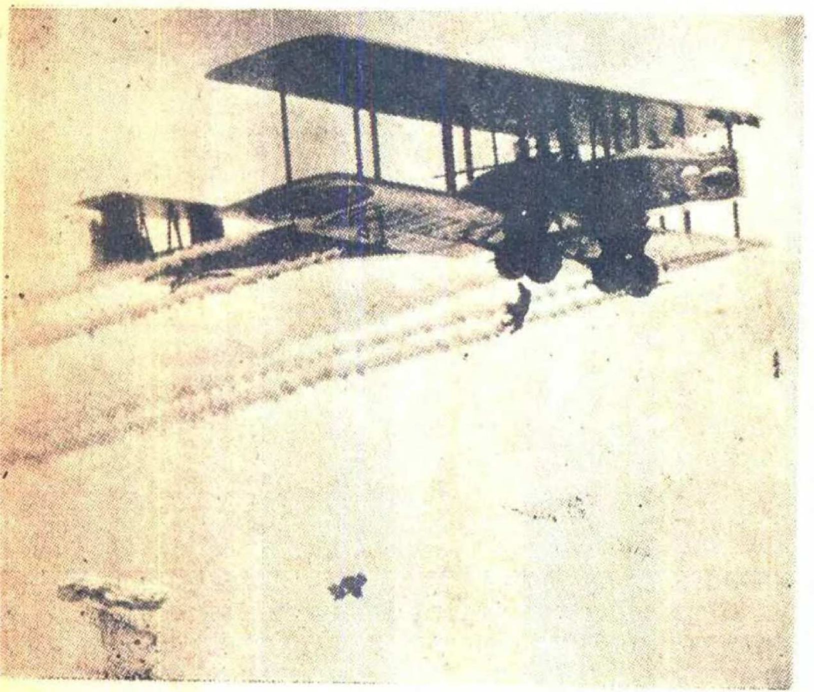




羅會議於六月二十召集，討論土耳其海峽武裝的要求。法代表表保羅彭考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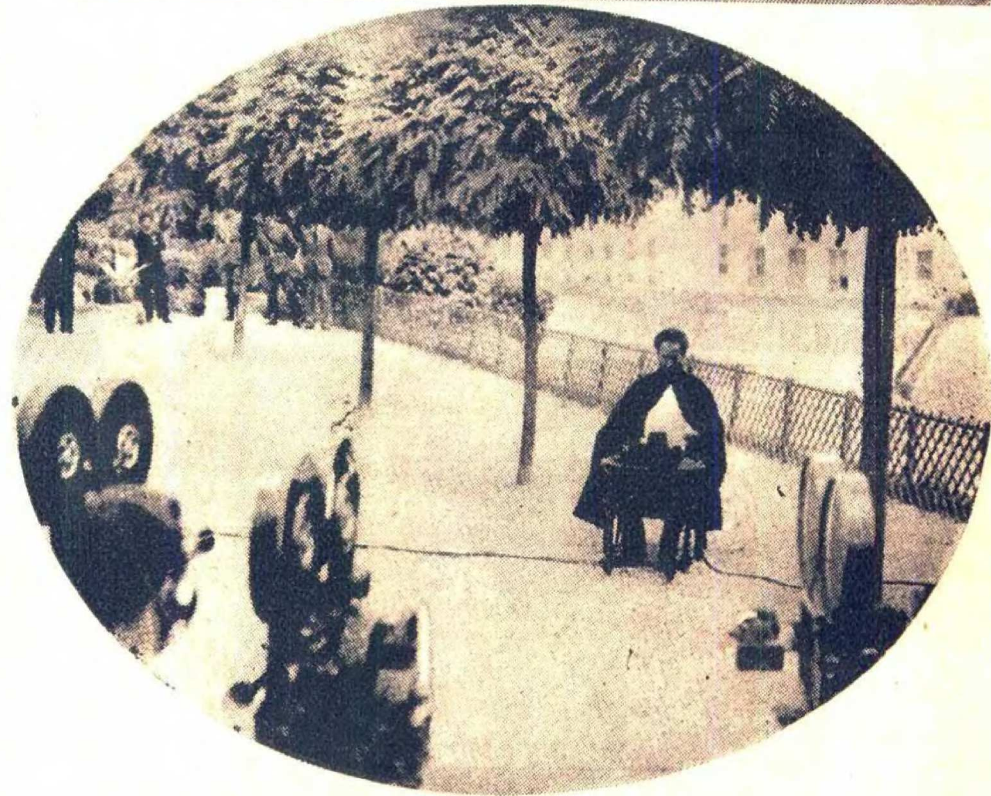


↓六月二十六日英王檢閱禁衛軍，行授杖禮。



↓↑英國王家空軍大演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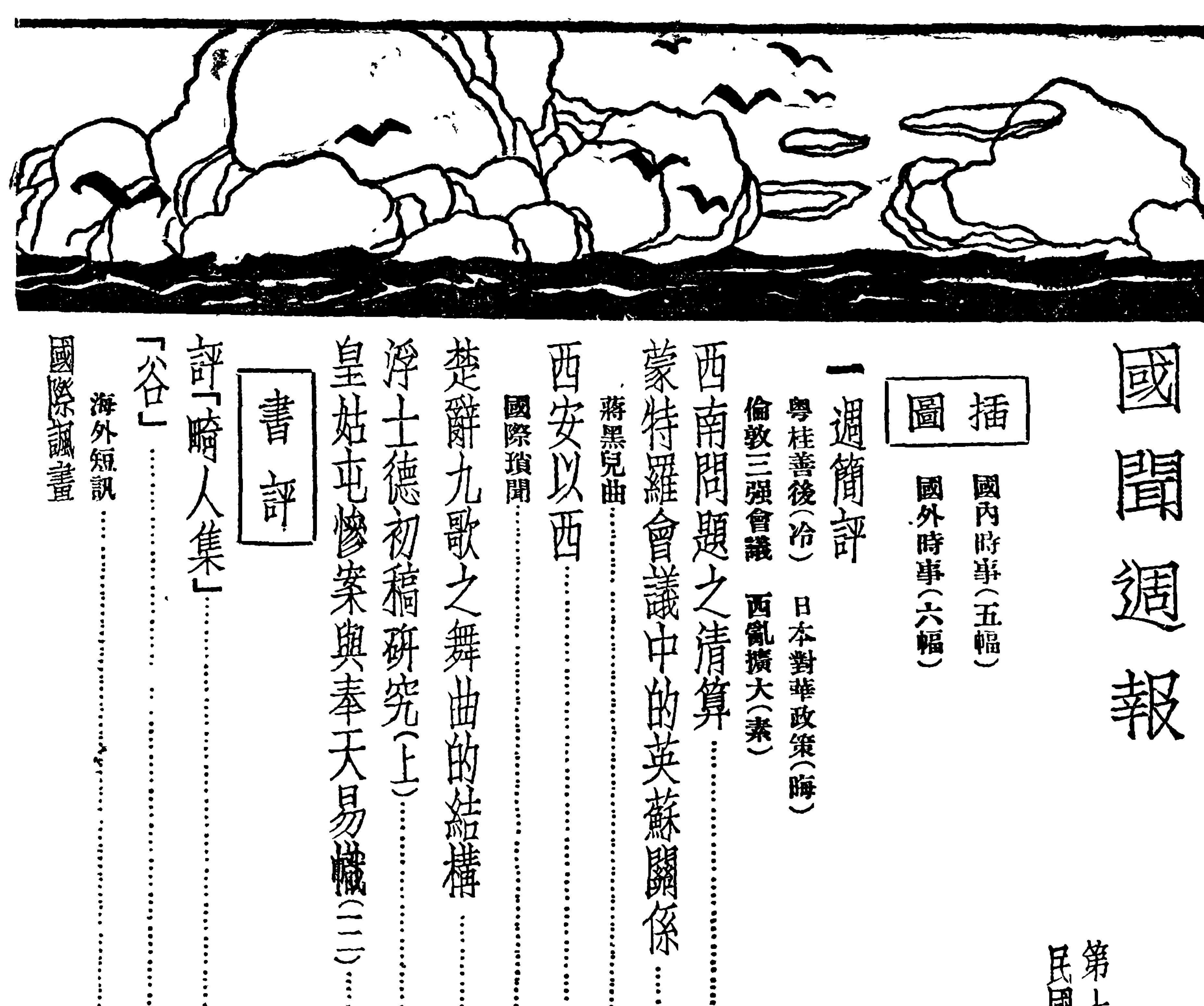




↑亞皇在日內瓦旅館中作廣播演詞，此幕已攝入電影。



亞皇在瑞士所置宅邸，現因瑞士當局禁其旅居，宅前已置有出賣招牌矣。→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三十期目錄
民國廿五年八月三日出版





粵桂善後

本週廣東善後，進行已見進步。中央所派財政人員宋子良唐海安等業經分別就職。中國交通兩行負責人員到廣州後，對於幣制統一事，亦已商定辦法。而余漢謀主任二十七日在紀念週報告，聲言本人決無地盤野心，決將裁減軍隊，重質而不重量，且謂軍隊乃國家所有，非一人一地可得而私，尤為透澈明快，預料粵省善後，在短期內必可大著成績。廣西事在二中全會本對李宗仁與白崇禧另眼相看，故陳濟棠免職而李白則分別畀以桂省綏靖正副主任之任命，乃陳李等得令之後，仍復反抗，十七日宣誓各就抗日救國軍新職，對於中央，極致非難，詎越日情勢大變，陳濟棠狼狽下野，而李宗仁則怱促飛桂。未幾有八月一日李白遵令就任之報道，而二十五日又突有李白調任之明令，論者多認係事先已有接洽，後乃知其不然，港粵消息甚至有李白抗令之說，揆測情形，固非無據，然大勢所趨，廣西之力，實不足以抗違潮流，況黃紹雄收拾廣西，的是順理成章，白氏調主浙政，亦不能純用惡意解釋，預料桂局終不致牽動已成之局也。（冷）

日本對華政策

日本對華本週仍無表現。外務省對於中國問題，不求急進，軍部方面雖因兩廣解決中央地位加强，對於中國，不無忌嫉不安之感，然實際並無行動，所可注意者，天津駐屯軍原議派人携華北經濟方案，來滬與王克敏接洽，乃臨時中止，究其原因，不甚明瞭，而華北問題，緣是亦無進展。惟日本在綏察方面，活動迄未消極，大抵意在强固『滿洲』之地位，防制外蒙之進行，故於內蒙，不惜以種種方法，策動蒙人，其形式殆欲利用德王等人取得軍事形勢，不必有占領土地之外表，而實質則必須握獲行動之自由，此最近中日間極可憂慮之問題也。（晦）

倫敦三强會議

本週英法比三强在倫敦會議，決定本年九十月間在比京召集五强會議，解決歐洲的整個問題，對於德義兩國的請求，業經發出。英國收拾歐局的主張，可謂已獲得第一步的勝利。但是我們看德義兩國的態度，依然是十分模稜。義國堅持須英國撤消地中海互助協定。德國則表示不願與蘇俄一同參加歐洲會議。英外長艾頓二十八日在下院的演說，對於上述義方的要求，已完全屈服。尤可注意的，就是艾氏提及殖民地資源重分配的問題。不過英方所願出的代價，德國是否能認爲滿意，却很有問題。德國對於義大利侵亞的結果，本週已予以非正式的承認。兩國互相狼狽，以推進他們的野心，這是最可慮的一點。在目前的歐局下，對於五强會議，能否開成，以及開成後，能否有甚麼結果，實在是希望很少！

西亂擴大

西班牙這次亂事的嚴重性，遠超出改造共和的一幕。當時西王阿爾豐索悄然出國，人民幷未發一槍一彈，共和政體，便告成功。而這次變亂，却發生了普遍全國的大血戰，此事意義之重大，不言可喻，倘使叛黨勝利，則今後法西斯國家的氣燄，將增加十倍。倘使政府勝利，則各國的人民陣線，勢力將愈見鞏固。西班牙的社會，有多點與帝俄情形類似，所以她的政治發展的動向，倍値注意。

從國際方面說，西亂也是很可慮的。法西兩國左傾政府的提携將使英法關係，愈趨冷淡。倘使西班牙成功了一個反帝的國家，英國爲了直布羅陀港後方的顧慮計，當然要持反對的態度。其次，西亂發生後，各國紛紛派艦保僑，德國的艦隻也首次在國際間呈露頭角。這種徵兆，亦非尋常可比。

我們希望的，是一個國家能夠用政治軌道，解決政爭。尤其是一個貧弱國家，在强鄰窺伺下，輕啓內亂，實足暴露民族的弱點，而結果等於自殺。我們就近舉一個例子，在希忒拉氏未當政前，他曾拒絕採用政變的手段，提取政權，而卒躋今日的地位。單就政治手段講來，西班牙叛黨的策劃，實在就不很高明。（素）

西南問題之清算

鑄成

這次兩廣問題得以和平方法迅速解決，實在給與國人以莫大的安慰和鼓勵。無論對內對外，都含有重要的意義；第一，使全世界知道中國已不是一個無組織的國家，一盤散沙的民族。第二，使敵人知道中國人已不是輕易能導演，像過去二十多年那樣爲所欲爲的了。第三，證明飽經憂患之餘，全國已形成一個不可分離的偉大統一的要求和力量；任何企圖，足以對消國力，或違反這個要求的，必遭毀滅。第四，中國的軍人，已全部能明瞭其對於國家之莊嚴的任務，假使有人還以私人工具的眼光去利用他們，一定會失敗。第五，可以使國人明瞭，國難雖然嚴重，外患雖絲毫未嘗減輕，但無須悲觀。這次事變解決的迅速，足以證明全國已有普遍的覺醒，從此埋頭苦幹，自強不息，國家是決不會亡的。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慶幸的，便是久爲國人厭惡唾棄的所謂西南問題，至此已根本消滅，不復存在。彷彿是積年的痼疾，經過一場大寒大熱之後，忽霍然而愈，宿病全消，頓覺週身輕快，精神爲之一振。

所謂「西南問題」從狹義方面講，是西南政委會西南執行部兩機關成立後，以廣東爲中心無形中對中央向立的局面。從廣義說，自民七護法國會在廣州開會後，十八年來，雖然形式略有變更，而其與中央政治組織，不發生直接關係，則始終未變。現在無論從那一方面講，這畸形的狀態，已澈底加以結束。我們拋開一切政治主張和是非曲直，單就整個國家的利害而言，十八年來，對內銷損了多少國力，對外失去了多少機會，我們翻開二十五年來的民國史，沒有一頁不教人傷心落淚，假使我們要以一場惡夢來解嘲，那末，西南問題，便是這夢裏最教人痛心的一幕。現在我們應該說是已經清醒了！撫今追昔，當有所警惕；至少我們應明瞭這場噩夢的起因，然後知所趨避；現在西南問題甫了，善後百端，尙

在着手，我們乘機來一度淸算，當然不能算毫無意義的了。

廣東和四川，都是財富之區，人才優秀，出產豐富，足以自給而有餘；在國家政治未上軌道的時候，最容易養成獨立和割據自雄的局面，但是四川爲地利所限，旣無海口，復多大山，所以民國以來，祇是關着大門，自已打了二十多年，直到前年中央軍入川，方結束了這段「魔窟」的歷史，兩年中，頗有欣欣向榮之概。廣東則一切可以獨立之條件，無不具備，十餘年間，成爲革命的根據地，同時也是反抗中央的中心點。所謂西南問題，實際便是廣東問題，廣東一解決，則西南各省，便如皮之不存，無形瓦解了。

從民國七年十月十日，護法國會在粵開幕，「南」「北」「西南」等字樣，才見之於報章。那時中堅人物的岑春煊，莫榮新，唐繼堯，陸榮廷等多是臨時湊合，旣乏一貫之主張，又無鮮明之定見，同牀異夢，完全是一個乘機割據的局面；民九安福系失敗，直系勢力擴張，便不得不銷聲匿跡。直至中山先生於十年五月五日就任非常大總統，西南才堂堂正正樹起一個獨立的局面，雖然環境有許多阻力，終於一一克復，而成爲嗣後國民革命之策源地。十三年國民黨改組，革命勢力乃逐漸蔓延及於各省。從民七以後，南北兩度創議議和未成，歷經粵桂，粵閩，粵贛之戰，加以對外交涉，如參戰問題，巴黎和會，太平洋會議，等等的牽制，國力的犧牲，也就很可觀了。

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後，李濟深留守廣東，因爲寧漢的分裂，廣東儼然又釀成一個獨立的局面，首鼠兩端，舉足輕重。十七年廣州暴動，李濟深在京被拘，陳濟棠的勢力漸抬頭。十九年後，漸與廣西的李白相結納，慢慢地形成五年來西南的特殊勢力。

現在我們追叙五年來西南問題的歷史，很容易聯想到胡漢民先生。因爲胡先生息影湯山，才有古應芬等五監委之通電，接着廣州成立非常會議，二十年十月上海舉行和平會議，旋胡先生返粵，京粵分開四全大會，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的名詞，才爲國人所注目。恰巧這次中央明令撤銷西南兩機關後，陳濟棠又幾乎在廣州玩非常會議的把戲。彷彿西南問題，很可以說是以「非常」始，亦以「非常」終。更湊巧的是胡漢民先生逝世不久，陳濟棠便自掘坟墓，西南兩機關也便做了殉葬品。我叙述這段巧妙的事實，決不是對胡先生有什麽不敬。老實說，惟有胡先生那種高潔的人格，遠大的抱負，才配領導一個獨立的局面，使國人的奮發精神，有所寄託。正如以中山先生之人格，主義，操守，才能使西南成爲革命的策源地一樣。三四年來，國人拭於國難之日益嚴

重，對於統一國力，培養國本的要求極熱烈，四川，貴州，湖南，山西，福建等省，均先後爲統一勢力所披，而西南兩機關尙能時彈別調，與其說是靠陳濟棠的兵力，毋寧說是因有胡先生的人格爲國人所信任。每當外患嚴重的時候，胡先生的言論，還依舊爲國人所信服，而起頑立懦。即以西南兩機關而言，立法的根據，實在很淡薄，其實還全靠胡先生及幾個元老才號召成的。最可笑的，是這次二中全會決議撤銷西南兩機關後，廣東方面，曾發表宣言，內稱：『……其二，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兩機關係根據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決議而組織，不能以中全會之決議而撤銷之，故二中全會撤銷兩機關之決議，在黨章上實爲違法。……』以代表大會休會期間，執行權力機關的中央全會，決議撤銷中央黨部所屬的執行部，國府所屬的政委會，在黨章上是否違法，我們且不去研究，單就西機關成立的經過言，法的根據便很模糊。查國民黨第四次代表大會是京粵分別擧行的，南京代表大會決議案，並沒有設立兩機關之決議。廣東的大會，決議案也不很明顯，祇是根據上海和平會議粵方所提的「黨政改革方案」，作成一混統之決議。改革案原文中第五項關於地方制度者『一，爲實現以均權求共治主張，將全國各省，劃分爲若干政治區，每區設政治委員會……』那時南京方面，似乎並未贊成這個「方案」。蔣先生國府紀念週上曾說：『按道理講，如果廣東代表眞正願意團結，一致對外，爲着外交的事情，廣東政府格外要爽快無條件取消，以求全國團結見之事實不能再留廣東省與中央爲對抗之形式……』。翌年四屆一中全會在京開會，京粵分別產生的中委聚首首都，對此也未作決議案，以後大概因爲北平成立政委會，同時中央對西南力求精誠團結，對此問題，也未便過於推敲了。

西南兩機關，最初是以粵，桂，湘，滇，黔五省爲號召。那時雲南的龍雲羽翼未豐，受制於桂，貴州則毛光翔王家烈方忙於內爭，無所可否，湖南的何鍵，也祇是偶然籍此發抒其取瑟而歌之意。到去春湘黔問題先後解決，龍雲態度亦日漸顯明，所謂「西南」，實際祇是兩廣罷了。

現在，這一頁爛賬，算是根本撕毀了！粵省善後，付之余漢謀，可謂得人。對於廣西，請李白兩位北來協助國防大計，而以黃紹雄負收拾之責。這在對內對外，都可說佈置得很恰當。我們追懷過去，憂慮將來，實在不能不希望當局對於兩廣善後，應十分愼重努力，以副兩粵民衆之熱望，以奠西南國防之基。除了已經着手的財政整理，金融統一，苛雜取消等等外，我們更希望中央能赶快努力於下列數事。

一，軍政力求劃分。 近年各省政治，漸次脫離軍人之

干涉，略具獨立之雛形。庶政之漸上軌道，此爲最大原因。此次余漢謀主任到粤就任，很明白的表示將專心治軍，決不干預政治，以爲模範。黃紹雄先生在京浙多年，亦必深明其義。希望中央能因勢利導，養成兩廣軍政劃分一般的風氣，絕不令其有例外。

二，完成交通建設。 中國這樣廣大的土地，惟有努力發展交通，使中央與地方之關係日益密切，始能眞正統一，兩廣與內地的交通，以前全靠海道。現在粤漢路即將通車，京粤路將越孫家埠宣城而修至衢州。湘桂路亦在計劃中。希望中央當局，能早日將京粤湘桂兩路提前完成 。此外粤桂公路，近年修築甚多，惜多未與外省啣接。 希望能將主要國道，早日使之接通。

三，實業之統制。 近年粤桂的建設，常爲人所稱道；可惜沒有通盤的計劃，兩廣不僅是西南的重鎭，也無疑的是國防的中心。重工業之發展，尤爲需要，希望能以中央的財力人力，在全國通盤的計劃下，努力加以調整，統制。

此外如愼選人才，統一政制，行政區制之推行，烟賭及一切惡風之厲禁，多是目前急待着手的事。

最後，我們還希望中央當局乘機多加反省，在此大一統之局面，甫經完成之際，應如何奮發，努力，檢查過去，計劃將來，都是值得再三考量的。這次事變的解決，証明國民對於中央的擁護，但動機非發自對任何個人之好惡，則顯然可見。今後中央當局的責任更重大，國民的責望，也必更深切。維持現狀，是決不會滿足的，同時，國外的視線，也必更注意。任重道遠，足以盡之。就目前講：至少有幾件事應該赶快着手。

一，軍事上應力求軍令之統一，組織之齊整，訓練之嚴格，勿再因人設事，使軍職架牀疊屋。而國防軍事，尤應着意佈置，以副全國之望。

二，政治上應力求行政效率之促進，貪汚之肅清。尤應注意教育及建設之發展，以培養國力，培養民智。

三，外交方面，應力求公開，因內在牽制之減少，以後一切對外交涉，除必要之秘密外，應隨時使國人明瞭，以求得其諒解，庶幾可以集中人民力量，團結一致，爲政府後盾。同時對於過去的新聞檢查制度，宜速加改善，除對外大計及國防軍事外，一切儘量公開登載。

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決不是偶然造成的，因外來的壓迫，和內在的要求，歷經折磨，盤根錯節，才養成這個局面。我們十二萬分希望中央當局能善爲珍惜，多所發揮。時乎不再，稍縱卽逝，爲國家的前途計，也已到了最後自强的時機，決不堪再經風霜波折了。



蒙特羅會議中的英蘇關係



一　引言

土耳其爲了要謀得國家安全的保障與應付未來世界大戰起見，乃不得不及時要求修改洛桑條約，廢棄韃靼納爾和博斯勃魯斯海峽不准設防的條欵，以完成土耳其要求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之使命。（見本報十三卷十九期拙著，「土耳其要求廢約之檢討」一文）。在其三月二十四日通知國聯的照會中看來，唯一的根據，就是援用國際公法上的「情勢變遷條欵」(Clause la ribus sic Stantibus) 但是那時正值國際間多事之秋，列强無暇顧及，因此未引起國際的反響；至四月七日土耳其政府乃作進一步的表示，謂如不能藉外交談判的途徑，達到廢約的目的，則或將步德國的後塵，自動撕碎洛桑條約，終於在十七日的清晨，土耳其的軍隊於晨光熹微之中開入韃靼納爾海峽的非武裝區域。

列强對於土耳其的要求重行設防，既認爲不但是一個獨立國家的正當舉動，而且還適合國際法上「情勢變遷條欵」的原則與國聯盟約第十九條的規定，何況土耳其要求的動機完全由於自衛，與帝國主義的侵略性的廢約更完全不同，尤其是土耳其欲採取外交談判的方式，達到廢棄條約的目的，在要求廢約或改約的方式上可藉此樹立一個模範，因此洛桑條約的簽字國乃於六月二十二日集議於瑞士的蒙特羅 (Montreux) 對於土耳其的要求重行設防，欲謀得一合理的解決。

蒙特羅會議雖於出席國家一致讚美土耳其要求廢約的方式既和平又合法的歡呼聲中開幕了，但是海峽問題與各國的利害關係極不一致，尤其是在英國與蘇聯之間，處處站在相反的立場，更難妥協，茲將英蘇在歷史上的衝突，以及蒙特羅會議的經過及其前途，分述如下，以供關心國際政治者的參考：

二 關於海峽問題英蘇關係之史的演變

韃靼納爾海峽在地中海，雖然比不上直布羅陀海峽與蘇彝士運河的重要性，但把握了由黑海到地中海的門戶。在前次歐洲大戰中，自土耳其加入中歐帝國的壁壘之後，因爲土耳其是君士但丁堡與海峽的控制者，不但因此割絕了俄國與西歐諸國的聯繫，而且蘇彝士運河的交通也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德國名將魯登道夫 (General Erich Von Ludendorff) 曾說過：『如果土耳其不站在德國陣線上作戰，大戰的結束或許等不到一九一八年。』由此可見海峽的重要性了，其實土耳其大帝國在全盛時期，曾稱霸於歐，亞，非，三州，也是由於其奠都君士坦丁堡，利用韃靼納爾海峽的地据形勝，掌握住黑海與地中海的鎖鑰，待至十九世紀土耳其帝國日趨式微，號稱「近東病夫」，英俄及其他列强便乘虛而入，海峽問題乃成爲英俄衝突的焦點。在費夫氏 (Henrietta F. A. Fyfe) 的名著現代歐洲史一七九二至一八七八年(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1792-1878) 一書中言之甚詳。

英俄關於海峽問題發生衝突，開端於一八三三年七月俄土簽訂的恩加爾斯克萊西條約(Treaty of Unkiar Skelessi)該約分爲公開的條約與秘密的協定，前者規定俄土結成爲防禦同盟，不僅當土耳其受到敵國的攻擊之時，俄國有援助的義務；就是在國內任何部分只要感到和平與安全受到威脅時，俄國亦得履行條約的義務。關於後者的規定：爲減輕土耳其帝國政府的負担起見，帝國不得要求物質的供給，但當俄國對外作戰時，土耳其帝國政府應封鎖韃靼納爾海峽，不讓任何國家的戰艦通過海峽。此時土耳其對於海峽既有完全的自主權，而俄國又在猶克新(Euxine)海峽取得一海軍根据地，如帝俄一旦與列强作戰，列强的戰艦不得土耳其政府的同意，便不能通過海峽而入黑海，黑海無異成爲帝國的堡壘；而在另方面俄國的艦隊却可自由從黑海開入地中海，所以該條約的簽訂，顯係帝俄外交的勝利，而有妨礙英法在地中海的利益，尤其是英國，不願俄國在地中海東岸伸張其勢力，以海峽置於帝俄的控制之下，而威脅及英印的交通路線，但在英法之間，又因對於阿利 (Mohemet Ali) 的關係，步調未能趨於一致，合力對付帝俄，因此英國也未作何種表示。及至一八四〇年召開英，俄，普，奧四國會議，因爲英俄對法的立場一致，促成英俄協調共同對付法國，俄國始同意取消恩加爾斯克萊西秘密條約，一八四一年二月由俄，法，英，奧四國共同宣言：除非土耳其在作戰時期，土政府不得禁止任何國家的軍艦通過海峽；俄國更明白表示放棄其單獨與土耳其政府訂成的自黑海自由通過海峽而入地中海的權利。不過

希巴斯伐普爾(Sebastopol)與猶安新仍爲俄國所保有。

俄皇尼古拉斯深知單獨對土侵略，恐難有良好的結果，乃於一八四四年親自往訪倫敦，與英國當局會見，企圖英俄協調，以完成共同對法的陣線，當時英國首相庇爾(Peel)與外相阿波丁(Lord Aberdeen)亦樂於與俄修好，所以俄皇很坦白地告訴他們，俄國對於海峽問題的態度，尼古拉斯說：『在我們的手中似有一個病危垂死的人，我們必須儘力使其活下去；不過我們的態度，在任何危急的時候，都應該直率坦白的；俄國固然不願從土耳其掠得一寸地，同時也不願意別的列强取得半寸地。法國在非洲，地中海，與近東，均有完善週詳的計劃，確是一個可怕的國家，英俄的協調與諒解，是最足以保全歐洲的和平的。』英國終於因俄國在近東野心勃勃不肯苟同。

到了一八五四年國際形勢又爲之一變，英，法，普，與四國一致要求俄國放棄其所有的統治地(Principalities)並一致同意：如爲事實上所必要，出之於戰爭亦所不惜，四國議定書(Protocol)先後於四月九日與五月二十三日簽訂，四國宣言承認有維持土耳其帝國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的必要，同時於條文中規定：『四國政府共同保証土耳其帝國的存在，是爲了歐洲一般的均衡(The General Equilibrium of Europe)』先是在一八五三年冬土俄初在多瑙河發生衝突，尼古拉斯就垂詢巴基威區(Paskiewitsch)如何直搗君士坦丁堡，而他的回答是：『到君士坦丁堡之路，必須經過維也納』。足見當時國際形勢的複雜了，故當俄軍圍攻西列斯得里亞(Silistria)時英法聯軍已由加里波里(Gallipoli)登岸，保護君士坦丁堡，俄軍敗績，英法提出媾和條件：(一)俄國在多瑙河流域諸國及塞爾維亞(Serbia)的保護權，一律取消；(二)多瑙河航行自由；(三)一八四一年七月的條約，關於黑海與韃靼納爾海峽的規定，應以歐洲均勢的利益爲前提，予以適當的修正；(四)俄皇不得要求土耳其帝國政府保護基督教徒，以爲干涉土國內政的張本。這些條約，當爲俄國所不能接受，克里米戰爭祇得繼續作戰下去，至一八五五年三月二日俄皇尼古拉斯逝世，由新君亞歷山大第二繼任，雖然在表面上宣布俄國的外交政策，將賡續彼得大帝加沙林(Catherine)與尼古拉斯的遺志，但實際上已無問鼎君士坦丁堡的雄心，再受到列强合力的壓迫，祇得低頭於列强之前了。克里米戰爭結束後，列强就在一八五五年三月召開維也納會議，俄國代表由駐奧大使高基可夫(Prince Alexander Gortschakoff)充當，一切均由列强自由擺布：第一第二條規定取消俄國在塞爾維亞的保護權，撤消多瑙河流域航行的障礙；第三條規定一

八四一年的條約，關於黑海與韃靼納爾海峽的條款。俄代表當場即表示俄國萬難接受，因此戰爭又起，待至俄國精疲力盡的時候，又由列强召集巴黎會議，於一八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開幕，英國代表爲克拉倫敦(Lord Clarendon) 討論好久，始於三月三十日簽訂了巴黎條約，將黑海改爲非武裝的中立地帶，任何國家的商船得自由出入，沿海岸諸國不得停駐軍艦，俄土在沿岸不得設防。多瑙河又規定自由航行，組織一國際委員會管理之，同時申明爲歐洲的國際公法，列强並對土耳其宣言尊重其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總之：巴黎條約的締結，將海峽地帶的支配權由俄國轉入英人的手裏去了。

至一八七七年四月土俄再戰，病老的土耳其當非俄國之敵，明年一月二十日俄軍進佔阿得立安那不爾(Adrianople)逼近馬摩拉海(Sea of Marmora)，由英國的從中斡旋，於一月三十日簽訂了停戰協定。先是英國政府宣布嚴守中立，如俄不侵犯其在土耳其的利益；換言之，不准俄國封鎖蘇夷士運河及擴張其軍力危及埃及，也就是說英國不能坐視君士坦丁堡的控制，由土耳其轉讓與俄國，或變更歐洲列强對於韃靼納爾海峽與博斯勃魯斯海峽通行的規定。俄國代表高基可夫雖一再告知英國外長竇倍(Lord Derby)謂俄皇可以保證不佔領君士坦丁堡及在埃及將引起軍事作用，但當君士坦丁堡告急的時候，英政府立即命令貝錫加灣 (Besika Bay) 的海軍司令洪貝(Admiral Hornby)下動員令，由韃靼納爾海峽開入君士坦丁堡，同時財長移撥六百萬金鎊，爲擴張軍備的費用，英俄戰爭幾有一觸即發之勢，但至一月二十六日，停戰之議已由俄國蕭佛洛夫(Count Schouvaloff) 通知英政府，英俄之間的嚴重的氛圍始克消散，但是英政府据萊也特 (Mr. Layard) 的報告，俄軍仍向土京進逼，土耳其已放棄馬摩拉海的錫里佛利亞(Silivria)，俄軍離土京僅隔三十里之遙。英國聞訊大爲驚駭，立即命令英國艦隊開入君士坦丁堡，而俄國的艦隊亦已迫近加里波利與達他爾牙(Tchataldja) 以致兩國的艦隊僅有一線之隔，當時英俄之間緊張的氛圍，實可想見的，幸賴竇倍解釋穩健，高基可夫亦長於外交辭令，同時比孔斯斐爾特(Lord Beaconsfield)命令英國的艦隊停泊於馬摩拉海，以避免雙方的正面衝突，因此和平談判的基礎始能奠定，聖斯蒂芬諾條約(Treaty of San Stefano)乃於三月三日簽了字，依條約的規定，土耳其政府承認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Montenegro) 與羅馬尼亞的獨立，保加利亞的自治，土耳其帝國在歐洲的領土幾乎喪失殆盡，但是奧地利仍主張國際會議來解決近東問題，英國外長竇倍立即表示贊同奧國重行召集的建議，力言聖斯蒂芬諾條約應得歐洲列强的同意

，俄國當然誓死反對，英俄的用意昭然若揭，是故各執一見，相持不下，英俄衝突似不可免，英內閣亦討論及增兵印度，進佔小亞細亞的海港，此時英外長賓倍因與首相比孔斯斐爾特意見不合而辭職，由薩里斯保(Lord Salisbury)繼任，英俄關係便日見轉好，頗有協調的可能，又因俄國要求英國放棄錫不勒斯(Island of Cyprus)英俄談判乃不歡而散，幸到一八七八年六月十三日，柏林會議由德國鐵血宰相俾士麥召集，運用其靈妙的外交手腕，利用英俄的衝突，於七月十三日成立了柏林條約，使奧大利憑空取得了波斯尼亞(Bosnia)與黑滋哥維亞(Herzegovina)兩州的管轄權，竟埋下了巴爾幹戰爭的禍根，而英俄兩國均未獲益，中歐帝國的勢力逐漸在土耳其的發展，取俄國的地位而代之，演成為英德的衝突，當德宣布某軍官為君士坦丁堡的衛戍司令時，倫敦輿論譁然，由此可見，至歐戰結束後，中歐帝國是崩潰了，俄國也以社會革命成功，另成一體系，無意於問鼎君士坦丁堡的野心，同時土耳其也不再是過去的「近東病夫」，而在政治上要求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在洛桑會議之中，蘇聯的主張是無足輕重的，不過今日的蘇聯，却又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了。

二 會議中英蘇爭執的中心問題

洛桑條約簽字國既於六月二十二日集議於瑞士的蒙特羅，到會的有英，法，日本，土耳其，保加利亞，希臘，羅馬尼亞，蘇聯，南斯拉夫，等九國代表，其中最惹人注意的有英國代表現任公共工程大臣前任外務部次官史丹荷伯勛爵（Lord Stanhope）法國代表前不管部閣員彭考（Paul Boncour）蘇聯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李維諾夫 (M. Maxim Litvinoff) 及土耳其代表魯舒第 (Teofik Rustu Aras) 外長等。開幕後即由土耳其外長提出新公約草案付諸大會討論，用以代替一九二三年的洛桑條約內容要點有七：

(一)除潛水艇以外，各種軍艦及輔助艦均得自由通過韃靼納爾與博斯勃魯斯兩海峽；

(二)各國軍艦如欲通過兩海峽，則應於一個月之前，由外交途徑通知土耳其政府；

(三)凡不在黑海沿岸的國家，准許通過海峽的軍艦，以巡洋艦一艘，驅逐艦兩艘為限；其總噸位亦不得超過一萬四千噸；又非黑海沿岸各國停泊黑海中的軍艦，其總噸位不得超過二萬八千噸，同時其停留期限不得超過十五天；

(四)一切軍民用飛機，不得飛越海峽，各國飛機飛入黑海時，應遵照土耳其政府所指定的路線；

(五)關於海峽重設防務一節，草案並未特別加以規定，僅謂新公約簽訂之後，洛桑條約就要廢棄，此中也就含有准許設防之意；

(六)新公約所有條欵，不得加以曲解或引伸其原意，以致妨害土

耳其國家的主權；

(七)新公約應由洛桑條約各簽字國家加以批准，存入法國外交部擋案中。(見上海大公報六月二十四日)

會議中各國代表均作空泛不切邊際的演說，獨有蘇聯代表李維諾夫坦白地表明蘇聯對海峽問題的態度；他說：『韃靼納爾海峽在蘇聯眼中看來，實爲國家生命所繫的神經中樞，回想起一九二三年洛桑會議舉行的時候，正是歐洲遭過大戰的浩刧之後，各國所行的政策，無不在調整各國的關係，一般人士亦莫不抱有和平的幻想，任何政府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崇尙戰爭的。但是事至今日，國際形勢截然大變，國家主義風靡一時，世界各國均厲兵　馬，準備戰爭的爆發；環顧全球，誰愛和平？誰好戰爭？至爲顯然！土耳其民族酷愛和平，爲世界所週知，事實俱在，無庸置疑，所以蘇聯對於土耳其的要求設防，務須秉深切諒解的心理，滿懷妥協的精神，對之加以週詳的研究。』同時爲求黑海成爲蘇聯的封鎖區，不容外艦駛過博斯勃魯斯海峽，更爲履行法蘇互助公約計，對於蘇聯的艦隊能自由通過海峽，也極關重要，故李維諾夫提出三點要求修正：

(一)土耳其所提出的新公約草案，關於各國軍艦通過韃靼納爾與博斯勃魯斯兩海峽的最大噸位的限制，祇能施諸非黑海沿岸各國；

(二)潛水艇不許通過海峽一項之規定，應將航空母艦併列入；

(三)黑海各沿岸國軍艦之經由海峽開出黑海者，與非黑海沿岸各國軍艦之經由海峽開入黑海者，不能予以同樣的限制。

究蘇聯的用心：一面要能封鎖黑海的門戶，使非黑海沿岸各國的艦隊不得自由出入；另一面又要留一方海峽，爲黑海沿岸各國艦隊的自由出路，而英國對于嚴訂規律限制通航，固然也表示反對，尤其是關於限制軍艦通過海峽及禁止飛機飛越海峽天空等；同時更反對蘇聯對於海峽企圖享有特權，而破壞地中海的均勢。因此種種，乃藉國聯行政院與大會於日內先後開會，二十五日宣告延會，至國聯大會後再行開會，列強更在會外接洽，以求妥協的實現。李維諾夫與艾頓會晤的結果，蘇聯接受：蘇聯軍艦僅在下列特殊情形之下，得以自由通過韃靼納爾與博斯勃魯斯兩海峽：(一)根据國聯大會或行政院的決議案有所行動時；(二)履行蘇聯前所接受的約束時，(此項約束事前應由國聯大會或行政院加以核准)；(三)保障黑海北岸的蘇聯海疆時，究英國力求與蘇俄妥協的用意，一面欲使蘇聯的艦隊跼處於黑海之內，不得越雷地

求；另一面則欲保持地中海上安定的局勢。但至七月五日蒙特羅重行開會時，英國竟提出使蘇聯完全不能接受的修正案，內容要點有七：

(一)土耳其草案主張非黑海沿岸國所屬軍艦，在平時准許通過海峽者，以巡洋艦一艘，驅逐艦兩艘爲限，其總噸位，不得超過一萬四千噸，茲擬改爲一萬五千噸；又非黑海沿岸國，准許停留黑海中之軍艦總噸位，原案主張不得超過二萬八千噸，現改爲三萬噸，遇有特殊情形時，並得增至四萬五千噸；

(二)遇有戰爭威脅時，須經國聯大會，以全體三分之二的多數之贊同，土耳其始得封鎖海峽；

(三)原案主張在戰時，各國軍艦通過海峽之噸位艘數，應與平時相同，現擬改爲在戰時，各參戰國的軍艦，得以自由通過海峽，追逐敵方軍艦而不受任何限制；

(四)土耳其草案對於現有的海峽委員會，未有隻字提及，現擬規定此項委員會，得繼續存在；但其組織法當另訂之；今後的職權，也當側重在製成統計與供給情報；

(五)他國任何軍艦，凡奉有酬酢聘訪性質的使命者，得由土耳其延請其通過海峽不加限制；

(六)一俟各關係國簽字之後，新公約當即發生效力；又各簽字國得與土耳其另訂議定書，准許土國在海峽地帶設置防禦工程；

(七)土耳其草案原擬新公約有效期間爲十五年，現擬改爲五十年，每隔五年得以修正一次。(上海大公報七月八日)。

而蘇聯所要求的四點，完全與英國站在相反立場(1)蘇聯堅決主張各種軍艦，即其噸位係屬中級者，一概不許通過海峽；其所謂中級噸位之軍艦，顯係指德國袖珍式萬噸巡洋艦而言；(2)要求蘇聯海軍自黑海駛入地中海，應有完全自由權利而不受任何限制；(3)主張在戰時應將黑海予以封鎖，任何軍艦一概不准通過，但爲履行互助義務者，當作別論；(4)蘇聯要求凡在實施區域協定如巴爾幹協商公約或法蘇互助公約的時候，該時軍艦應有自由通過海峽的權利。

英蘇在蒙特羅會議中的爭執，幸得法國代表彭考氏的居間調停，始有妥協的可能，蘇聯對英國草約所提出關於戰時需用海峽的修正文，一致通過於蒙特羅會議，在戰時凡交戰國之軍艦，一概不得通過海峽，惟爲履行國聯盟約下之義務者，及於或種情勢涉及土耳其爲一方面之協定者除外。

(四) 結論

法國著名的政論家杜美松，當蒙特羅會議將開幕之時，在斐加羅報上撰述社評，謂蒙特羅會議名爲討論海峽問題，而實爲討論地中海的均勢問題，他說：『總之：當前問題的癥積，不在兩海峽的設防問題，而是土耳其在地中海糾紛的局勢之中，將處於何種地位的問題，所以蒙特羅會議所討論的，與其說是海峽的設防問題，不如說是地中海的均勢問題。』英蘇在會議中各執一見相持不下者以此。英國深怕蘇聯的艦隊自由出入海峽而打破了地中海的均勢；而蘇聯力爭在戰時在封鎖黑海的利權，我們看了上文英蘇在歷史上對於海峽問題衝突的演變，更可明瞭會議中英蘇主張相背的眞義。但是蘇聯與土耳其妥協於前，會議時又擁有法國與羅馬尼亞的聲援，無疑的，英國祇有出於妥協一途了。

蔣黑兒曲 有序

周棄子

丙子五月二十八日，余從長安下洛陽，訪故人王君不遇，止宿逆旅，聞鄰室歌聲甚淒婉，館人云是新來遼寧妓，因呼入室，使道身世，自云名蔣黑兒，曾侍某公巾櫛，親見東北盛時事，某公既歿，復遭國難，今流落至此，余聞之憫然，則衍其言成此曲，采風者或有取焉。

雒陽城中異鄉客。訪友不成暮投驛。數過二更尚無夢。却聽歌聲出鄰宅。移商刻徵百般宜。急若縣河細若絲。科白淒涼哭祖廟。聲情激越黨人碑。忽然轉折成嘈切。又作銳聲如帛裂。後來嗚澀音漸低。曲終遶耳餘嗚咽。借問館人歌者誰。中宵哀唱將何為。答是新來北方妓。客欲知之自問之。須臾一女搴簾入。縞素衣裳頗修潔。禮數嫻雅如大家。命坐便將身世說。嚬蹙低頭若有思。逡巡未語先嚅呢。客前不敢藏名姓。身是遼東蔣黑兒。家居大道青樓上。生小能歌推絕唱。纔可容顏十二三。已看車馬塡門巷。名噪城中富貴家。排宵侍宴大官衙。出門人指搖錢樹。入座羣誇解語花。春風秋月流光速。年紀破瓜交十六。閨中猶是玉為身。門外已成金作屋。催粧夾道起笙歌。油壁香車細馬馱。迎入洞房千口讚。明珠十斛不為多。果然女子因人貴。昔日非凡今更異。新來最得主公憐。寵擅專房誰不畏。誰知八世榮華蹙。紛走龍蛇充大陸。那見羣星拱北辰。但令天命歸南服。夜捲旌旗復向東。車前霹靂焰天紅。皇姑屯是傷心地。一代英雄不令終。飛來凶問肝腸裂。不謂生離成死別。大星落地小星孤。嘷盡千行眼中血。侯門雖廣不容身。燕子樓高鎖却春。完節難如從死妾。負恩翻作下堂人。無端世局尤奇幻。敵國居然成內患。九月十八鉅變生。百十七城一宵陷。山河猶是輿圖改，義勇僅餘數人在。紅顏未可事讐仇。且辦飄流向湖海。隨身粧索入榆關。願死他鄉誓不還。商女那知亡國恨。逢人羞唱念家山。五年流轉無休息。昨自汴梁來雒邑。今宵愁重睡不成。自取悲歌伴寥寂。擾君美臥君莫嗔。此是餘生萬劫情。況復殷勤相問訊。故應傾吐盡平生。語漸終時容慘澹。鐙前平視成淒斷。白楊窗外響蕭蕭。如助斯人發長歎。窮途我亦困風塵。走馬長安涕淚新，此地更無親友在。與君同是喪家人。相逢如此眞疑夢。造化由來工播弄。憑君第一似韓娥。不過賞音何所用。家國艱難一寸心。摩挲那得不霑襟。為君翻作迴腸曲。付與癡兒仔細吟。



西安以西

徐盈

從西京到咸陽

自從「西安」改作「西京」，「西安」的舊姿態慢慢着便開始在褪消，逐漸地，城牆中間多開了幾個透氣的門洞，馬路開始在展寬，行人道鋪砌，鋼骨的電線桿子豎立起來，便使這古城電氣化了。

今年更使人感到觸目的便是隔二連三地「飲冰室」，街頭巷尾飄滿了花紅柳綠的招幟，配着有點黯色的暈燈，和半西式的傢具，天黑以後，也頗具有一點上海霞飛路的「神秘」色彩。但却缺少神秘的人。

永遠是滿街的人，傍晚時候更多。東大街一帶多旅館，旅館門口都有幾個神女生涯者在徘徊，高等的和低等的各有各自的香水氣息。這裏旅館貴而招待不週，但旅客從不減少，時常都掛着客滿的牌子。旅客中候事的最多，過路的較少，候事者在紛紛地聚議着，邵主席長，和邵主席冕，因為邵主席有這麼一個優點，無論是誰都可以去見他，他會接見的。

西安不愧舊都，還留下了四門和鼓樓，令人感到偉大，渾厚和一種東方的嚴肅，這姿態，除了北平以外，都難來和它比擬。部分的改變還是破壞不了整個輪廓，我們還可以追憶到建造時代的雄偉浩大。同時，這些大建築上面，到處都塗着建設西北復興民族的標語。

這都是隴海鐵路二十三年底通車西安後的成績。去年底，車又通咸陽，這一期進展太慢，只有二十二個公里。但，本年六月，通達興平，不久就要通車武功農業專校站了，却已然走出西安九十個公里。筆者便開始在這一百八十里弱的華里上作了一度巡行，——這裏大半是今年新建的新路。

天陰得很沉，七點鐘，車從宮殿式的西安車站向西爬行了，先經過了一片空地，有些地方還有積水，及至看到城牆如帶和西門的雄姿變小時，便看到有小面積的棉田了。

近城地方，還是以菜園爲多，這裏打井還不十分困難，所以到處分佈的土井不少。（到咸陽以北的原上，每汲一桶水需十分鐘，姑不論時間的耗費，就以這麼程十分鐘的深度，又是那個農民的經濟所得允許的。）菜園全爲是城市預備的，再西向就沒再見到任何菜地。

路線所經過的地方，大半還是黃土，只有一二塊低地微顯出一點紅色。這是端午節的前五天，麥子方才割畢，一些人正在場裏趕作脫粒，是怕下雨堆着會發霉的。自東向西來，逐步的收穫期遞降，這完全是氣候的原故。

入咸陽地界，便見棉田增多了，一帶土質疏鬆乾燥，微含鹹性，頗適合於棉花的栽培。若說河南省內產花有靈寶可以自傲，那麼，陝西省的咸陽花也是同樣地可以稱雄，氣候土壤，都使當地成爲上上的種棉區。

因此故，咸陽地內農民經濟收入頗可以稱爲「棉花經濟。」（自從禁烟實施以後，收入更得以棉爲主了。）棉花可以左右着當地的盛衰。直接在吃穿依賴棉花生產的人不必說，而間接的，却還不知道有多少經濟人，秤手，彈花夫，打包夫，手車夫，船夫，以及「衣冠整齊」的花客和大老板，都是在爭吃這碗「纖維飯」，鐵路斜上到咸陽，這點冤枉路，目的也不外乎是想在這碗「纖維飯」裏分潤一點。

車到雙橋鎮，遇到不少遠處來的看車人。這還是在農忙時期，人數已少，據說當在車子才開時候，四面八方來的羣衆把火車圍得不能開駛。一般人，對於機械是在意識裏表現出驚訝和欽敬，中國到底是進步的，已經沒有人在咒咀機械了。

自從火車開行以後，因了農民對於時間的漠視—，常常沒有時間觀念地來搭車—偶然因等車怨詈而和路警也發生不少糾紛。車子是一天兩次，一去一回，有些搭車人因誤了車子，便索與在臨時站台旁等候一天。

過雙橋鎮後，車正開着後，面突然追來了一些悞車的農民，他們頻頻招手，大喊着車子「停一停」，可是，火車不是汽車，不會爲了一兩個遲到客人而停着的，但一個年青力壯的少年漢子，一手把着扶手，居然跨上脚踏板來，但爲路警一手推下去，他哀求道「老鄉，老鄉，我們有急事的！」路警哼了一聲說：「這不是你們家的車子，上下那麼隨便！」

車上人都見這事，表面上雖不說話，但暗中同情追車人，而且憤憤不平。

車子走得很慢，因爲路軌間還沒鋪齊道渣，不敢使用高速度，以免危險。雖然慢，但漸漸地便距離那幾個追車人遠了，以至於失了影子。

路兩旁，工作男女也都停手看車，大都穿着純藍衣褲，女人們用白毛巾包着頭。這是當地的風俗，正經人和不正經人要由這一點來分別，他們都在指手劃脚地看車，小孩子，年歲大些的，癡地立着不動，小些地則一頭撲到母親懷裏，嚇得放聲大哭起來。原始地帶的孩子們還沒有學會那種對於新事物的煩皮，不會追車攀登車尾，也不會用土塊拋打車箱；壯年的漢子，裂着嘴露着黑色的牙，欣然地端詳着，這時候，他們也不會想到火車到了之後將給與他們的影響，如農村手工業更急速地破產，和運輸工人的位置爲機械代替之類……

火車到了渭河岸時，速度更低了。這裏是逐步低下，大橋還沒有修好，車子是黃牛似的爬着一個便橋，一個非常危險的便橋，從前許人通過，現在已經不准了。普通行人只好還是走那「咸陽古渡」。

「咸陽古渡」沒有特點可言，水小時候，船連接起來成一條浮橋，水漲時候，船散開了擺渡旅客。在流汗季節，舟子是都把衣服剝得精光，只在腰眼下，繞一塊布，棠梨色的肩色和小耗子似的肌肉，在日光下閃鑠發光，用着純希臘式的健美的線條在推和拉，和逆流，滾沙，頂風，無停息地拒抗着。船戶是繼承的，世世輩輩，在這裏維持着「古渡」。可是汽車來後，接着火車，這「渡」的飯碗也已經不穩了。

在渭河橋上，遙見咸陽的古城。

從咸陽到興平

火車用着慢步走的速度駛過渭河便橋時，便可看到鋪在微紅色河牀上的黃濁河水已上漲了，幾片黿背似地灘地埋到水裏去，微浪正在敲打着施工中的洋灰橋基。正式橋樑在趕築着，打樁機上弔着大大的煤氣燈在澈夜工作。連日陰陰晴晴的天氣已在預報大汛不久要來到了。

毛毛雨中到咸陽。兩月不見，已然頓非舊觀。車站的灰色票房已不顯得觸目了，東邊正在建築正方的職員住房，西邊那所立體式的站台也將完工。車站後面，黑壓壓地一片新房草棚形，成了一條新市街。營業性質是單一的，——完全是飯鋪，車站西面有了洋房大烟突，是中國銀行棉花打包廠。

火車來到咸陽，雖然打破了若干洋車夫和搬運夫的飯碗，但同時却也在另一些部門裏開擴飯碗。咸陽縣政府爲了

火車到來而唱着建設新市區，於是，東門，北門及城牆垛口都整理刷新了，一條通車站的馬路也完成了，城裏面，開始修築馬路，兩旁店舖的門面，各自後退五尺，不久時候，恐怕再沒人肯相信，咸陽的街僅僅能容一輛棉花獨輪車的舊跡了。隨着馬路的開張，一些新改裝的店舖門面便學着摩登起來，洋松框子嵌起大大的玻璃窗，煤汽燈下，花花綠綠地舶來物品也映得非常輝煌。更值得大書一筆的是縣政府旁居然也有破天荒的飲冰室，用得是人造冰，每天清晨隨着火車從西京運來的。

通了火車，行路人也就隨之增多了，當車通咸陽，人是滿滿地，車子從七月一日起進展到興平了，人依然是滿滿地。兩截車子裏永遠是人擠人。

從咸陽到興平，約為四十華里強。車子是從渭河成一斜射綫地向上爬去，漸漸離河身遠了，到了頭道原上，便又開始平行着。

陝西人將渭河流域的階梯式高坡稱作「原」，近渭河灘處較低濕較肥沃，稱為三道原，上面是二道原，再上是頭道原，頭道原上較瘠薄和乾燥，更上還有山，這就是黃土分離後的「垂直斷壁」。陝西省的汽車公路便在那土山中奔馳着。

火車從咸陽向西行，首先便可看到北面頭道原上的龐大土饅首——古代偉大功臣名將及皇帝的陵墓絡繹不絕。很分明的，是墳的土堆大小顯示出墓中人品級的高低，以此故，周陵的頂上可以種田，當然不是謊話了。

咸陽境內，大片地的麥子已然收割，正荒着待耕，小面積的地塊上種着棉花，是清一色的美棉，生態還好，不過由於天旱過久，多少有些憔悴。咸陽境內，據縣方估計，麥田計三十五萬畝，棉田十五萬畝，現在鴉片種植地已然剷清，那麼，棉田的數字一定要會比上列數字增加的。

今年隴西小麥收穫不佳，據農家報告和專家估計，實際不過收到四成左右。原因是去年冬天天氣過暖，使小麥成長過旺，已有抽穗的傾向，因而使精力耗傷過甚，以致影響到今年的產量。近數年前，華北及西北的氣候逐漸在變異，影響農產品極大，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而值得研究的事。

車到茂陵站，停了一個相當時候。這裏比咸陽築站位置更為空曠，一座臨時站台小白房子建在廣漠的麥糕地裏，伴着的只是一列電線桿，四周沒有農家，沒有房屋，沒有樹木，只在遙遠處露出半個陵頭。火車到來時候才有人，火車走後便靜寂了。

這裏，飲水和飯食都成為困難的事情。當車子停住後，見夫役掮得桶來，向車頭水櫃借水，同時，從後面守車上更

撤下了日用食物和半袋麵粉。雖然這裏距離沙漠很遠，但種種情形，乾枯，荒涼，窮困，不禁使人疑心到已然是沙漠地帶了。

因了今年農產不佳，生活艱苦，所以人心思動，地方便不很平靜。據說從咸陽到興平通車的第二天夜裏，便有人去敲打車站的門——可憐車站那時候還毫無收入呢！

當車子爬到興平地界的時候，便陸續地在農家的房邊，井旁看到園地種植式的罌粟花——鴉片煙了。這在昔日，是陝省的特產之一，近日才逐漸減少。

這種歐羅巴南部原產的罌粟花，的確是一種美麗的花卉，大而豔麗，有紅，白，粉紅，白質紅邊，等花瓣，變異極大，所以一塊地上，便呈獻着燦爛地各式花朵。果實似罌子，種子像粟米，因此李時珍定名為罌粟。這一種造園學上好花卉，在中國，目下已變成為戕害民族康健的大敵。

老百姓種煙是選用最上好的地土，靠着井，頻頻施肥，疏苗，中耕，耡草，若說種棉花是費工的，那麼，種煙要比種棉更加費工十倍。冬日下種，入夏割煙，人工費用極大，捐稅担負極重，平常每畝可割生煙四十至八十兩，以一元二兩計，每畝收入二十至四十元，這二十至四十元的收入近年來因為工貲稅重已然不夠開支，所以這次政府對於禁烟的逐漸成功，全是仰賴着老百姓的厭種。

陝西省政府對禁種鴉片煙的辦法是自西京起每年逐漸推廣劃除區域以至全省絕種為止。咸陽因已到了絕對禁種區域，所以不至發現烟苗，而興平則因距離省府較遠，因而發現小面積的種植便也不足為奇了。

今年天旱，鴉片烟的生長也是和農作物等樣的不好，農民現在都等種這場秋了，——目下是在候着一場大雨，但不要連綿的霪雨。若是霪雨則是對於棉花的威脅。

車從咸陽到興平要走一點鐘頭光景。路身尚不健全，多數地方都沒有舖道碴(石子)車行速度甚緩。

到興平，車站距城一里許。在廣漠的大地上，興平的古舊城牆就如河南境的一所寨堡，灰色的城圍子，依着土山，城裏面伸出兩個灰色的古搭來。

車頭到這裏上水，一些城內來的人便把車子包圍起來，路警輪着警棒在維持秩序。站上堆着大堆的石子和洋灰，在正準備建築，那麼，相信不久，站台完成時候，站台後，或將又是像咸陽似的——站後一批黑壓壓地飯舖生意了。

從興平到武功

坐火車到了興平，然到搭乘公路局的汽車到武功去。汽

車在城東門外，一個房間的牆上開了一個穴洞來賣票，票房左右是蓆棚，有一個臨時清眞飯館在下面，大鐵鍋裏煮着大塊牛肉，湯面浮着一層鮮紅的辣椒末，點點油星在隨着水勢起伏。大師父一臉落腮鬍鬚，用着黑大的手在麵條盆中抓來抓去，一把恰好是一碗，澆上一勺牛肉湯，撒上一撮黃瓜絲，紅綠相間，到也十分美麗。

爲了不曉得什麼時候車到，所以便先進城去觀光。興平城牆不大，但很堅固，城牆之外。還有一道土圍，便形成了東關。大路兩旁浮攤很多，大半是售賣零食雜碎，但也沒見有人去吃，城門口前是一個吊橋，下面是護城河，乾枯無水，幾株小柳顯黃綠色。守城的是保衛團，穿着陰丹士林的短衫褲，戴鴨嘴帽，很有運動員的風姿。

進了城，這時候是正午時光，太陽在雲天上晃着影子。城裏街道比咸陽寬，兩面店舖門面也很整齊，只是到處看到的是冷冷清清，沒有人買東西，透出一種淒淒涼涼的景色。城隍廟改爲菜市了，買菜的賣菜的都不多。小規模的自製捲烟舖最多，整齊一點的飯舖最少。值得注意的便是這裏城中心地方，一些浮攤公開地陳列着各式烟具—烟槍，烟燈，烟罐，籤子等在出售。攤主人都是神情委靡，露出黑黑地牙齒，多半也是黑籍中人物。總之這裏還是公開的種烟，賣烟，吸烟的地方。

繞了一個圈子，沒來得及看搭便轉身回到汽車站，西上的車子已然來了，車箱裏滿滿地人，車頂上也是滿堆着行李，而有些人又伏在行李上。

買了票子從興平到武功，七十里，一元五角五分。

賣票人囑咐開車人說：

「開慢一點，過了份量了。」

汽車是在土山中爬行，一路輾轉着在走坡道。許多人都說，武功以西更是危險。囑咐既畢，喇叭響了，車輪了捲起一片黃塵，車開了。

繞過城墻，從西門往上，就入了坡道。引擎在頻頻響着蓄汽。這條公路修得極不平坦，除了坡度過大，小灣太多外，還有一些稍爲加工，便可以取直的地方，却在依然放我地存在着。於是車子行駛起來，東摔西扭，特別是坐在車尾的人，更被顛得，有如熱鍋中的炒豆，忽起忽落，加上，東風西吹，一些車輪捲起來的黃塵便紛紛向車中飛來，一瞬時，全體衣服都變爲黃土色。

路雖破敝艱險，但沿路的車子並不太少，特別是貨車接二連三的駛過客車去。很分明的可以看清上面載着大大小小的洋貨箱子，大桶的煤油，成令的紙章，和裝麻袋的自行車

零件之類。這現象不禁頓時使人聯想到走私問題的深入了。

中國交通建設的進步的結果，除了經濟旅客的一點時間外，對於『國民經濟』上的影響，是大批洋貨源源而入，正如錢俊瑞先生所說，「這種建設對於國民經濟假定有意義的話，就是破壞國民經濟。」這話是非常之正確的。

在同一期間，隨着交通的進展而向僻處推進的還有一種土貨——便是鶯鶯雁雁地娼妓。她們有時候，竟成爲交通進展的前鋒隊，就連這次的汽車裏也便載着三四個花枝招展地人，那態度，顯然是具有黃土原的土著中間難以找出來的輕狂。

這一段地帶因係土山，所以沒有見到煙田，兩旁田地裏種着很疏稀的麥子，已經割去了，僅留着一行行地麥槎。土還沒有翻，似乎在候雨種秋。

走到扶風鎮，正爲全路的一半，汽車穿闉子而過。闉子很大，有小城的規模。鎮內生意冷清，西北地帶的城鎮，到處都令人感到乾枯。

途中見到不少的殘破排坊和節孝碑石，有幾處墓地還可見到石刻的人獸。這些古代的遺跡，一些封建光耀已然都隨着時代死掉了，而今，留在路人眼底的，只是一些石頭的本質，失掉了她代表的輝煌了。

不停息的二小時的爬行，車子最後衝上一道高坡，便到了武功縣城。

武功縣城築在山凹中，城牆隨着山勢起伏，全城猶如一塊盆地，低陷下去。一個孤塔豎立着透出城來。街道上比較潔淨熱鬧，有幾處在煮煙，散得到處都是鴉片氣息。汽車不進城，到南關停着，那裡有不少飯舖旅店，讓旅客休息一刻，上下已畢，便又開向前去。

這一帶的旅店裡是大半爲妓女佔住了。蘇幫，揚幫，本地土幫，一應俱全。當地生易中人，都在嘻笑顏開地說，「窯子來了，火車就要來了，火車就要來了。」

其實，火車設站距離縣城約有十五里，火車一直是在頭道原上爬行，設站的地點是「西北農林專科學校。」

武功，是古代的名地。到民國軍事期，于右任楊虎城都和當地特有感情，中委焦易堂主張在此地設校尤力。他們的光明正大的理由，說武功是中國農業的發源地「教民稼穡」的地方。

西北農校，大樓校址設在頭道原，農場設在三道原，靠近渭河濱。佔地約七百畝。如今學校是完全包圍在罌粟花的田畝裏，早起，朝露中，多少人辛勤地在田畝中工作，是收烟；傍晚時，又是多多人在辛勤的工作，在剷烟。現在已過

了花期，不然烟片叢中的農校是一個多麽美麗的地方呢！

農場上種的花卉特多，據說是爲參觀者來看的，偉人們不懂穗行株行或鈴行的農作試驗，黃土層上能有點兒花朶來欣賞也就夠滿意地了。

現在，隴海路的新軌已然鋪過農校車站。今後，農校的人們便可以時常很方便地到西安去「遊遊」了，不至於單調的僅在欣賞汽車頻頻地從渭河裏載水上來的「雄姿」了。這裏打井困難，都是下面運水上來食用。

從農校回興平，是搭着工程火車，一路平坦，除了添水河的橋梁沒架好外，餘下都很安全，先到普集鎭，再過馬嵬坡，然後就是興平站。一路上，連接不斷的是鴉片，這裏，正可以說，「一段鴉片種植地帶。」

不，據說再西邊還是鴉片種植地帶。

國際瑣聞

陸

法國有一個人叫 Eugene Kalbtuss 的，是一個慣賊，因爲擅於化裝，所以警察都叫他『有二十面孔的人』。在過去十五年中，他曾經由四個監獄中逃出十一次，都是用改頭換面的方法混過門守的注意。最近，他又被捕下，不知道是不是還能逃出來。

△△△△△△

最近 Alberta 之 Stavely 地方，市政當局，發出一條命令，凡是養貓的，都得在貓身上繫上一個鈴，否則，給警察看見了，不獨要罰款一先令，並且貓還要被殺。這究竟是什麽意思，大家都不明白。

△△△△△△

Slovakia 西部之 Plestauy 地方，最近設立一所風濕病學校，凡是年在十二歲以上十九歲以下有風濕病的人，都可以報名入學。地方當局特別撥八千五百磅的款子，做開辦的費用。這所學校，在世界上可算是別開生面的了。



楚辭九歌之舞曲的結構

青木正兒 著
孫作雲 譯

九歌爲屈原所作，古來之通說也；近年胡適君懷疑之而出新說：謂甑味其內容，恐是屈原以前湘江民族之宗教舞歌胡適文存讀楚辭。胡君之着想誠是矣，顧研究猶未足以覆舊說。果爲當時民族實用之舞歌，則其在歌舞史上當益增其重要。縱如王逸等之舊說，以爲乃屈原摸擬之作，所以託其一己之幽情孤憤者，則體例蓋亦仿於民間舊曲也。然則當時楚巫所歌舞者，宜可斷其略如此體。第其辭之文學的價值，固如舊說所云：楚國民間所流行之曲辭，較此爲低，未可知也。

然或爲之說曰：九歌非祭辭，乃爲隨意抒情之作，宛若唐人感懷漫興之詩引楚辭燈九歌總論，說者未詳。又如清戴震之說曰：九歌中如湘君，湘夫人二歌，有與祀神漫不相應之辭意，斷非祀神之歌；如東皇太一，雲中君，辭意雖適於祀神，要亦不過爲屈原就當時所見祀典，賦之而已。屈原賦注。若以此見解而論九歌，則其對民間舊曲之摸擬性，將甚薄弱；然余不取此說。常識的考察：九歌中辭意不宜祀神之歌甚多，乃爲不可爭辯之事實；然余於是，不獨見其非不合理，且喜其由此轉可窺楚國巫風之遺型。今先論是：

今假定處於九歌非祭辭論者之立場，一指摘其以爲不宜於祀神之點。（一）有雖欲致神，而神終不降（湘君，湘夫人）；或降亦不安於祭壇忽然而去者（雲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二）有祭者慕神（湘君，湘夫人，少司命），神戀愛人（山鬼），或神人相携以遨遊（河伯）有似瀆神之尊嚴者。古來注家皆認爲九歌有寓意，而解爲以神比楚王，以祭者爲屈原自比（惟山鬼一篇與此相反）。以爲第一種情形——即神不降或降而忽去之狀，乃寓屈原見疏於懷王而遭放逐者；以第二種情形——即以神人戀愛，乃寓逐臣屈原致忠誠之情於楚王者。偏重此種寓意，因發生九歌非祭辭之說。即九歌云者，乃屈原託其主觀於神人之作，不必遵祭辭之形式；故有如右所述不宜祀神之點。如此非祭辭之說，似得成立；但余以爲不當作如此想也。欲斷其適宜於祭辭與否，先當考察人文未開之民族間，祭祀歌舞之性質如何也。

在一般的歌舞之起源中，民衆娛樂之歌舞與祭祀之歌舞，究孰爲先乎？推理上不得不以民衆娛樂爲先。詩大序中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早道破歌舞發生之理，歌舞乃出諸人之本能，已先歌舞以自樂，次他人亦聽之觀之而樂；因人已樂之，故亦欲以之娛神；此即祭祀的歌舞之起源也。然方其演奏於神前，人亦得觀而樂之，故謂以樂神，實乃民衆娛樂轉爲重要性質。而其根本精神，究爲獻神之歌舞，故以表明祭者致誠於神爲第一要件；其次，表演關於神之事蹟習性等，與觀衆以宗教的教訓，或興味爲第二要件：而附帶亦容有簡單的觀衆之娛樂的演奏。其狀態以現行於我國民間中之神樂類推之，即略得矣。

今若取九歌各篇，按右述要件配當之，以視其呈如何之觀焉。先爲第一要件——即就祭者致誠於神之點，九歌用二種樣式：(甲)以敬虔之態度，表明宗教的至誠者；(乙)以神人置諸對等的地位，以戀愛之形式，對之表示至誠者。後者爲變態，若自宗教意識進步之後世觀之，似不合理；然在未開化人之思想中容許有之。其說容後述之，今試以九歌十一篇，按右述條件，配合而類別之。

(一)致祭者之至誠於神者：

(甲)表示宗教的至誠者——

「東皇太一」　敍於吉日良辰備享神之物，奏樂以樂天之尊神。

「雲中君」　敍祭者沐浴以招雲神，神既降後，忽高舉雲中，祭者見之而嘆息焉。

「禮　魂」　敍備祭禮，使美女歌舞，欲永不絕祭祀之意。

(乙)以至誠之情託言於戀愛者——

「湘　君」　湘水之女神留於州中而不至，祭者雖發舟以求之，而仍不相逢，徒然空退，而寄其私情焉。

「湘夫人」　與湘水女神約定會見而待之，不至；方空想以華屋爲室與之同棲，忽天帝來迎而神去。

「少司命」　運命之神至，向祭者送秋波，忽然而去；祭者雖戀慕之，亦不再來矣。

(二)表演神之事蹟習性等者：

(甲)以與觀衆以宗教的教訓爲目的者——

「大司命」　運命之神降，祭者向之乞與壽命，神不肯私，祭者於是悟天命之無可如何也。

「國　殤」　敍勇士奮戰，無利而死；屍雖暴於原野，其靈魂尙剛毅焉。

(乙)以與觀衆以宗教的興味爲目的者——

「東　君」　敍日神晨出於東方，暫觀祭者之歌舞，旋即西沒，夜又東行。

「河　伯」　祭者與黃河之神共遊，登崑崙山，又盛觀其水中之宮，乃辭去。

「山　鬼」　山神與俗人戀愛，嘆及㛮老而顏色衰褪，因被棄焉。

右面之配合，由歌意之解釋及着眼點之不同，有多少移動實不可免；余所想者，大體如斯而已。要之，祭祀之歌舞非必僅以降神爲目的，表演神之事跡與觀衆以教訓與興味者，亦爲重要之目的。如此想來，則九歌無一不適合於祭祀之歌舞辭。因而前述之以爲與祀神不相合之二點，可知亦

非不自然之現象矣。

再說之：(一)神不降，降而忽去之現象，可解作一種手法之結構，乃祭者所以深刻表現其彌篤敬神之念，而致其深誠於神之狀也。翫味九歌，十一篇曲盡變化，避免雷同，以周到之用意而成。此其所以爲偉大之文學；且以十一篇，計畫的地成爲一套之歌，令人信其成於一人之手。由欲以種種之形式，表現對神信仰，而曲盡變化的高尚藝術觀覦之，如於湘君，湘夫人，使神不登場；於雲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使神忽去，以加强祭者對神憧憬之至情的描寫，此非企圖欲與觀者以更深之感動乎？其手法如是頗收藝術的十分之效果。且周禮（春官宗伯下）女巫之條曰：『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鄭玄之注曰：『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若巫之所爲，有歌哭之一法，則如湘君，湘夫人等，恰與之相當矣。

(二)神人相戀等似犯神尊嚴之點，蓋乃當時所謂巫風之表現。墨子（非樂）有：『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蓋巫舞有不得不以法律取締之程度，有害風教者。此文獻乃以爲殷湯王時事，以被認爲在戰國時代巫風最盛地方之楚，其弊風蓋亦有與之相當者也。國語（楚語下）曰：

『古者民神不雜……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及少皞氏之衰也，力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威嚴。神狎民則，不蠲其爲。』

此乃對周書呂刑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之記載，說明其由來者也；因此觀之殊亦可解爲暗示巫風之墮落者。「少皞」爲架空之帝王，本不足取；如『民神雜糅……家爲巫史……民神同位，神狎民則』，蓋說者從所見聞之民間某種狀態而立論者。『古者民神不雜』乃理想論，『民神雜糅』蓋指摘現實的弊風者也。因巫風盛行，家家乃招巫史；稱爲降神，巫乃跳舞；人觀之而樂，於是神之尊嚴被犯，乃至民神之地位同等，此民神雜糅之狀態也。以此觀九歌時，有如湘君，湘夫人，少司命，祭者戀慕神；如山鬼神戀愛俗人；如河伯神人相携以遊之結構者，乃毫不足驚異。事神之巫，固爲神聖之職，而其悅神之跳舞，反使人樂；其以爲傳達神意之言語動作，成爲妖術而以惑人等事；在知識低級之社會中，爲極易陷入之傾向。惟其如此，故跳神師婆之流，至今不絕；蔓延中國本土及隣近之地云。（狩野先生之支那學文藪，支那上代之巫，說巫補遺。）余不幸未遇目擊中國巫風現狀之機會，於赴北京途次平壤，曾得暫時參觀朝鮮之巫舞。自神殿以長帶狀之白布向院中張設；沿此而二巫且跳且進退。實甚單純無趣；然觀衆麇集，幾無立錐之地，似頗以爲樂。其時尙未起聯想到楚辭九歌程度之幻覺。後閱朝鮮人李能和氏之朝鮮巫俗考（啓明雜誌第十九號京城發行）乃驚其古來其地巫風之盛。對其所引用之李朝實錄（中宗八年十月丁酉）一文，甚感興味。其言曰：

『全羅觀察使權弘狀啓曰……凡民之家，祀神之時，雖女巫多在，必使兩中（俗云花郎，男巫之稱。）主席。主家及參會人等，虔恭迎慰。終夕達朝，歌舞娛神。男女相雜，情慾之談，淫褻之狀，無所不爲；令人竦聽扑禦，以爲快樂。云云』

古代楚之巫風，恐亦有如此者也。九歌固爲既經洗練之藝術品，不能與鄙俗之民間巫風同日而語；苟其樣式取自巫之舞歌之形者，其歌旨辭藻受其

影響，蓋勢所不免。其有神人雜糅之弊，非僅不危及於九歌之成為祭詞，反可信為九歌忠實地傳達巫之舞蹈儀式者也。此余之所以以九歌為可窺見楚國巫風之重要資本也。

名曰九歌，但實有十一篇。王逸釋「九」字曰：『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九辯條 文選五臣注祖述此說，而說明之曰：『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為歌名矣』，掩飾其與篇數之矛盾。然以九章及九辯，整然有九篇，而獨於九歌之九，謂與篇數無關，不可通也。朱子乃闕疑，曰：『篇名九歌，而實十有一章，蓋不可曉。……今姑闕之，以俟知者。』楚辭辯證 林西仲率爾以後之知者自任，放言：『至於九歌之數，至山鬼已滿。國殤，禮魂，似多二作。……蓋「山鬼」與正神不同，國殤，禮魂乃人之新死為鬼者。物以類聚。雖三篇實止一篇；合前共得九。』然若由「類聚」論之，湘君與湘夫人，大司命與少司命，則更相似；以「實止一篇」之論法討之，九歌成為七篇矣。按湘君與湘夫人，大司命與少司命，皆為重複同性質之神，故不如專董理此種重複，以求其成九篇之數為易。故解決此問題之關鍵，其或秘藏於此四篇中耶？茲略陳關於此點之鄙見。

翫味九歌以觀其篇次，十一篇蓋一套舞曲，逐漸接演而曲盡變化，俾觀衆不倦；僅於湘君，湘夫人間，顯有一雷同之處。且以之為一套之歌舞辭，則最重要之首尾結構亦俱備。先為首篇之東皇太一，其神則天神貴者，漢書郊祀志云：『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歌意則嚴肅安詳，神來歆享，欣欣康樂，洵為適宜始祭之辭。其次自雲中君以下，漸見神與巫之活躍；近終而至河伯，山鬼，漸出宵卑下之神；最後禮魂，僅為五句之短篇，敘數巫女手執花交舞，著永不絕春秋二祀以圓其局。——簡單，莊嚴而有餘韻，頗與歌劇的收場相合。今勿論其自東皇太一以下之緒次，似略從神之尊卑而排列之者，東皇太一與禮魂，適為一首一尾之用，而領括全套。如是，以為整套舞曲時，則重覆有二處——即湘君與湘夫人，大司命與少司命。以余之見，此四篇蓋分春秋二祠，而各奏其中一曲。即湘君，大司命用於春祠，湘夫人，少司命用於秋祠，或若是者乎？若然，當其實際演奏時，等於四篇中選二篇，而結果則春秋各用九篇矣。其他諸篇乃春秋二祀所通用也。其理由在末篇禮魂結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王逸注曰：『言春祀以蘭，秋祀以菊；為芬芳長相繼承，無絕於終古之道也。』更就上述四篇之辭中所見之季節而考之；湘君曰：『斲冰兮積雪』，『鳥次兮屋上』，見自冬徂春之意。大司命曰：『使凍雨兮灑塵』，補注引爾雅注曰：『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為凍雨』；果然，則可或屬於春祀或屬秋祀。湘夫人曰：『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又少司命曰：『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此二篇明詠秋季也。如是觀察，假定湘君與大司命為春祀之辭，湘夫人與少司命為秋祀之辭，或於事實有當乎？對於朱子之「以俟知者」，出此解答，或有繁瑣之嫌，然較林西仲之見解，自謂或合於理也。

其次假定九歌為實際上演奏之歌舞，而考察其各篇之結構。當然辭意之解釋，即首成問題；余雖參酌古來諸注家之說，但往往有不能領會之處；時時雜入己見，欲請指正。先類分十一篇之歌舞樣式：有(一)獨唱獨舞式，(二)對唱對舞式，(三)合唱合舞式之三種樣式。此外，理論上尚有『

「一巫唱而衆巫和」之式，此則憑歌辭上，所不能考出者也。：屈辭精義卷五云「愚按九歌之樂，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覡並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衆巫和者」。如此，若以歌舞之巫，假定比於戲劇中之俳優，當有扮神者，或扮主祭者及其輔佐者。關於此有王國維氏之說，其言曰：『楚辭之靈，殆以巫而兼尸之用者也。其詞謂巫曰靈，謂神亦曰靈，蓋羣巫之中，必有象神之衣服形貌動作者，而視爲神之所馮依；故謂之曰靈，或謂之靈保。』宋元戲曲史第一章。今從此說。又，於神有陽神陰神之別，於巫有男巫女巫兩性之分。戴震曰：『男巫事陽神，女巫事陰神』屈原賦注湘名之條此蓋爲儒家之禮，對楚巫風，未必能適用。朱子曰：「楚巫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聞矣。然計其間，或以陰巫下陽神，以陽主接陰鬼。則其辭之褻慢淫荒，當有不可道者。故屈原因而文之，……而論其辭，則反爲國風再變之鄭衛矣。」楚辭辯證九歌條。朱子於九歌集注雖未指明陽神陰神之別，男巫女巫之分，若據此言，可解爲在九歌中，正繼續『以陰巫下陽神，以陽主接陰鬼之巫風。今從此說。但神之陰陽尚有未詳者，姑從歌辭以臆斷之，竢識者是正焉。湘君，湘夫人，或以爲堯帝之二女，或以爲上帝之二女，余取後說陰神也。其他概似陽神；對大司命之爲陽神，少司命爲陰神；此二神其爲主司男女各民之運命者乎？山鬼之辭曰：『子慕予兮善窈窕』，『歲既晏兮孰華予』，由其初誇美貌，既嘆色衰之口吻度之，蓋陰鬼也。今本此等假說，假想各篇之歌舞樣式，及巫之配役而列舉於左：

「東皇太一」	（陽神）	男巫（主祭者）	獨唱獨舞（或有衆巫和歌者乎）
「雲中君」	（陽神）	女巫（神所馮者）	獨唱獨舞
「湘君」	（陰神）	男巫（主祭者）	獨唱獨舞
「湘夫人」	（陰神）	男巫（主祭者）	獨唱獨舞
「大司命」	（陽神）	男巫（扮神者） 女巫（主祭者）	對唱對舞
「少司命」	（陰神）	男巫（主祭者） 女巫（助祭者）	對唱對舞
「東君」	（陽神）	男巫（扮神者） 女巫（主祭者）	對唱對舞
「河伯」	（陽神）	男巫（扮神者） 女巫（主祭者）	合唱合舞
「山鬼」	（陰神）	女巫（扮神者）	獨唱獨舞
「國殤」	（男鬼）	男巫（扮壯士者）	獨唱獨舞
「禮魂」	（男鬼） （女鬼）	女巫數人	合唱合舞

右但取其辭意貫通，如出諸一人之口吻者，擬爲獨唱或合唱；其似主客問答者，擬爲對唱。其辭意貫通者，無須特別置論；惟就可擬爲對唱者，特欲一述鄙見。關於此點，王逸之注不但極曖昧，往往因以屈原爲主格，致錯亂最甚。朱子曰：『九歌諸篇，賓主彼我之辭最爲難辨。舊說往往亂之，故文意多不屬，今頗已正之矣』辯證上，然集注中於「言者」特爲區別而指明之者，僅少司命一篇。清陳本禮之屈辭精義，對此點似最留意因手頭無山帶閣楚辭注，故尚未讀。然不能領會處仍多。此皆古賢之所以爲難，非可漫議者，但姑妄言之而已。

大司命（陽神）	男巫（扮神者） 女巫（主祭者）	對唱對舞

王逸之注似以全篇皆屈原之自述，而中間雜以神話者；然欠明瞭。朱子以爲祭者一人之語。陳本禮以前四章爲神語，後三章爲主祭者之辭。余則解爲扮神之男巫與主祭之女巫交互歌唱者。

（神巫唱）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
神自述欲降之狀。

（祭巫唱）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祭者言欲至途中，迎之。

（神巫唱）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壽夭在天，汝等雖向余求之，余無可如何也。

（祭巫唱）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
吾欲登九天，與君共引上帝，巡回九州，以與民壽命。

（神巫唱）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
神巫先敍神粧，後曰；人之生死乃由陰陽理法而生，雖衆民不知陰陽之理爲余所司。

（祭巫唱）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
冉冉而至衰老之朔，願向司命之神，乞與壽命。雖以贈物遺之，神仍不顧。

（神巫唱）乘龍兮轔轔，高駝兮冲天。唱畢，神巫下場。

（祭巫唱）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祭者獨留而自悲。

（祭巫唱）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因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可爲。
既而悟曰：人之壽命已被注定，神司之；非人力所能及。

少司命（陰神）　男巫（主祭者）　女巫（助祭者）　對唱對舞

此一篇最難解。王逸以終篇皆屈原自述。朱子以自第一章至第四章爲女巫之言，第五章爲神語，第六章爲衆人之詞。陳本禮以全篇爲巫語。戴震雖未明示主格爲誰，似亦以全篇爲屈原自述者。但以第一章爲「先設人向己詰問之辭」，第二章承而解曰：「因答此問」，頗爲有趣。余由此說得暗示，故試以歌劇的見地考察之。假定視少司命爲女神，主祭之男巫戀之欲使下降；助祭之女巫自旁安慰而勸告之，以兩巫對唱而神不登場。所難者，在首章及末章所見「蓀」字之解釋；王逸以爲前後皆指司命；朱子於首章釋曰：『蓀猶汝也。蓋巫之自汝也。』於末章解爲指司命者。戴震亦取朱子之說。夫「蓀」爲香草之名，當不能如普通代名詞之對甲對乙並可通用；在一篇中前後必同指特定之一人。故余決心試以此字爲前後助祭之巫對主祭之巫而言之第二人稱。

（主巫唱）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感知神將欲降之氣息。

（助巫唱）夫人自有兮美子，蓀何以兮愁苦。神（夫人）別有愛人，汝雖戀之亦無益。

（主巫唱）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神降後於滿堂衆人中，獨向余送秋波。

（助巫唱）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神無言而來，又不言別而忽乘回風以去乎？汝之喜亦頃間耳，忽逢最大之悲哀矣。

（主巫唱）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然神忽來忽去，吁，神乎！今在天上雲際，果誰待乎？

（主巫唱）與女沐兮咸池，晞汝髮兮山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
神若願意，甚願從汝共沐於『咸池』晞髮於「陽谷」我雖迎待神來神終不至；發悲愁而浩歌焉。

(助巫唱)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不若汝自登天，執長劍，擁妙美之司命女神，與之成夫婦，而司下民之運命。

末章之解釋，全爲余之獨斷；舊說皆以爲神之事。而前文中有叙神昇天者：『乘回風兮載雲旗』，此則爲『孔蓋兮翠旍』補注云旍一作旌。知所建之旌旗有別，「雲旗」宜神，『翡翠之羽旌』，則人間味也。且神既在天上，奚有再叙其昇天之必要乎？故余解爲乃巫登天之狀，「蓀」字亦爲指巫者，俾與首章之用法相一致。且巫當祭祀時，執劍之風習與首章東皇太一：『撫長劍兮玉珥』對照，似可得知。余意此章中之『竦長劍』解爲巫所執者，非不自然也。

東君(陽神)　男巫(扮神者)　女巫(主祭者)　對唱對舞

王逸解爲全篇乃屈原客觀的地描寫日神之行動者。朱子以首章次章爲主祭者迎日神之狀，第三章爲神悅巫之歌舞而降之狀。第四章爲神西沉再東行而上出之狀，終篇似爲主祭者之語。余折衷其說，別出新見，解爲扮日神之男巫與主祭之女巫，交互而唱者。

(祭巫唱)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日神將出，其光自扶桑而照吾檻。乃乘馬而往迎之。夜漸白矣。(取朱子之說。)

(神巫唱)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雖乘雷霆駕雲旗而上，我尙惓戀故居，難捨離之。(取王逸之說)○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忽見下界巫之歌舞作，乃樂而忘歸焉。人及觀者，皆神自謂。

(祭巫唱)緪瑟兮交鼓，簫鍾兮瑤簴。鳴篪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神觀歌舞之盛，慕巫女賢美之心起遂率蔽日之從者而下。

(神巫唱)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以天弓射殺遮道之天狼，而西降，以北斗酌桂漿而醫渴，於是夜中，急速東歸。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既盡十分快樂，乃再向天飛翔，

王逸以首章次章並爲日神之事，朱子並以爲祭者之事，兩說俱有未安之處。首章之『撫余馬兮安驅，』似爲常人之行動；次章之『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超逸自然，頗合乎神之裝束。少司命亦有對神，用「載雲旗」語。故分別神人，似覺甚易貫通焉。

余以爲右三篇作兩巫互唱之結構解時，似較舊說爲易通。當時有無對

唱之形式，余雖未發現可徵之文獻，但能指出一二觀察，作爲旁證。詩陳風東門之池有：『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毛傳曰：『晤，遇也』，鄭箋曰：『晤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化也』。「相切化」三字爲漢儒一流之道學，於本義爲蛇足，以此解爲男女對歌之事，蓋得其實，擯斥一切道學見解，平心翫味之時，此一篇詩不能不解爲歌詠農民生活之某種情景者。醇朴鄉村青年等來刈麻紵，浸之於東門之池，使之柔輭而剝其皮；婦女等剝離其表皮與眞皮時，互相歌語以安慰其工作之單調，不過如此云耳。（吾聞之於學生某君，其鄉福島郡，大沼郡，昭和村，自古產紵（紵麻）爲供給越後「小千古縮」之原料。其製之也，刈取而浸於池中，剝皮爲男子之事，分擘表皮與眞皮爲女子之事云。）

既男女遞唱，則自有易生唱和形式之可能性。如尙書益稷篇中所載禹與皋陶唱和之歌，縱出儒家揑造，亦足窺先秦時代通行之歌式。取後世未開化人之歌謠比較觀之，淸李調元之粵風（涵海本）所載廣東蠻族歌謠中之「狼歌」——備男女唱和形式之謠，凡有十一套。又同人南越筆記（卷一粵俗好歌之條）曰：『狼之俗幼即習歌，男女皆倚歌自配。女及笄，縱之山野，少年從者且數十，以次而歌。視女歌意所答而一人留，彼此相遺。男遺女以一扁擔，上鐫歌詞數首，……女贈男以繡囊錦帶，約爲夫婦。……』粵風所載之狼歌，蓋或爲供此種男女倚歌自配之用者歟？並云：其他番族亦有類此之風習。（明末阮大鋮之戲曲燕子箋中主人公於廣東舉行結婚儀式時，亦從番族之風，男女相對踏歌以逞趣。）余二十年前，對此感覺興味，亦曾試譯「狼歌」；其實，想及楚辭九歌中有對唱之形式者，若明其根源，當以此爲主；因由此處得暗示也。對古代楚民謠有深刻關係之九歌與今尙遺存於楚南裔之粵中番族之謠，想像其中或有一脈相通者，不能視爲乃過分好奇之妄想而一概擯斥也。

本文譯成後，蒙淸華大學　錢稻孫教授多所指正，特此志謝。又原文載支那學七卷一號，——譯者識。

浮士德初稿研究（上）

——巴黎大學德國文學教授H.Lichtenberger著——

李辰冬譯

浮士德初編

當一七七五年十一月歌德到魏瑪的時候，隨身帶着一部未完成的浮士德，從這時起他成了歌德最偉大的作品之一。這個月底他曾經在宮庭裏 Amelie 與 Louise 公爵夫人之前誦談此部斷片，她們很受感動。據 Wieland Einsiedel，莎爾與古斯特所講，另外在魏瑪的各種環境下舉行過數次誦讀，時而在宮庭，時而在海兒特家裏。然歌德停止了此書的寫作，雖說很引起讀者的趣味。幾年後在意大利他所携帶的這部原稿，變成發黃，古舊，四邊捲起，在他看來好像是一種時代已經很久遠的有味回憶。

這部手稿幾年後莫明其妙地遺失了。遺失得沒一點痕跡，照着石密特的揣測，無疑地是被詩人燒掉。一八八五年「當歌德文獻館」開幕的時候，似乎對於浮士德原稿的尋找是絕了望。是在這種環境之下，一八八七的開頭陸軍中佐 von Gochhausen 允准 Sophie de Saxe 大公爵夫人的一位使臣來研究他從祖姑母，以前 Amelie 公爵夫人宮庭的貴夫人葛好森小姐 Louise van Gochhausen 處所承繼的文件。在一部四開本名爲 Auszuge Abschriften und dergleichen. Aus den Nachlass der Frl. L. V. G. 石密特在雜亂的抄本或各種趣味之片斷的引証裏發現一種原始浮士德之完整的謄正本。這位公爵夫人，曾親臨過歌德到魏瑪時所舉行的浮士德誦讀會，向詩人請求謄抄這部斷片的許可，這部斷片不成問題是手稿的原形或歌德爲誦讀起見而準備的原稿。這樣地，我們雖沒有真正的原稿，然我們現在至少保留一部原始浮士德正確的抄本。這部作品最先在魏瑪的全集（第十四冊）版再印，石密特又把他單印成小冊子 (Goethes Faust in ursprünglicher Gestalt 魏瑪，一八八七），繼而又有許多的版本，尤其是在

Jubile' 或 Witkowski所刋的版裡。

然葛好森小姐的抄本與一七七五年曾經存在過的浮士德的斷片完全相同麼？這個不敢一定。我們現在保存有兩頁「先魏瑪」的浮士德。一頁就是浮士德初稿裏題名爲Land Strasse（石密特版頁三十一）。但是另一頁（「棄稿叢刋」Paralipomena, No 54以後）在葛好森小姐的抄本找不到。所以我們不能不猜想有些草稿，有些劇景的斷片歌德曾經加入到原稿而她沒有抄寫。現在剩下的問題就是要知道有幾部分我們僅祇由一七九〇年的斷片或一八〇八年的全文纔能認識的浮士德是不是在原稿裏存在過，例如訂約一景的末尾（一七七〇句以後），市門之外一景有幾句，或許還有幾部分的棄稿叢刋。

浮士德的萌芽

從我們所能找到的材料裏，先叙一下原始浮士德的萌芽。

什麼時候在歌德的腦子裏確定要寫浮士德這個題目，我們不知道。但是不成問題，歌德從他的童年起就看見浮士德的傳說，或是由傀儡戲的形式，或是由傳說的形象。從許多不很簡明，然卻很符合的證據看來，似乎指定一八六九年是浮士德這個題目在歌德的想像裏發生萌芽的日期。在詩與眞裏，歌德叙述些少年時代直接與浮士德萌芽有關的故事：如誦讀 Volksbucher ，如法蘭克府之格萊卿的故事，如萊普錫大學的青年學生們之欺騙的行爲，如在法蘭克府雙親家裏的亭子間上關於煉金術的研究。這些情景顯然地是將來懷胎浮士德的預備。在斯特拉斯堡的時候（一七七〇—七一），浮士德這個題目雖說在他思想裏已經激起熱情和有大體的形象，然尚未開始動筆。詩與眞裏有一段文字告訴我們這種內部的工作怎樣在他的深心裏完成，傀儡戲之神話的意義怎樣在他的精神上引起各種的反響：「我也是曾經在一切知識的園地裏飄泊過，並且在很早的期間就被引導到認識世俗的虛榮。在生活裏我也作過各色各樣的嘗試，然每次的結果都是使我更進一步的不滿意與苦惱。這些以及另外許多的事物，我把他們帶在我的身上，在我孤獨的時候並把他們當成我的安慰品，但總沒動筆寫。我對赫特爾較對其他的人們更要嚴密地保守我之神秘的與通神的鍊丹術，關於這些事情，我很喜歡獨自在背地裡摸索。」浮士德與葛茲是同一時期在歌德身上成形，他這個時候在已往的德國找出一位典型的代表之情趣。他在浮士德身上發現一種詩意的形象，可以把他的認識慾與享樂慾的心願具體化。

當他回到法蘭克府和在達爾摩斯塔或威日拉居留的期間

，我們得不到一點確實的指示使我們斷定書寫的工作已經開始。雖說詩與真裏的一段明明講，「浮士德已經很有進展」，並且似乎是指歌德從一七七二年四月在達爾摩斯塔逗留的時候，在那裏的文藝社會開過誦讀會，然找不到一點同時代人的記錄來証實這種斷言。到一七七三年就有少而確切的証據—一句 Gotter 的話，一段艾克曼的文字，幾行給策爾忒或莎爾與古斯特的信——指出歌德要從事工作。在一七七四年，我們有浮士德已經開始的鐵證。這一年的夏季，赫特爾完成他的研究 Aelteste Urkunde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第一部，由此而引起浮士德的獨白。夏季完了，這部劇作已經有相當眉目。當歌德居留於法蘭克府的時候，(九月底)似乎在克洛卜斯托克誦讀過他的作品。Boie 一天同歌德會面後，在他的日記裏寫浮士德「幾乎完成。」十二月克內柏爾陪伴魏瑪的太子們到法蘭克府時，很驚異地看着歌德「的房子裏四處都是稿本，」尤其看浮德士最美妙的片斷。一七七五年的開頭，照着雅科俾 J. Jacobi 的證明，幾乎浮士德的整部像一七九〇斷片裏所包含的似乎已經完全告成。

一七七五年，歌德的熱情全用到 Lili Schonemann 和瑞士的旅行，對於他的戲劇並沒大的增加。在這個時候，我們知道他把他的馬格里特的悲劇這段結構和結局寄 Heinrich Leopold Wagner，而這位欺騙着根據這種材料摸擬了一部作品殺嬰報 Infanticide。他在九月末一個星期訪拜 Zimmermann 大天的時候，曾誦讀過他的劇作，不久又向麥克 Merck 誦讀過，引起了極端的讚美。秋季他的工作又增加一點。九月十七日寫給 Stolberg 公爵夫人的信裏，他宣稱他完結了浮士德的一景，並且插入了一段「老鼠歌」，由此我們可知「奧愛爾伯哈的酒肆」是這個期間寫的。此時他又修正了幾景馬格里特的悲劇。他給麥克的一封信裏告訴我們他利用着未離開魏瑪前幾天之强迫幽居，在浮士德上增添許多材料。十月三十日當他要離家鄉時候，他的悲劇進展得急迫就出版的地步，並且人們開始來討論印行的事情。米留書店對麥克講，怕歌德成名後而索價太高。在麥克一方面，他勸告柏林大出版家尼可拉要注意歌德之偉大的價值。Zimmermann 給他 Reich書店的朋友去了兩次勸告要設法得到這部動人的新書之出版權。

浮士德初稿包含有定稿的三分之一：他其實祇有一四三五句，而全稿則有四六一二句。他很顯明地是一種斷片，或更精確點講是些不連結的繪畫，尚未結成一種連繼的動作。詩人很快地把在他想像裏成形的東西寫出，以備後來再詳細的修正與連結。這些斷片包含着浮士德的獨白，地靈的顯現

和與華格納的對話，繼而兩景諷刺，即梅菲斯特菲爾與學生的談話和與愛爾伯哈的酒肆，再後是關於馬格里特的各種幕景。現分論於下。

獨白

在馬盧韋的戲劇與在傀儡戲裏，動作的進展是用一種獨白，那裏浮士德表白自己對於神學與科學的厭惡，而決計要走向魔術。很自然地歌德借用這種傳統的辦法，但因為他參入個人的韻調與抒情的氣度而變更了整個的面目。浮士德現在不是一位如通俗傳說講的「投機事業者」，他之所以捨棄科學因為科學不能供給他的需要，和所以投向魔鬼，因為魔鬼能給他肉慾上的滿足。這是現代的巨人，他深對大學教育所授之抽象的書本的與無生氣的知識不滿，於是像赫特爾和「狂飇與逼進」一樣，不在博學裏尋求而向一種引意的科學，這種引意的科學可以給他解釋生活的秘密，可以使他深入人類與事物的精髓，可以給他顯出自然構造之最精細處。是失望與思歸的懷疑症使他有對已往的藐視，對現在的厭倦，對將來的懼怕，並且深知他的生存之空虛，令他對於活的知識之異常的喝望，因而捨棄科學趨向魔術，並且拋掉冷枯的理智之虐待投入情感投入熱情，投入生活與動作。

地靈

從此，歌德離開傳統的園地而走向自由的想像，傳說裏讓浮士德之所以喚來魔鬼的是供給他一種力量，但現在的浮士德是諾斯特拉達姆斯與巴拉塞爾斯的弟子，翻開一本魔術的書，想在那裏找出他所處的宇宙之神秘。他的眼最先停到大宇宙的符，世界的精靈；由於這個符的魔術之効力，他用靈眼看到的不是符的本身而是富有意義的事物，即創造力的本質，他一眼看盡了宇宙之美妙的法則，這個法則是由文藝復興的練丹的人們之詩意的想像裏構成的。但這種靈悟在他也不過是一種單純的意象而已！他並不是一種實在，他幷不參預自然的豐富的人生；他離他很遠；祇可思索而不能實際生存。他不耐煩地翻着書，是這個時候地靈的符 (Erdgeist) 顯現在他的面前。

第一要問的，什麼叫做地靈？文藝復興的練丹與通神論的人們主張在一切的星宿裏，地球也在內，有一種精神——巴拉塞爾斯或 Basile Valentin稱之謂 Archeus terrae，白魯諾稱之謂 Anima terrae ——是地上存在的各種事物之基本的元素，照着需要的儀式魔術師可以把他召來輔助某種法術的實施。不成問題歌德的觀念是由此起的，幷且我們還可以講他的地靈的描寫是從巴拉塞爾斯，白魯諾或斯威教保引證得來，這樣，我們在地靈的顯現裏有一景十七世紀的通神論

之練丹者召喚地靈的白魔術。現在再進而試述這一景裏之歌德的真正意思。

以我們看來浮士德是魔術師。但在一位十八世紀的狂飆運動者看來，魔術師是什麼？魔術師是智者變成的預言家，是知識界的選民他在超越之神秘的頓悟景况裏，暫時地昇到與神靈同化而在這種地步施用其所有的能力；是一種有限的精神暫以出神入化的法術與無限的精神聯合，短時間的嘗一嘗據有與上帝同樣的感觸之廣大的快活。

浮士德顯現的是那一種神靈？所有的註釋者都努力以極精確的公式來給這種神靈的本質下定義。但我們以為在棄稿叢刊一裏歌德已經講明白地靈就是「宇宙與動作的精神。」

但這種精神是邪魔的還是神聖的呢？我絕不敢認可像有幾位注釋者如Vilmar, Marbach 或Rieger說地靈是撒的旦使臣，而浮士德之所以讓他顯現的是完成遠離上帝的決絕舉動。這種假設由於極端的似是而非之根據來的，就是好像是地靈把梅菲斯特萊斯交給浮士德作為他的同伴。然此種論証是不正確的，因為天上序曲裏，上帝自己也曾把浮士德在這個地上交給梅菲斯特。退而言之，即令真是地靈把梅菲斯特遣給浮士德，然我們也不能將僕人與主人混為一談。浮士德不但止在第一次的獨白裏對地靈這樣的崇拜，在森林和洞窟裏也是如此，所以我們很難把他記為是一種邪惡的造物主。我們總相信地靈與大宇宙(Macrocosme)一樣，都是「自然上帝」之一而歌德尊為一切之永遠原素的。我剛纔講過，地靈的出現既不是不正當的魔術行為也不是反叛上帝之舉動，而是有限的造物一時間在心靈裏與新的上帝同化時所感出之熱情的，苦痛的與力量缺乏的興奮。

使地靈顯現之最難解決的問題，就是在戲劇的結構上歌德指給他的是那一種脚色。浮士德初稿對於這一點完全令人莫明其妙。是不是地靈把梅菲斯特遣給浮士德為的是作陰暗的日子一景的準備？可是沒東西能給我們保証浮士德不是自誤。總之，不論在浮士德初稿或後來的定稿都沒再來說明這個謎語。於是批評家們作了種種的假設來代替詩人的意思；其中最有見地的係 Kuno Fischer 的，將來我再講。現在我只能說，倘若歌德當初寫他的戲劇之動機時有一種清楚與確切的觀念的話，然沒一種明文，沒一種確實的指示讓我們作根據來猜度他之原始的意向。

地靈顯現以給浮士德一種異常之悵惘作結束。他的熱情的呼喚暫時地把卓越的神靈誘到跟前；他瞬間有一種美妙的頓悟，那裏他自覺與上帝同類。但這種頓悟祇維持一候地。地靈並沒被強佔，他說過：「你近似你所理解的精靈，卻不

和我相近！」後，就同這位自以為與精靈相似的超人隔絕。浮士德意識到想超越自己環境的不可能，於是沉入深刻的失望：他苦痛地覺着一種不能制勝的障碍，這種障碍隔離了人與上帝，有限的造物與無限的生靈，換個樣子講，就是在人類個體之有限的與微小的經驗和地上天才家之普遍的經驗之間有一種非常的殊異。但人們要問此次地靈的拒絕是不是絕對的與永遠的，如果浮士德的失敗是暫時的話，那末，這次失敗應當認為是精靈給這位冒昧的魔術師之欲頃刻獲得異理的責罰。人們引証浮士德後來在森林與洞窟一景裏宣稱的，卓越的精靈允許他「照觀它的深秘的胸臆，宛如觀看知己的心胸似地。」但當浮士德專心默索自然的時候，他並沒野心想突然一下瞭解地靈的整個，他是間接地由虔誠的研究。由經過創造底宇宙來認識上帝和當面認識上帝不是一回事。這種人們上帝之直接的靈悟是禁止的。

與華格納的談話

瞬間的幻覺以後又回到實際的人生，浮士德突然現在他的助手華格納之前。

華格納這個人物和名子均屬於傳說上的，唯祇這裏是歌德藉助於傳統的地方。華格納被描寫成一種學者之不朽的典型，他在這種為浮士德所厭惡與蔑視的科學裏找到十足的滿意。在他身上具體化了這種平淡無味的乾燥，這種稚氣的純理主義者的傲性，這種寡味地關於瑣事的探討。此類人在大學裏處處和時時都可找得到，而為哈曼，赫爾特以及「狂飆與逼進」整個時代的人們所最喜歡諷刺的對象。這樣，浮士德與華格納好像是天才家與工匠，智者與村學究，知識界的英雄與持理背謬的博學者，大膽的創造家與耐性的編纂者的對照。但歌德這幅繪畫之最妙的地方是既沒把他寫成謗書，又沒把他繪成漫畫。以一種可口的筆致把華格納寫成一位庸夫，他不瞭解什麼叫自然，什麼叫藝術，什麼叫生活，什麼叫歷史，但是一位對科學有着虔誠，對古代有着熱情的勇夫，謙遜地侍奉着浮士德並且對自己平庸的工作很覺超越與滿意。我們不能講歌德之對待浮士德與華格納是大公無私的尤其在正寫浮士德初稿的時候；他是站在浮士德這一方面，所以頌揚巨人主義，他是反對華格納，所以加重了他的中庸與愚笨。他兩個裏有一種種類與品級的差異：前者是屬於高超的人性，後者屬於平凡的人類。至少歌德並沒蔑視華格納的意思，他很能保持公平的態度，為的是不至否認那般在科學上勤勞的人們之應有的美德(原註二)。

原註一，在克羅契的歌德論裏有一幅動人的歌德繪的華格納像，維也納，一九二〇，(頁一一四)

梅菲斯特與學生

在浮士德初稿裏浮士德與華格納的對話之後，直接繼續的一景是梅菲斯特與學生。從那裏來的梅菲斯特？詩人並沒講明；我們也不知道他已往是否曾經與浮士德發生過關係；並且也沒指明他裝扮的人物是浮士德；僅僅在佈景說明上告訴我們他穿着「紅的睡衣和帶着大的假髮」。

這一景的用意，很明白，在傳說上是找不到一點根據的。照着「藥稿叢刊二」的公式，華格納他具體化了「對於科學之冰冷的願望」後，以「他的對知識之熱烈的與混雜的願望」，以他的童心，他的對師長之無限的尊敬，他的對生活之本質與快活的興奮，歌德給我們表現了一種大學生裏之另一類的典型。如果我們願意的話，這是一幅少年浮士德之可喜的漫畫，這尤其是在萊普錫或斯特拉斯堡之少年歌德的意象，他根究所有的課程，模仿師長們的言談，譏笑 Gottsched 的假髮，極端忠誠地對敎授們之欽佩，另一方面作些快活的戀愛與吹噓些自己的情人。向這位天眞的閱歷缺乏的少年問話的，歌德找出梅菲斯特，他穿着敎授的服飾：像貓玩老鼠一樣地來玩弄他的對方，他面對面給這位少年展開他的實用的智慧，他的惡意的諷刺，他的奸惡的邪行，他的卓絕的精神，他用一種最平庸與最通俗的方法來給他說明學院的生活。為的要使這個學生失去對眞理的訓練與渴望之無益的心願，他努力把他推到肉感的快樂與効果的尋求。生動與複雜的人物，梅菲斯特時而以邪惡的魔鬼形象顯現，不誠實，僞君子，詭辯家，科學的藐視者，僅祗看到人性之卑賤的與粗俗的享樂慾，時而以見地高超的批評家之形象顯現，此種形象，由他對於空虛的藝術之急於想打倒，由於對太學課程之懷疑的態度，由於他在灰色的學理與乾涸的探索之上加以「生命的金樹」，很與歌德或他的朋友 Merck 相近似。

在浮士德初稿裏這一景共分兩部第一部是對學生們之傳統上的仇敵，如敎授，店主，收稅官與裁縫匠的諷刺，梅菲斯特之最著名的結論是：「把你們的錢袋預備得滿滿的，雖可不借給你的朋友，然可不要忘記得其宜地付給店主，裁縫匠與敎授。」社會的環境引起歌德快活的滑稽劇之成分多於莊嚴的戲劇。然他已經超越了這類滑稽劇，極力想把他的浮士德往嚴肅的地步作。但這一部之詼諧的趣味這樣的濃厚，我們常想是不是與整部的浮士德相調協。我們知道在定稿裏歌德已經把這一段去掉，寫的固然好，不過太有點下流的滑稽。

另一方面，他可是保留並且伸長了這一景的第二部，那裏梅菲斯特在驚呆的學生之前批評大學的課程。

在浮士德初稿裏，學生已經選定他要專心致志的特殊學科；他想成一個大夫，但另外還想研究一下自然和瞭解一下全體的科學。在這種情形之下梅菲斯特一方面指點他學邏輯與形而上學，這樣他可深切地明瞭浮華的世紀，另一方面告訴他醫學一點也不是科學，而是行使自然的技術，換言之，就是入世的技術，尤其親近女人們的技術。在浮士德片斷裏這位學生尙未選定任何的職業，僅僅有一種想獲得一切的文化的願望。當時魔鬼給他講述四個學系所授課程的概要：哲學（邏輯與形而上學），法律，神學與，像在浮士德初稿一樣，醫學。他的戰術總是一樣的。第一先打破這位學生之對眞理無私心的熱情，繼而他一面講明大學所授的東西之絕對的無用，另一面，在認識一切之少壯的熱狂一旁，他詳釋享樂的需要與物質的勝利。

這次的談話以向學生的紀念冊上寫創世紀之辭句爲止：「爾等其將如神，善惡皆能知悉」。繼而他又獨語道：「你儘可依照古語和我的親族蛇的言語去做，你定將有一天因爲你如神而憂慮。」人們經過很久的時期來論辨這個結論之眞正的意義。我的解釋是這樣的：這個學生當時還是一位質樸可人，他尚未嘗過科學樹的果實，上帝的兒童他很協和地同自然，同上帝與同他自己生活着；他準備到大學爲的在那裏可以獲得科學，照着蛇的允許，科學應當把人歸還到與上帝一樣；魔鬼預先給他講明他將要在他所走的道路上找到憂苦，並且以一種魔鬼式的冷笑來給他述說這種同上帝一樣的熱狂一定要失敗，而此熱狂祇能使可憐的人類更加重他的悽慘。

萊普錫的奧愛爾伯哈地下酒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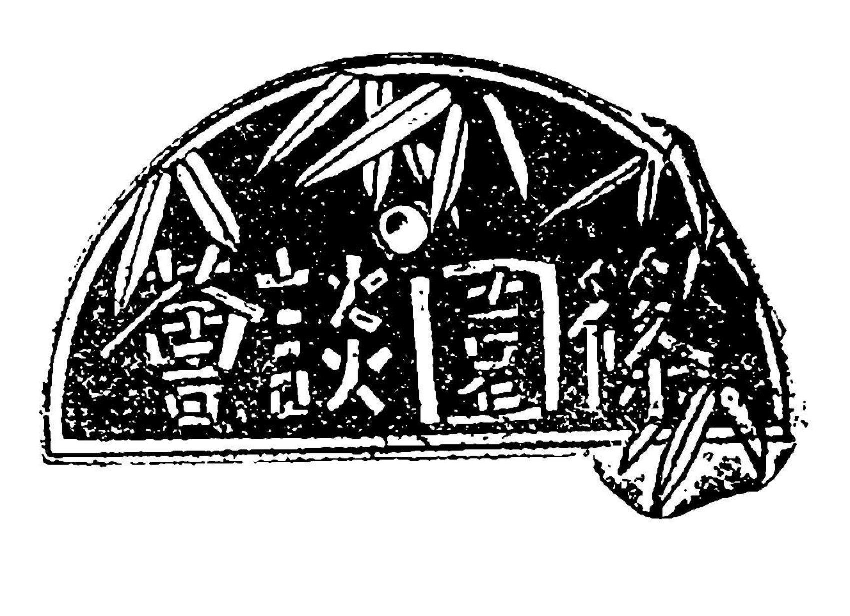
這一景直接繼在學生的一景之後，他有在古代傳說上的淵源而供給浮士德一些關於酒的偉蹟：(一)，他以一種幻術的技巧曾經騎過滿盛着酒的桶子，使造桶的學徒不得不從酒肆的地窟跑到街上；(2)一位魔術師，後來証明就是浮士德，曾經以魔法讓葡萄藤滿載着葡萄；他叫他的客人們用刀放在葡萄柄上，然不等他發出命令不要剪斷，繼而他離開原地；等他回來的時候，所有客人們的刀子不是對着葡萄柄，而是對着他們自己的鼻子；(3)浮士德用一種魔法供給他的客人們酒吃：他用錐子向桌子上鑽了四個洞，其口以木塞塞住，拿着酒杯等去掉木塞的時候從桌裏流出四種不同的酒，和從四隻酒桶流出的一樣。歌德把這三種傳說連合起來作爲他這一景的大意。再加上他自己學生生活，尤其在基森所得的印象，那裏的學生生活異常粗野，引起歌德的朋友麥克極端的反對。

這一景與浮士德劇情的演進沒大關係。在浮士德初稿裏，歌德是照着傳說而寫的浮士德，所以顯出一些魔術的粗俗性。然而從這裏正可以看出歌德所認爲的浮士德之心理。已經在浮士德初稿裏浮士德的魔性完全與一般變戲法者的魔術不同，他沒有超特的能力。他也一樣是通常的人。僅僅是藉着梅菲斯特的幫助他纔能坐着外套或騎着魔馬在天空飛行，纔能得到珠寶的箱子而使格萊卿暈眩，或讓馬爾格里特之獄吏睡着。自從他對浮士德有一種有意識的思想後，歌德就把這種要不得的地方去掉，並且他在一七九〇年爲斷片而修改「酒肆」這一景時，他以一種冷淡的厭惡的筆調來重述梅菲斯特之一切魔術的演奏。

再由浮士德內心演進上來看，這一景也沒多大的重要性。當然，人們可以講梅菲斯特的程序單是讓浮士德「從小的經過而到大的世界」，所以現在先把「小的世界」展到他的面前，由此讓他認識認識無聊，卑劣與獸性。但浮士德，他是大學的教授，當然曉得學生們之習慣。奧愛爾伯哈酒肆的酒禍引不起他一點新的啓示，並且也不曾留給他一點誘惑性。從心理的演化而論，酒禍並沒顯出任何的結果。

酒肆這一景也不過是由前數景所引出的關於大學生活之一章新的描寫。在叙述冬烘先生與天眞的學生之後，歌德很快活地以大膽的寫實主義與諧謔情趣描繪一幅大學生生活之明媚的畫。在浮士德初稿裏，這一景是用散文與韻文混雜着寫。在一七九〇年的斷片裏，歌德從頭至尾改成美妙的熟練的韻文，減輕一些生硬的表現，而使這一段與其他的部分調協，然一點也不損及他原有的韻致與他愉快的本質。

（未完）



皇姑屯慘案與奉天易幟（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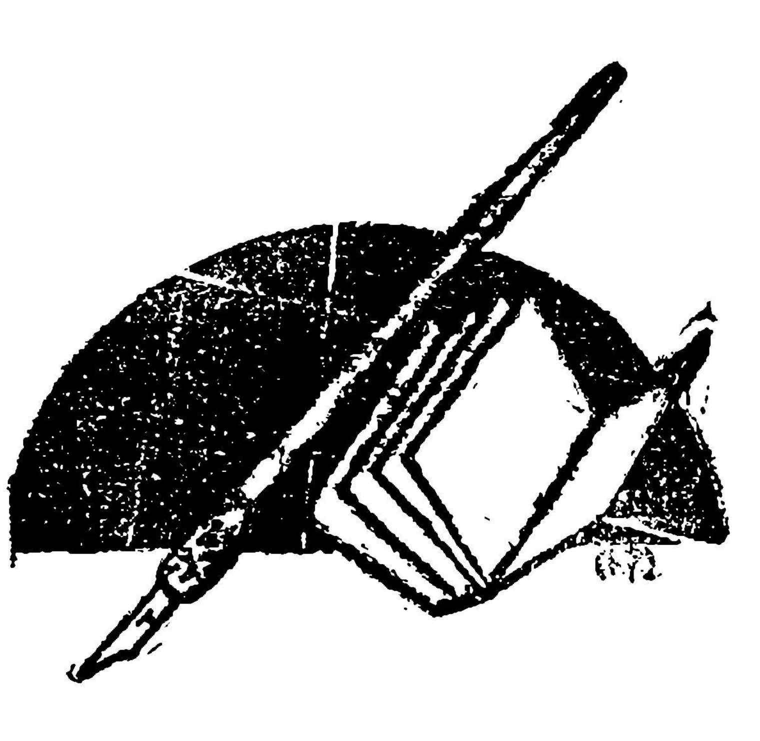
篠園

八月四五六等三日，學良為其先人受弔。某方對此，極為重視。預期派出老外交家前任我國公使某男爵為弔喪大使。（某男爵於前清光緒丁酉戊戌間，即任我國公使，戊戌政變，出梁啓超於險者，即此君也，是時年已七十餘矣，）電由總領事館通知我方。學良聞訊。逆揣其來必有所為。特囑幕僚邀同地方團體代表多人，鄭重討論歷來東北涉外各懸案，如所謂商租權等等，最關重要，預籌對策。屆時某大使翩然蒞止。第一次，於八月六日詣張氏靈前行禮，獻花圈，學良守古禮未出晤。第二次，於八月八日訪學良，致慰問之詞。學良於翌日（九日）答拜謝弔。談次，某大使於各項懸案，未提隻字。惟云南中某領袖，勢將傾覆，萬不足恃。貴我兩方，關係密切，有如唇齒。今以良友之意，特向閣下，致其忠告。願勿追隨南中易幟，貴我兩方幸甚等語。言時態度頗嚴肅。學良笑答之曰。承蒙賜教，感謝之至。貴方誠譬之如良友。但南中政府，則譬之如主人。就理性而論，似當先聽主言，然後容納友見。某大使色微慍，為之再進一解曰。君年尚少。余曾友君之先人，以私交論，即為世誼。仍望君聽余言，未可輕率從事。學良以其輕己也，頗不能忍，率然反詰之。某大使艴然，不歡而散。學良回至私邸。異常憤慨。謂某方欺我甚。誓必易幟。即死於青白幟下，吾亦甘心。遂聲言不願再晤某大使。某方以為此屬於學良個人之偏見。自翌晨起。連日由某總領事出面，分訪奉垣各元老，徵求見。詎各元老均異口同聲，謂吾輩無表示，惟總司令之命是從。步伐極為齊整。某方始知不可侮，翻然謀轉圜之道。特私諸某元老曰。某大使此番銜某總理之唯一使命，即阻止貴方之易幟。今貴方亟亟為此，豈不予某大使以難堪，將何以

完成其使命。請君爲我圖之。某元老答之曰。吾人以此間涉外懸案多。貴方時常催結。以一地方之力，頗難應付。莫若聽命中央，便於統一解決。苟貴方不以懸案相責難者，吾人又何必亟亟於易幟耶。某總領事曰。聆君之言，實獲我心。不知總司令同意君言否。如其同意，願總司令與某大使再謀一面，雙方照此大意，交換談話，此段公案，即作爲了結，君意何如。某元老曰。吾必力陳諸總司令。十二日，學良果再晤某大使一次，交換談話。某大使即以十三日下午離奉。學良初不準備往送。臨時以某元老之言，始派其政務處長某持名刺代表往送。行至中途，軺車已發，追送不及矣。

學良經此壓迫，益務爲易幟之種種準備。九月中旬，努力解決張褚殘部，先肅清內部之反側。繼即改革軍制，廢師存旅，累月而後竣事。密囑被服廠製備青天白日旗幟數千面。於十二月中旬，遣員至關內，購求孫總理像片數十幀。迄二十八日之夜半十二時。始由總司令部分電各機關，速來領取孫像旗幟。公安局亦即傳令各市民領幟。均限於凌晨懸挂。是以二十九日黎明，瀋陽全市，青白旗幟，已迎風招展。殊出某方意料之外。雖欲阻止，而措手已不及。（學良不於十八年元旦易幟，而提前三日，一則使某方猝不及防，二則以猶在十七年年關之內，俾國民政府得於是年完成統一，用意甚深。）是日之晨。學良統率奉吉黑熱四省及哈爾濱特區等長官，在奉天省府大禮堂，（此禮堂爲唐紹儀撫奉時所建，能容數千人。）舉行易幟大典。中央方本仁監誓。東邀各國領事參列。歐美領事悉到，惟某方未到。學良於宣誓畢演說。大旨略云。吾人胡爲而易幟，實法某先進國之所爲。某方初亦由軍閥操權，妨害中央統治，國以積弱。其後軍閥覺悟，奉還大政於中央，立躋富强。吾人今日亦惟不欲分中央之柄，舉政權返還中央，以謀眞正之統一耳。謂非法某方而何。學良此論，誠可謂舌燦蓮花，令對方之有心人，聞而哭笑不得。自是而後，某方對我，漸形尊重，政策亦從而轉變。未幾內閣更迭，溫和派執政。更舍政治之企圖，別趨經濟之途徑。壇坫間得一時小康。苟無民十八九之內爭，中蘇一役之敗衄，國勢蒸蒸日上，彼東北淪亡之慘禍，或不遽見，即未可定。昔人詩云，眼前世事輕消遣，過後思量總可憐。吾人盱衡時局，眞不勝今昔之感矣。

平情而論，張氏父子，以及楊宇霆等。其以前在東北經過之事業，均足表現一種愛國眞誠，對外敢云尙無屈辱，此自不可磨滅之事實。而學良頭腦之明敏，手腕之靈活，詞令之美妙，尤招某方之畏忌。乃至不幸使其負喪失國土之惡名。夫由多方面之環境有以誤之，豈屬其個人之責。吾知千百年後，知人論世，定多同情於其悲境者。吾人據所見聞之史實，表而出之，以待後之董狐有所取資焉。



書評

評『畸人集』

汪華

張天翼著 良友文學叢書特大本之一
二十五年一月二十初版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 八二七頁 價一元八角

如果，有人以：「從一九三三——一九三五年，這三年，在中國文壇上，短篇小說方面，誰貢獻最大？」這問題見詢，那末，我將毫無猶夷地答道：張天翼。

一九一八年，在中國文壇上，出現了魯迅的狂人日記，這，簡直是個奇蹟；一九二一年，依同一個作者之手，又產出了更深刻，一直掘發到人類根性的深處，而技巧，也更加完備的阿Q正傳。此後，一直到一九二八，這其間，由五四運動的末稍，經過五卅慘案，一直到國民革命軍北伐，這六七年內雖然有小說月報，創造，奔流，現代小說，拓荒者，……等等文藝刊物的，相繼地或同時地出現，使中國文壇的基礎，漸漸明晰，漸漸確定了。而在作品一方面呢，（我的意思是指短篇小說。）固然，有很多，也不失為有價值有意義之作；（如魯迅及矛盾為良友公司出版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及二集所選之幾十篇作品，就是其中的一部份。）而究其實，能具有一種獨立的作風，和較大的價值，可代表中國文壇的進一步發展的，恐怕是：連一篇也沒有。茅盾的長篇小說三部曲，於革命高潮剛過去的一九二八年出現，這，無論在作風方面，無論在取題方面，總代表了一種有意義的進步；牠的影響；立刻就及到整個文壇，尤其是短篇小說方面。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上，開始了特種蕭條，和深刻的經濟恐慌以來，整個的世界，全體的人類，立即毫無例外地，捲進了苦悶的漩渦；而尤其，在次殖民地的中國，則更是農村破產，都市不景氣，帝國主義的加緊進攻，大批知識份子的失業，……等等現象，像一陣暴雨似的，一齊落下來了。那末，在這具有幾千年歷史的，古中國的人們方面，發生了一些什麼反應呢，給與了一些現象及心理的描繪的，是茅盾的春蠶，林家舖子右第二章（尤其是長篇小說的子夜）。等等……而能如王任叔先生在去年那篇現代中國小說動向的蠡測裏所說，用一種「在集體的描寫法中，用建築學的手法，將這些人物立體地站起來，成為一個活動的人物」者，在我個人私見，則這方面的成就，毫向猶夷地，要首推張天翼。

把握了客觀的現實，體諒了各色各樣人的心靈，融化起來，組合起來，而活生生地，創出了各種典型的人物，赤裸裸地，暴露了社會機構的內容；借各種典型人物的活動，來暴露社會，由社會一切機構上，去發現個人。——有着這樣企圖，而且，相當地成功了的，是：張天翼。

在技巧上說，如果現象和心理的連帶描繪，是高級的；那末，把現象和心理融成一片，而有機體地去創造個性，去發展情節，則更加是又高一級。後者比前者，從讀者方面，可發生更大的藝術效果：單是使讀者感動，使讀者共鳴，僅有前者，已經够了；然而，要想使讀者能沉入其中，發生一種潛移默化的教育效果的話，那末，非有後者這樣技巧，是不行的。

然而，在作品整個價值方面，比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篇，固然比不上，即使和茅盾的春蠶林家舖子子夜等篇比起來，張天翼的作品，還是沒有那樣偉大的。這原因，就拿收在畸人集裏的這二十四篇來看，我以爲，那是由於下列兩個缺陷——

（一）表現在作品裏思想，沒有固定的傾向。——這所謂「傾向」，當然不是時下流行的「左傾」或「右傾」；而是，作者所付予作品的一種有力量的情緒；借此情緒，以推動讀者向某一方面去。張天翼的作品裏，大都缺少這種情緒。而，這種情緒的缺少，單說是由於作者手法太客觀，那是錯誤的；我們必須認定：這實在由於表現在作品裏的思想，沒有固定的傾向。縱使作者本身思想很透澈，而沒有在作品裏表現出來，乃是顯然的事。——至少，也沒表現充分得發生一種情緒的力量。我們就以選在這畸人集裏的第一篇畸人手記爲例，這個主人公「畸人」沒落的悲哀，表現得可算是逼眞。但是，他沒有出死力掙扎，他不過只悲惱；那對面代表另一些更前進的青年的「季良」，「繁弟」，「四妹」等，對於這位沒落的老哥，也並沒有對以更嚴峻的批駁態度，只不過傲慢的看不起而已。那些代表更老一輩，然而在事故上却更厲害一點的「三叔」，「三嬸」，「大舅」，「姑媽」，「華老五」等人，對於這位始則反抗老輩，現在碰了壁，回來投降他們的「畸人」，也沒有用出更露骨的態度。總之，這三種典型人物的特性，表現得實在不很堅强，是以，在他們三者互相磨擦時，也就產生不出什麼强烈的情緒。因而，一種悲愴的情緒，就籠罩了全篇，而積極的社會意義，却很小很小。拿這些和魯迅的狂人日記裏的「狂人」，「趙貴翁」，「大哥」，「陳老五」等人一比；則那一篇比較明確，比較潑辣，比較深刻，比較偉大，是一望而知的。魯迅在狂人日記裏，要表現的思想傾向，是什麼，對讀者，是極其明顯的；張天翼在畸人手記裏，所要表現的思想傾向，是什麼呢？對讀者，却模糊得很了。嚴格地說，作者自己，怕也沒有什麼要表現的思想傾向吧。所以，狂人日記能成爲一時傑作；畸人手記呢，却不免要遜色一點了。

在這本畸人集中，除去仇恨，麵包線，路，二十一個，蜜蜂，菩薩的威力，（在文學季刊發表時，題曰：菩薩也管不了了。）等篇中，有幾個主人公略帶强烈的傾向外，其他十多篇裏，那些出現的人物，未免傾向太模糊一點了。

（二）聯帶而來的，是態度的不嚴肅。——也許正因爲沒有思想上的强烈傾向，也許因爲作者太聰明，人世的一切，全都看得透亮的原故，所以，對於所描寫的一切人物，常常會取着不必要的嘲笑態度。有時，在一種極緊張的場面下，讀者們的心情，也正緊張時，而作者，却忽然來了句嘲

弄的話。這，令讀者們，忽然舒了一口氣：「原來不過是作者在嘲弄一個人！」由以前情節而收的藝術效果，到這裏，完全崩潰個乾淨。尤其，在語氣裏，處處總有種嘲弄的意味，如：「這個脚色」「那個傢伙」「我們這位」……………等等，對於作品的藝術的效果，實在是很大的妨害。而不幸的是，在畸人集中的這些作品裏，除去幾篇例外，其他，則很多發現有這樣的語氣。

魯迅的筆下，有時，也會寫出諷刺的語氣，但不同的，是：魯迅的立足點，是社會，諷刺的對象，是有社會意義的事物，或動態，而張天翼的嘲弄對象，却往往是沒有社會意義的個人瑣碎動態。所以呢，前者是苦辣有意味的：後者不過是輕鬆的發發笑而已。

張天翼先生如果用嚴肅的態度，和沉重的語氣，去寫這些作品時，我想，那效果，一定是要大多了。

畸人集裏，一共有二十四篇作品，這裏面，除荊野先生（在奔流發表時，名曰：從空虛到充實）取題是國民革命軍北伐前，鬼土日記取題別致，而外，皆是從現實社會裏，取出的，活生生的資料。從這裏，我們可以窺看時代的脈膊，明瞭了：古中國裏，在一種什麼社會之下，有些什麼樣的人們，在怎樣的活動。

具體地說，菩薩的威力所寫的，是一九三一年大水災，一九三三年「穀賤傷農，」—一九三五年大水災以來的，中國農村擾動的，最鮮明，最富刺激性的題料，畸人手記，則差不多是一九三五年起，一些沒落的知識份子才有悲哀。蜜蜂呢，這却是一篇可以不朽的兒童文學作品，牠的不朽，是建在牠那獨特的作風上，逼眞的語氣上，以及牠深刻的意義上：牠教兒童反抗，爭生存，而且是集團地！我再說一遍：這是一篇不朽的兒童文學傑作！

× × × × ×

可是，張天翼對中國文壇最大的貢獻仍然是在他的作品中的技巧。

這兩三年來，張天翼的作品，以什麼影響到中國整個文壇，提供有價值的貢獻，而代表一種劃時代的進步呢？那末，與其說是由於其表現在作品中的內容，不如說是其施用在作品中的技巧。

從取題起，看法，剪裁法，……一直到完成，全守着嚴格的寫實主義。——這是貢獻之一。

爲藝術而藝術的理論，是過去了。浪漫主義，自然主義，以及一切世紀末的五光十色的主義，總過去了。幼稚的理論，不得不讓進步的理論來代替。病態的理論，不得不讓健全的來代替。形而上的概念式的理論，也不得不讓極科學的來代替。人類文明進化到現階段，在文藝上，必然的，只有這個主義可以建立起來：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

這理論，在中國被討論，被接受，也不止是最近；而能在作品裏實踐的，則張天翼在中國這羣作家裏，却是最嚴格，而且有較大收穫的一個。

在別人，一個概念，可以敷飾成一篇小說；一個靈感，也可以敘寫成一篇小說；但張天翼却不同：他從現實社會捜題料，由題料裏求結論，再用這結論去剪裁小說的內容。（不管在他作品產生過程上，是否眞是這樣的程序，但我們讀他的作品時，却不得不這麼相信。）就以這畸人集裏二十四篇作品說，每一篇作品裏，總有他的一個結論，對不對，那是另一問題；明確呢，總是很明確的。

累贅的環境描寫，在張天翼這些作品裏，是沒有的。故事的進行中，

忽然插上一大段常常被讀者們跳過去不讀的，沉悶的心理敍述，也沒有的。就連主人公個性的敍述，也不常有。張天翼的作品裏，只有故事情節的進展。在這進展中，却混溶了環境，氛圍，主人公的個性，與夫心理上的各種狀態。

不過，「情節」的進展，和許多事件連在一塊，這兩件事，却應該嚴格分別：前者，是事件有機地發展，後者，是事件無機地牽在一塊。前者，往往是事件單純，而情節多；後者，則往往事件雜亂，而無所謂情節。在這畸人集的二十幾篇作品裏，除鬼土日記外，即連一九二四——一九三四，這樣長時期故事的情節的中心，也只有一個：即是說，一個事件。

在技巧上，張天翼先生的第二個貢獻，是對話的靈活，詞句的簡練以及標點符號運用的神妙。

我們並不是形式主義者，不必從形式上去發現一篇作品的價值；牠的價值，當然要從內容去求。進一步說，牠的形式，也是受牠內容決定的。可是，形式是傳達內容的工具。尤其，像張天翼作品裏，那靈活的對話，簡練的詞句，對於作品內容的傳達，確實是到了可收絕大效果的地步。我們讀他的作品，簡直連一句話一個字也不能放鬆的。

標點符號的運用，有時，替作品傳出了一種用文字所傳不出的意味，有時，生出了一種文字所生不出的力量。尤其，以「——」號，「：」號，這兩種，在張天翼作品裏，簡直運用到了神化的地步。這些例子，要舉起來，實在是舉不勝舉。我們可以簡單地說：標點符號，在張天翼作品裏，簡直是，與文字是不能分開的。

在張天翼的作品裏，標點符號發生了，在以前一切作品裏，所從沒有發生過的作用和力量。

× × × × ×

上面這兩種貢獻，在近二年來的中國文壇上，曾收穫了宏大的效果。手法，因此受到改變；作風，因此受到影響；字句結構，因此受到磨鍊；標點符號的用處，多了起來；中國文字工具的內容，豐富了起來。——這些這些，其作用和影響之大，的確是普及到中國的整個文壇。

× × × × ×

在這畸人集裏，應當特殊提出來說的，是搬家後和蜜蜂這兩篇兒童文學作品。

蜜蜂的寫成和出現，是在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三年之交。這出現，不獨給讀者一個嶄新的感動，給文藝（尤其是小說）。作家們開拓了活動的境域；其最有意義的處所，却在於其創出了活潑進取，然而又嚴肅堅强的，偉大的兒童典型。這篇作品，對於兒童們，實具有超過教育以上的深刻意義。

在蜜蜂前，中國文藝作品裏兒童地位很少；縱偶爾有，也往往被視爲應該受成年人們（如家長，先生……之類）。庇護，甚至管束；當他們爲弱不禁風的小草般的，無論怎樣，不使他們與社會面對面。最糟糕的。這些作家們，往往把自已由生活線上失敗後，所得的溫良的哲學，一古腦兒地，擺出付可憐的面孔，尾尾地向兒童們說起教來。兒童們被輕視了，被毒害了！

其實呢，生活就是鬥爭。縱使兒童們，想掩蓋起來，不與社會面對面，也是不可能的幻想。在蜜蜂裏，作者却不獨使兒童面對現實，從而，更創出了前進的，新時代的兒童形像。從蜜蜂出現後，在中國文壇上，以兒童爲主人公的作品，突然多了起來。但據我見及的說，能超過蜜蜂的，還沒有一篇。即使用張天翼自已底另外幾篇，如巧格力及這裏所收的這篇搬家後去比，也還是趕不上。

搬家後不及蜜蜂，其原因，不獨在文字形式上，技巧手法上，而最主要的，還是在作品的內容上。——更具體地說，是在於主人公的個性上，在於鬥爭的方法上，在於社會意義上。

新時代的前進兒童，他們應該是潑辣勇敢，同時也應該嚴肅而富於集團性，光是脾氣「雜毛」，生性激烈，那祇是個人主義的劣根性而已。搬家後裏的大坤，要是和蜜蜂裏的黑牛一比，那末，很顯然：前者祇不過是一個富有流氓氣的，舊時代的倔強兒童；後者；才是新時代兒童陣中，偉大的鬥爭者。

兒童與成年人，同是人類。可是，在原始意義上，兒童到底具有兒童的特殊處所。把他們也照成年人樣的，那麼描寫起來，是不正確的。兒童們，有他們爭生存的特殊方式。在蜜蜂裏，我們見到了種種特殊的，然而「符合現實的活動方式；在搬家後裏，却祇有很少一點，就連這一點，也祇硬揷在種種成年人樣的舉動裏去的。這是極不自然的硬揷，而不能像蜜蜂那樣徹頭徹尾地融成一片。

蜜蜂裏所寫的，是一個富於社會意義的事件。雖然分出許多情節；可是，情節與情節之間，有符合現實的必然性在聯貫着。搬家後呢，那些個情節與情節之間的必然性，却比較薄弱得多。即是說，前者，是現實社會裏，常會發生的事實，而且，必然會那樣發展下去的，尤其，在那樣事實下，那些主人公的動作，也全是有着必然性的，後者，那些事實，是偶然採來，而不是發展出來的，在那些事實下的主人公動作呢，也是偶然的，而沒有什麼大的必然性。所以說，蜜蜂比搬家後，社會意義要大得多。

× × × ×

時代英雄與考少無敗，是兩篇戲劇。據張先生自序裏說，是他的「試作」。「不知道到底成不成個名堂」，但因爲，「要是扔掉，自已究竟有點捨不得」，所以，「讓牠貼在這裏拉倒了」呢，「媽媽糊糊」吧。

其實，那是張先生的自謙，說是，「不知道到底成不成個名堂。」在這兩篇戲劇裏，張先生應用他那過人的暴露才能，與夫尖刻的嘲弄本領，把那些藏在堂皇的假面具下，活動着的，脚色的醜面孔，毫不留情地剝出來了。這些事，這些脚色，在現實社會裏，自然很不少，然而，像張先生所描寫的，那麼自打自招，當揚出醜，未免過火一點：眞的人，絕不會那麼簡單老寔。離現實遠幾分，牠的社會意義也就減幾分了。

讀這兩篇戲劇的時候，令人很容易想到莫里哀的一些諷刺的作品，不知道是不是也如莫里哀的作品一樣，祇宜於在台上演給人們聽，而不宜於給人們當成文學作品讀。

誇張的場面，在舞台上，有時會收到意外的成功。這兩篇作品，如果搬到舞台上去演，不知效果怎麼樣，僅論當成文學作品讀，除掉令人發鬆要笑外，實沒有什麼深刻意義。

然而，在近年來，中國風靡着一些沉重的戲劇作品時，這兩篇作品，似乎倒可獨竪一幟，而有牠的特殊意義。

× × × × ×

對於張天翼先生的作品，兩年來，老是想把我自已的一點淺薄的意見寫出來。去年，新中華文學專號上，有顧仲彝先生的一篇張天翼的短篇小說，文學季刊一卷三期上，又有一篇胡豐先生的張天翼論。可是，這兩位先生所說，仍是不能謚我的意見；有些地方，還使我不能同意。這回，受了這本畸人集出版的刺激，不禁手又癢了，拉拉雜雜地就寫了起來。意見呢，還沒有說得完：然而已經够冗長的了，就此打住吧。

這本畸人集裏，共收作品二十四篇：除兩篇戲劇外，那二十二篇，全是小說。——有長篇，有中篇，也有短篇，編排次序，擬張天翼先生自序說，「多半是照寫成的年次排列——早點的給擺在後面。」可是，我以爲，最好是照作風和題料的標準排：屬於前些時的就擺後面。所以，荊野先生鬼土日記等篇，應當排到後面去，而蜜蜂和菩薩的威力，却似乎應當提到前面來。

從張天翼先生成名之作，一直到最近作品，大部份傑作，全收在這集子裏了。裝訂，印刷，以及定價，全都看出良友公司的努力。這種爲文學努力的成績，是值得重視和稱讚的。

據預告，文學叢書另一種特大本，是沈從文先生的小說集。我們期待着有更加良好的成績表現出來。

「谷」

張亞藍

蘆焚作
二十五年五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一八七頁　價三角

我們對於一篇腔調新鮮的好作品，是輕易不肯丟拋在記憶以外。此刻我們猶記得出現在一九三二年文壇上作者的「請愿正篇」。(註)那是以硬直的炭畫的筆觸，速寫枯幹樣，寫出時代的騷動。在那篇裏，作者告訴人：他有一枝運用自如的筆，擅長刻畫大地上的風景線。

後來陸續見到他的作品，有的作風淸澀，極善運用吝嗇文字的手腕，達到彌增文字珍貴度的境界。與廢名君是那麼有着若干相似處。但在這裏面尋不出時代的踪影，距離「現實」尙遠。

尋出表現在「請願正篇」的藝術，魄力，以及「時代」，「人類命運」給於作者的暗示，我們得翻看「谷」。

「谷」是作者不平常開端的延長線的軌迹，同時，更隱隱的指示出作者有一個眩目遼遠的前途。

除非是精神上有異態，即便不是敏感的人，眼前這時代，與環境的兩根針，也會叫他有了「分外的淸醒」的。同時，他還會體察出這世界的「不合理」化，日日增高深度。基於這一點，近年來我們文壇上，是有多少作者有意的放棄了自己身邊瑣碎，透出情感的漩渦，而企望對時代背景有所暴露，對人間的畸形有所揭示了。暗地裏，朝着一個理想漸漸逼近。這樣的作品，每每是文藝製作裏的一宗燦爛，但相反的，往往只是一塊只有硬度沒有光澤的頑石。這差異，便在「中心思想」上曾否附麗上「藝術」分。一個忠實於「文藝」的人，他不肯將赤裸裸的事實拿給人看，他懂得那會是像拿把乾枝扯着叫人瞧，一樣乏味的事。爲了有動人的效果，他在事實外，更借重「筆墨花樣」，「外表裝飾」了。在此，我們可以說「谷」的作者蘆焚君便是不止深知這一點，並且是會運用這「深知」到作品上的人。

這集子裏包含七篇小說。由於作者對「今時」「此地」，以及「人間」的理解，題材大半是表現憤慨，哀傷的故事。

題目成爲集子名的，是那篇「谷」。深的山「谷」，象徵着陷落人的處所。是以採礦公司立的學校教員黃國俊爲主要角色，以他的動作爲線索，牽動故事的進行。中間插入流氓型的白貫三襯托出被陷落在谷底的洪匡成的不幸。故事只是用黃國俊的動作綴續而成：——他拜訪洪匡成的家——以後由往訪知道洪匡成因鼓動工潮被捕——他企圖從帝國主義者手中救出朋友——最後明白奔走是不中用了。故事本身，並沒有昇沈不自然的調子存

在，也沒突兀可尋。但故事本身的完美，並不能完成了作品本身的完美。主要的，還是在故事能對「作者的觀念」充分發揮，亦即主題在開展上，得使題目具體化。作者在本篇中企圖寫出帝國資本主義者，剝噬人的兇惡，但因為不會從正面着筆，是了「空」的狀態。讀者對事實本身感到朦朧，對「被害者」洪臣成感到渺茫。以致減少了作者觀念在讀者心上的滲透性。但在文字的渲染上說，這篇是有着不可抹殺的成功的：用風與雪製造着文章的雰圍，象徵着主角黯淡憤懣的心境。我們可以說：文字方面的技巧，已彌補了這作品本身的缺陷。

我個人特別愛讀的是雨落篇和過嶺記。啞歌，人下人，也是擁有着絕大撼動人力量的好作品。

雨落着，湫隘的籠裏幽囚着憤怒的人，他用指爪在墻上寫：世界前進吧！……被拉出去了，用槍彈決定他的命運，一個憲兵，守望着他，將這人「生的終結」與兒子的「生的開始」連綴在一起，他哀哀的嘆息着：「一個人……一個人……。」全篇是籠罩在詩的，夢的，感傷而憤慨的調子裏，作者幾乎是咬着牙齒，飲忍着心上劇痛寫出來的。他懂得如何節制情感的泛濫，不歌哭，也不嘆息，只利用憲兵心理的變化，——由對「生」的喜悅，想到「生命的脆弱」，未測的奔險，而感到命運的難以估計。作者的情感，是經過了「化裝」了的。他將心上的憤慨，寓寄在憲兵的靈魂裏，而用那微妙的心理動態使故事演出了。作者在利用文字的姿態，輔佐內容上，是達到「頂點的成功」。用一種纖細幾看到雨絲的筆觸，處理題材，在一種纖細的情感裏，深浸着嚴重性。

能揮動着筆，在紙上塗繪大幅的荒野景色，却不以那顏料的堆積，防礙了故事本身的進行，顯得遲滯，或是呆板；在畫面點綴上與背景極其諧和的人物，用人物的情感以及動作，增添身畔景物的生命。這宗工作，很少有人試驗過，試驗了而且成功了的，是寫過嶺記的蘆焚君。他利用斷碎的經驗，鋪排成他胸中一個宇宙。却挑選着一老兵及一個村野年輕人，鑲嵌在裏面。作者對他的篇中人物，存了那麼多的溫愛，時時由舉動以及言語，說明了篇中人物的可愛處。年輕的小茨兒，天真，粗野，退伍的兵士則多人生經驗，並多感情。分手時，小茨兒是唱着翻過嶺去，兵士眼睛裏噙着淚結束了這僅僅幾日的伴行。人物寫得與背景諧調，人物的情感寫得自然，但讀這篇，我們不可以忽略了那大塊的天與地，亂石和蔓草。

自敵人將殘酷的斧鉞加到我們的頸上，是有無數的作者，用筆作刻劃他的憤怒激情的工具了。有的按不住心上火燄，從紙面上透露出心臟爆裂的聲嚮，但當一腔憤怒純粹變做呼喊的時候，藝術的效率，也隨着那音聲高度而逐漸低減了。大鑼大鼓會震痛人的耳鼓，但情感彌留在心上的時間，却不如一個中音的告訴來得長。為了這，我們願意推開口號文學，而看「啞歌」。啞歌，是寫一宗復仇的「期待」。用敵人的蠻態，使這「期待」情緒高漲。「期待」變成「焦灼」，在篇尾，我們的心上也感染到那焦急了。作者用耳邊敵人嚦啞的歌，與人們心上「銅樣的」勇士小曲伴奏，還複音的歌，收到絕大的藝術效果，給平靜的心，加雙重刑罰，使作品本身具有的感人力，達到最高度。

一個藝術者，他儘不必到刑場上，戰場上，去挑選人生最慘酷的場面。他能從平凡裏發現悲劇，這悲劇是真正有着代表性，普遍性的。我們愛讀這集子最後的那篇「人下人」，便因為它是這樣的一齣劇。年老的叉頭，委屈的看守着主人的田園，承受着村人「奴才」的稱號，最後他被迫低頭扭當起偷樹的罪名，悄悄的逃出這愁苦的地域了。在篇中的最後老實的叉頭說：「撒手，就說是我偷的呀，撒手！」真正的偷樹賊范七，却向人丟眼風：「拿賊捉贓」。「不能讓他跑了呀！」這對話，增加了全篇的劇力，作者用一種幾乎哽咽的調子，述說着老叉頭的不幸。氤氳在全篇，是一種低氣壓，處處有澀苦，有憂鬱，用寂寞的園林，陪襯人物的寂寞。

其餘兩篇「頭」的結構稍覺鬆散，「一日間」則以有點悠閑的筆寫作者對麻痺了的人的嘲笑。

作者的筆，在另一方面，又是詩的，集子中時時出現着有光澤的詩一樣的句子。「間或有一片雲滑過，也是透亮那麼薄，像誰在藍水晶盤上呵了一口氣，不久便消失了。」這樣玲瓏晶瑩的句子，在集子中俯拾皆是。我們拿「谷」來當小說讀，同樣的，也不可忽視了作者這文字的技巧」。

最近羅馬女子的最時髦服裝，是將亞比西列亞的地圖，印在衣服上面，並且各大城市的名字，也都註了出來，使人看見了，非常觸目驚心。

△ △ △ △ △ △

布爾加列亞的 Kula 地方，有一位年已一百零二歲的老頭子，最近想要一位年青的女子爲妻，他雖然結過四次婚，但是他的體力精力，還和年青的人一樣。照他這樣子，還可再活一百歲。

△ △ △ △ △ △

在 Cairo 地方，有一個埃及少年同一個女人在汽車裏接吻，被馬路上巡警看見了，立刻將他們提將官裏去，結果被罰了兩鎊，才算完事。

△ △ △ △ △ △

兩個警察押一個犯人名叫『Robert Doig的，乘火車由 Germiston 到 Cape Town。夜半，那個犯人不知怎麼將一個警察的褲子偷了去，藉此逃脫。結果，那個犯人第二天雖然重行被捕，但是已造一個絕大的笑話。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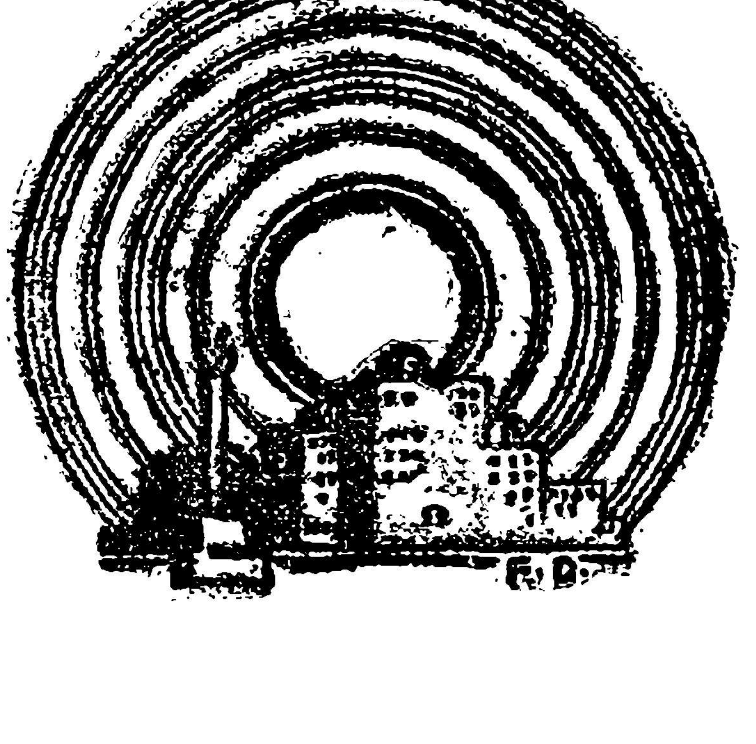
在 Namur 左近的 Spy 地方，有一對男女在教堂裏結婚，當牧師問新娘道：『你願意同這個人結婚嗎？』『不願意』新娘子高聲的回答着。新郎及兩旁的家庭及來賓等，都爲之驚異不置。牧師恐怕自已耳朶聽錯了，又重行問了一次，新娘的回答，還是一樣。結果，大家祇得不歡而散。

△ △ △ △ △ △

澳洲的維多利亞地方，有一天忽然有人遺下一個小孩子在火車上，鐵路當局，祇得將他送交『遺物招領處』去。直到現在，還沒有人來認領。照章程凡過期無人認領的東西，都要拍賣，這個問題，倒把鐵路當局給難住了。

△ △ △ △ △ △

靠近 Belgrade 的地方有一位郵政局局長，祇有一個小兒子，在學校裏讀書。每天晚上，這位局長必定用電話詢問他兒子的功課，如有不懂的地方，就在電話裏講給他聽，他的朋友，都叫他是『電話學校』教師。



外論介紹

日人眼中之中日關係

岡部三郎著

日本「外交時報」七月十五日出版

中日兩國的現勢，接觸而非常複雜，一方有高唱親善的中日貿易協會，而另一方又有阻止日貨輸入的關稅壁壘，這實在是矛盾脫軌的狀態。日本的極端論者，有謂中日兩國，尙爲交戰關係，因爲鬥爭的重大原因尙未消除，所以至少仍在精神交戰的狀態中，如不將衝突的根本原因除去，兩國國交決難恢復常態。

然則根本原因是什麼？一句話說，就是在中國尙未確認日本是東亞的安定勢力。「安定勢力」這個成語，在中國解作霸權的意思，而日本則解爲王道精神。立於平等主義之國與國間，要想彼方承認此方的優越，是不容易的。何況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其人民的矜持心，決不亞於日本民族，當然不易承認日本之優越權，僅是物質文明，尤其只是有錢有力，決不能得到精神上衷心敬愛的。而日本則認不承認日本爲東亞安定勢力的他國人民爲頑梗，而加以敵視，甚至還想用武力强迫其承認，這種强賣王道，決不是王道，中國對於日本所抱的重大疑惑，就是認爲日本有侵略領土的野心，這是數十年來，中國反抗日本之爲東亞安定勢力的原因。日俄戰後，九一八事變後，暨華北工作，中國與各國，皆認日本的行動爲侵略行爲，大感威脅，而興奮而反抗，這是將安定力與侵略與霸權混爲一談而生的。但日本人民中，也有同樣的思想之混同，這是不容忽視的。如浪人等之跋扈跳梁，運賣違禁物品，此實妨害日本深遠目的之安定力的樹立。

日本在華北工作的中心點是駐屯軍，而駐屯軍本來的使命，不過是消極的保護僑民，現在因帶了謀中日「滿」協調的所謂華北工作的新任務，自然變爲積極的活動，但是除了保護北平與海口的自由交通而外，在法律上並未有明確規定的活動範圍，即在條約上並無權限。中日兩國在實質上，雖仍在交戰狀態中，但名義上仍爲友好關係，故仍應尊重條約。本來要想在現行條約上求華北工作權限的法律根據，是很困難的，不過是在所謂王道精神之下而活動，故不能因他人之批評而變更，但是實際運用上，仍要躬自反省，極力警戒，因自信爲神聖行爲，不許他人批評，往往將有狂

人出現的。

日本過去的對華外交，總有二重外交的非難，但是現已一元化了，今後日本的外交機關，必能消化軍部的意見，而代表包容軍部的不動之國策，日本外交旗幟現既鮮明，則中國亦易知所去就了。

至於華北之走私問題，不限於華北，即廣東福建等處，皆有走私的事實，在日本方面，不特說這不是走私，並進而謂是合法的脫稅，這也是強辯，反使各國受其刺戟，而致問題解決困難。

由中國人士看來，總覺日本抱有領土侵略的野心，故不惜假藉外力以驅逐日本，如欲避免中俄提携的危機，則應設法氷釋中國的誤解，速爲恢復兩國國交的常道，相互提携以備東亞的危難，確保東亞的和平，此實兩國當務之急。日本當然應極力要求中國方面的覺醒，但是日本人也要易地而處，嚴自反省，以表示求同情的解決之襟胸。改善中日國交，必先一掃中國人懷疑日本爲侵略主義的心理。如仍爲現在內心的敵視，則決難使中國承認日本爲東亞之安定勢力的。

現在因世界之國際關係，使中國對日抱不即不離的曖昧態度，這種遷延政策，將來恐怕要變的，所以日本有一部分人，主張即時開戰說。但是中國的識者中，也有作下述的想法的：如日本眞無侵略意思，則願衷心與日提携，以謀東亞之安定。日本之所以未取斷然態度者，實因穩健論者得到勝利。如中國的態度，再不明白表示，仍取遷延政策，則日本的國論，必將向其應走之當然的方面爆發的。所以中日兩國此時，應速謀脫出精神的交戰狀態，而向東亞安定之共同目的邁進。（子修）

廣田的第三原則

Edgar Snow著

Mr, Hirota's Third Point

Foreign Affairs, July, 1936

中日危機中有一個關係中國命運的觀念，需要加以詳細考察，那就是反共問題。日本雖時常表示對於防共願與南京成立諒解，實行合作，但直至去秋，共同防共，始成爲日本對華政策的一部分。廣田任外相時，曾發表對華外交三原則如下：㈠中國放棄以夷制夷政策，誠意與日本合作。㈡承認滿洲國。㈢共同防共。照東方的外交傳統來說，最後一項意義特別重大。其他兩點只是陪襯。沒有第三項其他兩項甚難實現。赤化在中國之潛在勢力及其與蘇俄之接近，實爲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之一重大障碍。承認滿洲國及中日滿經濟合作，當中日談判達到緊急關頭時，或許聽不見再提及了，日本堅持的在于第三點。這第三點是日本軍人的意思。有田就任外相時，寺內在廣田內閣就職時及土肥原在北平皆曾發表聲明，申述中日應當諒解共同防共。松室在北平也聲明過，日本不惜以任何代價，任何犧牲，將中國由赤化橫流中挽救出來。由這些聲明中可以看出日本軍人在中國的動向了。他們認爲這個原則使支配南京的人與他們階級利害一致。如善用之，㈠可以解決蘇俄向新疆及外蒙的侵入，㈡可以達到中日滿政治經濟軍事的合作，㈢可以不引起國際糾紛，日本即成功了中國的太上政府。日人要使防共協定包括下列幾點，日本軍隊可以合法的調往中國通都大邑及要塞地點，聘任日本軍事專家顧問，購買日本軍火。無論此種協定爲口頭

的或紙面的。日本將用作根據使中國共同準備對俄戰爭。日本首先要向中國西北集中大軍，建築空軍根據地，向外蒙南部及新疆東部推進。俄蒙互助協定成立之後，此種準備，更為需要。如果中國空軍能供日本指揮，空軍根據可用以襲擊西伯利亞工廠及交通，蘇俄在遠東之戰鬥力將大受打擊。在經濟方面，防共協定亦與日本大有利益。日本可借巨欵與南京，從事建築，肅清殘匪，而以中國之煤鐵押與日本。這可實現天羽聲明，排斥西方各國在華的經濟勢力。中日滿之經濟關係自行密切。文化方面可以防止危險思想在中國之傳佈。如果中日成立防共協定，中國在國際之地位將大為改觀。日本如與第三國衝突時，中國之手實際全被束縛了。西方各國對於南京之同情，亦將消逝。

如果中國共黨眞是殺人不眨眼的土匪，而不能代表中國民衆的政治志願，中國接受這第三原則，作為一種策略，可以不致發生嚴重的後果。如果中國當局能鞏固其統率力，持某種理由，希望世界大局有若干變遷，乘機伺變，應付日本，但其困難亦甚顯著，暫時屈服所得到的策略上的利益，恐怕抵不過目前的士氣上的重大損失。中國共黨勢力未可漠視，他們高揭抗日旗號，眞意是否如此，固不可知，但他們對日作戰，沒有損失，而有世界社會主義者勝利的希望。中國軍閥對日作戰只有損失，所贏得的只是歷史上的光榮。南京政府目前如何決擇，實為一重大問題。(季廉)

西班牙將為蘇俄第二？ G. Creton 著

Will Spain Follow Russia?

The Contemporary Revew, July, 1936

西班牙始終在騷亂中過生活，最近且發生右派和軍隊反抗政府的大叛亂。許多人都認為，今日的西班牙頗似一九一四年的帝俄，所以西班牙有繼蘇俄之後，變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可能。在本報二十六期中，曾介紹過美國名記者斐雪爾的文章，現在再看一位英國學者的觀察。

作者說，社會革命的發生不是武裝準備好了才爆發的，它的種子是深深的種在一個民族的社會機構裏，而這社會機構是由許多自然環境，經過多少年的歷史而形成的。試將今日的西班牙和一九一四年的俄國作一比較。在經濟上，西班牙正是俄國的縮小，土地廣大，農業是社會經濟的基礎。牠的土地，除了沿海地方，大半是貧瘠的；要增加它的生產力，必須大規模的耕植和灌溉的方法，這決不是地主私人所辦得到的。牠的農業很難能養活全國人口，但全國人口有百分之七十都倚賴農業為生，這個數目比俄國的數目只少百分之十。其中大多數是受大地主的雇傭，他們的生活狀況不大像歐洲其他農民的生活狀況，而像中古時代的農奴。同時因交通工具的缺乏，各省形成孤立和割據的形勢。大多數農民永不能到作全國貿易中心的市場裏去，結果農產品不易流通，市場全由少數豪商把持。這種情形和一九一四年的俄國完全相同。所以作者說，在今日西班牙和在當時俄國一樣，解決農業問題的方法只有實行公共耕作，與國家統制物價，運輸和生產方法。

至於西班牙的工業只限於有限的一點地方，不能供給本國市場的需要，而大半又在外國資本統制之下。西班牙的工人的生活方式，和農民的完全不同。他們有二十世紀的頭腦，他們沒有經過長工業者的階段，也未受過自由民治學說的訓練。在這點上，西班牙和帝俄的工人是都相似的。

西班牙和西歐諸國還有一個大大不同之點，就是他的中等階級的勢力是非常微弱的。原因大約有二：一，十九世紀時多數最活動的農民都到美洲了；二，二十世紀時，一部分農民又走進工廠。其餘的農民，則生活狀況非常惡劣，貧富懸隔太甚，沒有一個中間階級可以調和貧富兩極端。所以今日西班牙除了加泰隆尼亞，巴斯克兩省外，所謂中等階級簡直沒有力量。在資本家地主對無產階級的鬥爭中，他們是被拋開了。

因為沒有強有力的中等階級，所以西班牙和俄國一樣，沒有自由民治的革命。俄國是縱封建寡頭政治一跳跳到共產主義，西班牙大概也是這樣。西班牙現政府決不是一個自由民治的政府，而西班牙人的工人也不會支持違反無產階級利益的政府。此外加泰隆尼亞等省的自治運動，也助長共產主義的威焰。

那麼西班牙是否將為蘇俄第二呢？作者說，只有對外發生戰爭，或來一個極大的經濟恐慌，才會使社會革命有成功的機會，理由是一，西班牙工人的生活狀況還未像一九一四年俄國工人生活那樣惡劣，領袖不能驅使工人革命，只有飢餓和全國經濟破產才能驅使工人動起來；二，西班牙的軍隊除了一部分砲兵和空軍之外，都是反動的。他們豐衣足食，當然不能和打得狼狽不堪，從戰場退下的俄國軍隊相比。我們從最近西班牙軍隊的叛變，證明作者的意見是正確的。（牽生）

窮困的西班牙

Frederick T. Birchall著

Poverty Causes Spain's Ills

New York Times, June 28, 1936

吾人試溯西班牙政治多難之來源，當知其大部由於經濟的疾病。倘能將西班牙民眾情形加以改善，則其政治上的問題自能消滅。

惟吾人須先作聲明，即自國際形勢觀測，以西班牙與多數較彼為大或較彼為重要之國家相比，其財政情形尚可一測於良好情形者之列。西班牙所欠的僵凍的外債，約在九千萬至一萬萬美元之間，而其中之三千九百萬元係借自美國。此等借債乃統制機關欲維持西幣（Peseta）兌換之平衡，以限制金錢式貨幣之輸出而締結者。

然無論如何，此等借債十分平安。目下西鈔之金準備金約為百分之百強。如將此準備金以白銀計算，則將為百分之百二十矣。西班牙固可以出賣彼之黃金也。不過西班牙對任何國家之貿易，均佔不利之地位。單以一九三四年對美貿易而言，其損失數字竟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彼邦輸美貨物總額一八，〇〇〇，〇〇〇元，而美貨之輸入則值三八，〇〇〇，〇〇〇元云。

此外，西班牙銀行庫存純銀為一萬萬盎斯強，約值六萬九千一百五十萬西國銀幣，或美金三千九百五十六萬三千七百九十元。因此可知金與紙幣之比例為百分之一一四；金銀現貨與紙幣之比例則為百分之一一九。

年餘以來，西班牙左右派政府之歷任財政部長，對於彌補國家之開支，並思糾正對外貿易之不利情形，曾發生辯論，而懷疑下列三種辦法是否可以採取：

（一）貨幣之貶價。

（二）為保持西幣目下在國際市場上之價格，犧牲其國家準備金之一部

（三）商訂國外借債，以保持西幣價格之固定。

截至目下爲止，財部尚無決定此案之勇氣。惟此迫在眉睫之財政上的重要問題，實有急待決定之必要。彼等對此遲遲不能決定，當自有故，或彼等有待於佛郎之變化。蓋佛郎如果貶價，西幣必隨之跌落。其結果將造成數種奢侈品之漲價，日用品且亦或受其波及。設此而成事實，西班牙之民衆必難忍受，吾人前此已在通信中述明，西班牙農業區內之工資，實低至使人難以相信之數目。

然尚有補償之道。據聞如工人每日工資低落至二三西幣（約値美幣二十六至三九分）時，工人將能取得一不付租費之住所。地主且需供給工人以某量數之酒與食物。

大田莊已有由農民分配者，社會情形改變，故今日正需要解決。在昔封建制度時代，（此制在西班牙多數地方依然存在），大地主恃其田地爲生，而一般賴彼爲活之民衆的福利，亦大有利於其主人。今日則形勢全非。多數之田莊地主，僅能部分的恃其在西班牙境內土地之收入。而彼等常在巴黎，倫敦，瑞士，或里維拉（Riviera）寄居，絕少回到其本國之機會。試舉一例，亞爾巴公爵(Duke of Alba)在國內得有田地九萬海克太（Hectare，合二二二，〇〇〇英畝），估價値西幣一萬一千四百萬，彼之生活即全部消磨於倫敦。由於此等大地主之常川居息國外，西班牙農民社會中之感情，乃發生變化。

西班牙人民百分之七十恃田地爲生，居城市者不過百分之三十。據前財長蘇太羅（Jose' Calvo Sotelo）（按即引起此次西國內亂被殺害之右黨首領）之估計，此百分之三十消費國家費入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加入以田地爲生百分之七十之民衆中者，不過三分之一而已。

由此等數字以觀，西班牙政治困難與其社會不安之秘密即可思過半矣。如能將此大量奇貧之民衆生活情形，設法加以改善，且無論負此改善之責者爲左爲右，一經改善，絕無實法西斯與布爾什維克主義之侵入西土。惟此改善非能一蹴而就，故强固政府之成立乃爲必需。（西夷）

土耳其海峽問題之重要性 Robert L. Baker著

Turks Put Poser To Europe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8,1936,

國際間重要的和平條約，能够以合法的手段加以修正嗎？這是一個意義深長的問題，而土耳其最近已經在蒙德婁城洛桑條約簽字國會議中找到答案了。

土耳其要求恢復韃靼納爾（Dardanelles）及博斯波魯斯（Bosporus）兩海峽設防所採取的步驟，各國一致讚爲「正當」；可是土耳其所提出來的海峽問題，却是一個百餘年來歐洲政治家苦心焦慮的問題。歐洲列强在海峽區域，皆屬利害攸關，同時各國政策，又多互相衝突，因此會議進行，頗多困難。

當十九世紀中，英國深恐帝俄侵佔君士坦丁堡及土耳其海峽區域，因此她竭力拉攏各國，支持垂斃的土耳其帝國；一面幫助土耳其封鎖兩海峽，禁止他國軍艦自由通過。

可是到了世界大戰以後，英俄兩國的政策都改變了。蘇俄的共產黨政府恐怕各國侵入黑海，渴望能將海峽區域加以封鎖。而在英國方面，因爲

俄國海軍的威脅業已消滅，也改變了她的方針，主張各國戰艦應可自由通過兩海峽，俾得溝通黑海和地中海。英國這種政策，在一九二〇年協約國和土耳其政府簽訂的色佛爾和約（Treaty of Sevres）中，充分表現出來。

後來基瑪爾（Mustafa Kemal）起而建設新土耳其，一面聯結蘇俄，在一九二三年的洛桑會議中，要求恢復土耳其政府對於海峽地帶的完整主權。他這種要求雖未能完全實現，可是在新約中却減小了非武裝區域的面積，土政府且得在君士坦丁堡駐紮戍軍並保留兵工廠一所，而對於各國通過海峽駛入黑海的軍艦噸位，也相當加以限制。

這情形一直維持到一九三二年土耳其加入國聯時而未變。以後不久歐非兩洲所發生的種種國際事件，不啻皆在為土耳其製造機會，使她可以藉口要求修改洛桑條約恢復海峽設防。

一九三二年春季，墨索里尼曾在法西斯黨大會中宣稱，義大利必須在亞洲求取經濟上和文化上的發展。後來墨氏雖聲明他視土耳其為一歐洲國家，可是土人疑懼之心却未嘗消滅。況且義大利近方在多達堪納斯群島（Dodecanese Islands）及羅德斯（Rhodes）設防，尤足為土耳其之威脅。

土耳其一面增加其恐懼義大利之心理，一面又因德國之恢復軍備重佔萊茵區及義國之併吞亞比西尼亞和奧國之恢復強迫兵役，而感覺到歐洲和平機構之趨于崩潰。土耳其認為這是一個不可錯過的機會，因此在本年四月十日，土政府正式照會國聯和洛桑公約簽字國，要求召集會議，討論恢復海峽設防問題。結果就產生了六月二十二日的蒙德婁會議。

在事實方面，土耳其對于恢復海峽設防，也早已有所準備。土政府在海峽區域附近，早已建有公路鐵路等交通網，並配置有充分的軍備和兵力，需要時立即可以開入非武裝區。且據傳關於武裝的設備方面，土政府和德國克虜伯砲廠及蘇俄政府已有相當接洽，令其投標。

出席蒙德婁會議的各國代表，對於此等事實，當已熟知。他們並且知道假如拒絕土耳其的要求，則土國也許會憤而投入破壞條約的國家集團中去。

此外蒙德婁會議還有一點重要性，就是她對于修改和約問題，創一先例。土耳其政府獲得勝利後，則大戰後困於和約不滿現狀的匈牙利和保加利亞，勢必起而作同樣的要求，我們且等着看吧！（丹楓）

英國外交往那裡去？　Vernon Bartlett著

Recantation of Faith?

World Review of Reviews, July, 1936.

民治國家有一種缺點，就是對於重大的外交事件，進行緩滯，人民對問題的認識，也很遲鈍，現在還有許多英國人把希忑拉進軍萊因和墨索里尼吞併亞國這些事件看做和平運動中的一個小小的枝節。不知在實際上，這兩件事把整個的問題改變得面目全非了。現在德義兩國不再是無力屈辱的國家，反過來講，他們已是歐洲現前的最強大的國家。德國已成功了分隔東西歐的障蔽物；而義國更把握住了西歐和遠東間的交通鎖鑰。

英帝國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他愛好和平的誠意比較任何其他國家更為真摯。為了保持和平，他就應當作更大的犧牲。但是事實上除去空洞的宣言外，他并沒有其他的表現，英法兩國態度的游移，使得德義格外來得耀武揚威！

現在讓我們把應付情勢的方法，來討論一下。

有一種政策，就是重新着重集體安全，並且詳細規定一國對於侵略國家（至少在歐洲）所應負的制裁的義務。但是除非英國具有誠意，準備干冒戰爭的危險，去施行制裁，其他的國家是不會贊助國聯的政策的。自國聯處理義德問題失敗後，各國均採取了一種獨善其身的態度。

在這種環境下，各國又重新考慮到同盟的制度。有許多人聲明，他們早已預料到國聯的失敗，他們以爲想免除糾紛，惟有採取注重事實的政策。他們却沒有想到，舊時縱橫捭闔的政策的復活，就是這種消極的態度造成的。

按照常識判斷，英法兩國是不會去用武力保護捷奧和波蘭的領土完整的。就是他們有這種志願，在萊因現已武裝以後，也不容易達到這種目的。縱使義大利重新加入斯特雷撒陣綫，能對奧盡警衛之職，但是倘使德義戰事一旦爆發，一兩週後，奧國也一定要助德以抗義。況且現在奧國的舒斯尼格政府，並不足以代表奧國全體的人民，它禁不起人民投票的試驗，在捷克方面，人口四分之一是日耳曼族，倘使捷克一旦發生戰事，他也不會像一九一四年的比利時，在英國的領導下，去奮勇抗敵。我們固然可以責備英國缺乏維持現狀的勇氣，但是他國也不一定有維持現狀的決心。

多年來有一種呼聲，以爲對於不滿足的國家，應該採取一種寬大的態度，而同時對於侵略國家，須作一種集體的行動。他們要求英國應該冒險援助中國，抵抗侵略，因爲這種呼聲，沒人答理，所以英國在遠東喪失了他的威勢和安全。他們也要求採取强硬的手段去保護亞比西尼亞，但是也同樣的失敗了，結果英國蒙受更重大的屈辱。集體行動較比單獨行動的力量，要强得多，但是現在因爲缺乏國際的信仰，所以不能實行。

既然這樣，我們應該怎麼辦？

我們須要恢復信任。第一，我們必須盡力使得愛好和平國家的單獨行動，具有最大可能的效力。已往大家太忽略道義的力量，所以對於德義日三國拿强權當作公理的行動，無可如何，操作者的信念，英國維持和平的最後希望，就在整頓武備，使得野心的國家不得不聽從他的話。其次，必須作最後的嘗試，迎合意見參差的國家的觀點。最後，更應該担保無論在何處，不協助侵略國家，和在某指定的區域，或者牽涉到指定的利益的時候，英國將要作積極的抵抗，在其他的方面，英國的態度，却可以聽憑他國去揣摩。

上述固然是一種道地的自私政策，照表面上看，只能延長現在的這種不安和恐怖的階段。但是這個終究比較作不負責，不能兌現的承諾來得好些。（歷樵）

爲侵略者張目

Making the World Safe for Aggressors

The Nation, June 27, 1936

自從英外長艾頓對制裁政策低首以後，所謂勇敢而空虛的集體安全制度，到此就算壽終正寢。本來之一班世界政治家，想在技術方面，藉國際法的力量，來抵制那些迷戀武力的戰爭製造家。結果，他們的希望，雖然完全成爲泡影，但是他們所用的方法，却一點沒有錯誤。我們姑且撇開那班實成集體安全的人的迷夢不提，單就技術方面來說，這次的制裁，是成功的。所謂制裁，固然沒有能阻止義大利侵亞，但是去年十月日內瓦所採

用的薄弱的議案，就能使義大利在九個月內屈服，也不能使人相信。制裁的重要意義，是在對於義大利的經濟，加以漸進的壓迫；同時，對於未來的侵略者，也可以使得他們知所警戒。

據最近國聯秘書處所發表的統計，本年一二三三月間義大利的對外貿易，連非制裁國在內，共計二八，〇〇〇，〇〇〇元。去年同月，則有五六，〇〇〇，〇〇〇元，兩相比較，所差適爲一倍。進口方面，自去年二月間起，戰爭原料如橡皮，鐵苗，碎鐵，鉛，鎳，及錫等，全等於零。自去年十月至今年三月間止，義大利存金，確數雖然無從知道，但是至少要減少一半，後來，因爲制裁的未能確實施行，所以義大利的損失，並沒有達到使墨索里尼屈服的程度，可是，牠的影響，至少使義國的人感覺到相當的恐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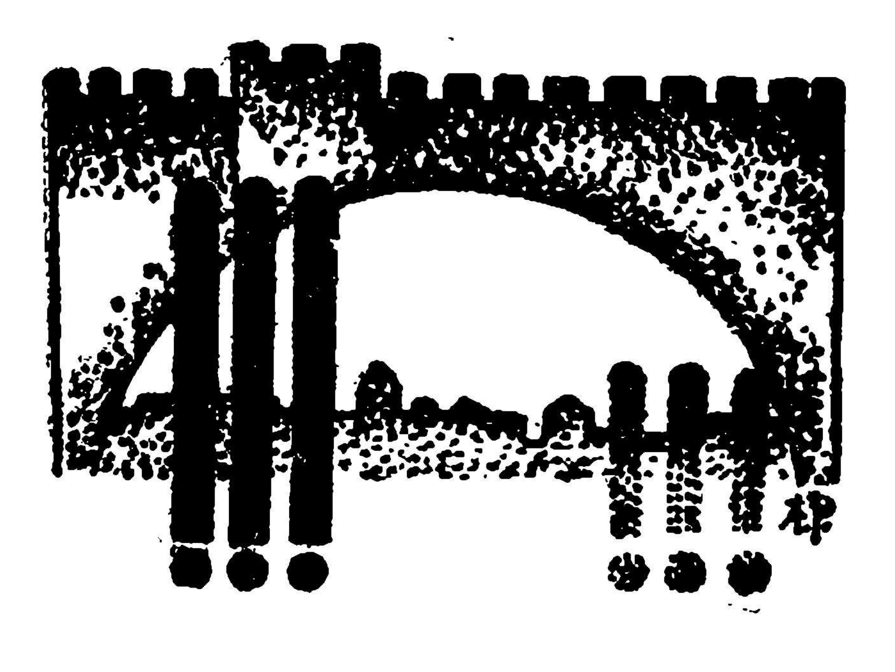
在義大利剛剛感覺到制裁所給予的賞罰時，制裁就無形停頓。這不啻是對墨索里尼說：『我們雖然不贊成你的罪惡，但是因爲你的武力的強盛，所以我們改變我們的法律，以使你的舉動成爲合法的舉動。』在大衆殷殷渴望集體安全法律時，此種措施，當然不能令人滿意，所以艾頓祇得剽竊去年十二月間前外長賀爾的故技，假稱制裁就是戰爭，以混過人民的耳目。

英首相包爾溫已經很明白的承認對義集體動作的瓦解，即不啻一切阻止國社黨侵略的希冀，完全絕望。換句更明顯的話說，自從國社黨向東發展以後，包爾溫已無意於阻止該黨侵略的工作。那末，我們對於包爾溫的建議，就不能說他是希望德法英三國，攜手合作，以保障歐洲和平。因爲，這種政策，和法俄協定，根本上是發生衝突的。而且，這種政策，也是希忒拉三年來所求之不得的。包爾溫知道如果給希忒拉以自由，則不啻戰爭；不過，在這種情形下，至少還希望與德國言歸於好，以便使一切爭端，皆在東歐的範圍以內，不致蔓延到別處。

以一個民主及法治國家的領袖，居然採取這種態度，眞叫人發生驚奇的感覺。而這種態度，又是在壓迫的情況下逼出來的，尤其令人錯愕。英國政府，自從向德國提出許多專門及重要的問題以來，迄今已六星期，還是音訊渺然，毫無回答。照這種情形看來，德國對這些問題之不願置答，已屬顯然。德國既然要故意丟英國的面子，那末包爾溫最好還是乖巧的接受希忒拉所謂的和平的表面價值，向國社黨的政策作一個半官式的道歉。

目前形勢，雖然惡劣，但尚未到完全絕望地步。即以六個月前的情形而言，其黑暗程度，並不亞於今日，但是終究有了轉機；不過這個轉機，並非政治家努力的結果，而是輿論的力量。所以現在包爾溫的悞國，再激起一次澎湃的輿論來糾正他的行動，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根據過去幾個月的教訓，知道帝國主義與集體安全是兩件矛盾的事。今後英國的生存，當然還靠和平的保持。但是也離不了帝國主義。撤銷對義制裁，雖然是英國給予集體安全的一個打擊，但是還算不了什麼。最重大的打擊，還是在包爾溫獨自主張派遣艦隊至地中海，把集體對付侵略者的局面，一變而爲單獨英義間的衝突。所以，在現在帝國競爭的世界上，集體制度，是無法建立。不過吾人對於和平的奮鬥，却並不能因此而有所停頓。（蔭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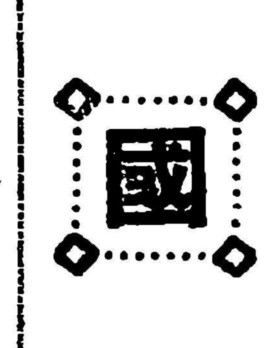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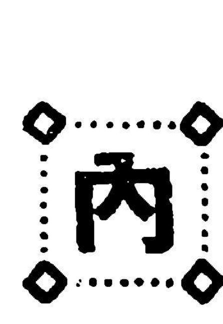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五年七月廿二日起至二十五年七月廿八日止

中央負責要人，近均雲集廬山，牯嶺乃成爲本週來政治之中心，兩廣問題解決之磋商，近亦方在廬進行中；照目前形勢，廣西問題，利在速了，然前途波折，恐仍難免，吾人爲國家着想，實萬分企盼李白之能應命北上，白之主浙，尤爲衆望所歸。據最後香港電訊，則恐未必果來。廣東善後，佈置甚速；軍事收拾，殆已無問題；財政上千瘡百孔，整理當感困難。如烟賭兩項，久爲粵人所痛恨，乃以賭稅抽收至年底，加以軍政費尙多賴補助，故勢難取消，此外如司法權與海關鹽務等之統一，亦已分別致力。冀察經濟開發之聲浪雖高，仍無具體進步。僅滄石路之修築，業已積極籌備，大約建築費中日各半，而材料車輛，將盡由南滿路局供給，王克敏態度消極，無北上就職意。

國外大事：西班牙之亂事方殷，政府方面雖略見優勢；而叛軍仍到處滋擾，恐將入於較長時期之混亂，甚或將促其國內政權之分裂。此事牽動歐局甚大。無異爲法西斯與急進思想兩大勢力之決鬥。無論何方勝利，均可直接影響歐局前途之開展。近義德兩方已派艦前往，英俄法諸國亦密切注視中。倫敦舉行之羅約國三國會議談話，已草草終了。其最大決定爲十月間在比舉行五國會議，然德義之願否參加，尙爲問題。日俄之邊境衝突，近又一度發動，旋即平息，日內閣因二二六兇手之處死刑後，頗傳有動搖之訊。





桂局善後尙待努力

自粵局安定後，中央即努力於桂局之解決，黃紹雄奉命至廬，李品仙亦奉派由桂至廣州，二十五日國府發表命令，任李爲軍委會常委，白爲浙江主席，而以黃紹雄爲桂綏靖主任。此項解決，本亦極爲合理，惟事前曾否徵得李白之同意，甚可注意，因此外電揣測，殊多離奇之辭。粵局善後，則進行極爲順利。

粵局已定，第一軍回師抵廣州，四路軍總司令余漢謀，於二十三晨七時，由韶關偕同錢大鈞，黃鎮球，陶司宗，李煦寰等數人乘中央機飛

余到後之粵局

返廣州，八時三十五分降落天河機場。與余同行者有飛機共念一架，並有巨型機兩架。余所乘飛機為可塞機，由隊長安家駒駕駛。余到省時，各軍事長官及各民衆團體數百人，分乘汽車百餘輛，赴天河機場歡迎。余下機後，即偕各軍事長官返燕塘軍校，第四路軍總司令部暫設於軍校內，一二日間再遷往一集團軍總部，各軍要集軍校後，即由繆培南報告軍事情況，利樹宗報告廣州治安，林時清報告軍校近況，余當晚召各高級將領開談話會，聞綏靖公署亦合併設於原日一集團軍總部內，關於接收總部各事宜，着手整飭粵省軍政，陳濟棠原飭參謀長何犖負責交代，惟何氏忽於二十三日微服秘密乘天一輪赴港，將來主辦交代者，又當另覓他人。何氏於瀕行前，曾提出政治犯四名押往槍決，窺其意似有不復戀棧之思，而與陳濟棠一同下野者。以故，繼任省會公安局長人選問題，一時多所傳說，有以為當屬之新任參謀長黃濤者，有以為當屬之羅梓材者，此外葉肇歐陽駒等呼聲亦甚高，此則當須待事實之證明矣。至第四路軍總司令部之組織，聞與前一集團軍總部略同，但少警衛處，有將警衛處改為保安司令之說，該部之各高級長官，已經委出者，以前任兵工廠長黃濤為總部參謀長，以前任陸軍醫院長張建為軍醫處長，以前虎門要塞司令李潔之為經理處長，胡銘藻為參謀處長，雲振中為副官處長。各軍事長官聞亦略有調動，如第三軍軍長李揚敬堅決辭職後，經改委副軍長黃延楨升任，而黃氏現亦表示辭謝，余氏以若固留不獲，則擬向軍委會薦委西北區綏靖委員陳章甫接任該軍軍長，而黃延楨所遺之三軍副軍長缺，原定以第九師長歐陽新調充，而以原日第九師長鄧龍光，回任第九師長職，嗣因歐陽新亦堅辭不就，刻經明令改委第七師長譚朗星兼任第三軍副軍長職。又第六師長黃質文辭職照准，遺缺改調第二軍參謀長梁世驥充任；遞遺第二軍參謀長一缺，改調第一獨立旅孔可權充任。此外，第一軍長一職，擬薦委李振球升充。又聞省市政府亦已根本改組，林雲陔業調任中央要職，繼任之人業已定黃慕松，不日就職。省府各廳長人選，除財政廳已委宋子良外，民政廳亦已由行政院決定派王應榆充任，教育廳許崇清，建設廳劉維熾，余氏為表示軍人不干政起見，未介紹廳長。

宋子良等抵粵

財部次長鄒琳，新任粵財政廳廳長宋子良偕隨員等一行，搭中航公司郵機南京號，於二十二日晨八時零五分由滬飛粵，十二時抵韶關，訪余漢謀商談，三時抵粵場，歡迎者有胡錦雅，唐海安，財廳秘書何蓬洲，中國銀行港行長鄭鐵如，省府委員李祿超等數十人，當局預派財廳緝私總處及憲兵保護，四時各界開茶會歡迎，由鄒致詞，繼由全省緝私總處副處長范展鵬致歡迎詞，旋由宋廳長致詞，略稱，粵省對全國貢獻最多，希望各位努力合作，以恢復昔日之光榮云，宋二十四日即就職。宋鄒二氏，聯合發表書面談話如下：廣東為革命策源地，且係濱海重要口岸，對外貿易之發展，於國際上實佔有相當地位。故中央對於粵省較任何地方，尤為重視。數年以來，苦無機會謀一切之整理，政府當局，引為疚心，今粵局底定，翳障消融，皆知非政令統一，無以救亡圖存，此乃政府歷來欲為粵人謀福利圖合作之苦心，至此可期貫澈，財政金融，大關命脈，整理不容稍緩。孔部長以部務繁重，特派琳代表來粵視察，同時奉行政院決議，任子良為廣東財政特派員兼代財政廳長職務，本擬由海道前來，孔部長以粵局初定，人心不安，不可使要職虛懸，要政停頓。希望粵中佈置安定之心，異常急切，故改乘飛機，到粵伊始，舉凡財政金融，應如何籌定整理計劃，澈底整理，當先將詳細情形調查確切，各具方案，分別請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核定逐步施行，總期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毋負國人之望也。

廢除苛捐雜稅

財政部長孔祥熙，以粵省財政，素稱紊亂，而苛捐雜稅，尤爲繁多。茲幸粵局奠定，庶政一新，亟應澈底整頓，除派財次鄒琳前往視察，並派宋子良爲廣東財政特派員，使負整頓該省財政之責外，昨特電令鄒宋兩氏，對（一）整頓財政，（二）廢除苛雜，（三）統一幣制，予以切實之指示，原電如下：

（一）廣州宋特派員覽：查粵省開海禁之先，貿遷最盛，年征國地稅額，爲數綦巨，積弊特深，國民生計，交被其害。粵民深受痛苦，切盼昭蘇，呼籲請求，函電紛沓，中央軫念粵民，至深憫惻，自應亟圖整頓，俾登衽席。茲値粵局大定，庶政更新之際，該員負有整頓全省財政之責；對於中央所定國地稅制之劃分統一辦法，應即恪守奉行。一切稅務之征收積弊，應即澈底剔除，庶幾上有以裕國庫之收入，下以輕人民之負担，本部長有厚望焉，合亟電仰該員遵辦，具報備查。部長孔有（二十五日）

（二）廣州宋兼廳長覽：查民國二十三年第四次全國財政會議，本部爲解除人民痛苦，對於廢除苛捐雜稅，會議定具體方案，呈經國府明令通飭辦理在案，嗣據各省市如江・浙・皖・贛・鄂・閩・豫・冀・察・晉・魯・陝・甘・滇・黔・及北平・威海衛等處報告廢除者，其稅目達五千餘種，年額至五千餘萬元之鉅；可見各省多能切實奉行，而人民困苦，略以解除。惟年來粵省對於前項通行命令，是否已經奉行，迄未報告。迭據粵中父老士紳陳述者，僉以粵省人民，仍受苛捐雜稅之困，本部長聞之惻然。現粵局奠定，一新庶政，與民更始，正及其時，自應將所有苛捐雜稅，澈底廢除，申中央之德意，拯粵民於水火，以慰全粵雲霓之望。合亟令仰該員對於前項令辦之件，是否業已遵辦，詳細具復，以憑查核，幷擬具切實奉行辦法，一併呈候核奪，以示中央眷念南疆之至意。部長孔有（二十五日）

（三）廣州鄒次長宋特派員覽：查粵省與海外交通最早，工商業素稱發達，各地華僑頗多，匯款回國者，爲數亦巨。故粵省幣制之統一，與夫金融之安定，不僅關係粵民之經濟，而於我國整個國際收支上，亦頗有影響。上年中央施行法幣政策，原爲復興經濟起見，乃前粵省當局，未能深明此義，實力奉行法令，僅襲取法幣之名，以省市銀行所發之毫劵爲法幣。其發行準備；並不照中央規定辦法，遂致紙幣濫發，港滬匯價奇漲，金融市面不安，工商各業，均受其害。華僑匯款，亦爲之減少甚多。不獨統一幣制受其障碍，粵省社會經濟；人民生活，均受莫大損失，中央關懷全局，爲統一幣制，解除粵民痛苦起見，不惜一再勸導，惜該省迄無誠意遵辦，及毫劵信用大落，無法應付外匯，始行派員來京，商請救濟。中央乃令中・中・交三行重要人員，與之開誠洽商，擬定具體辦法，並派員赴粵，以資洽辦，詎該省仍無切實遵行表示，以致懸案未定，而市面金融，社會經濟，迄仍在危疑搖動之中。現在障碍已除，庶政更新，整理金融，統一幣制，尤爲當務之急，合亟電仰該員等，迅即查明詳細情形，會同中・中・交三行派往人員，妥商具體整理辦法，呈候核定施行，務使粵省金融，永獲安定，工商經濟，日臻繁榮，以符中央顧念南陲之旨，是爲至要，部長孔有（二十五日）。

撤銷鹽稅附加

孔二十六日並發表談話，略謂粵財政特派員兼財廳長宋子良抵粵就職，已有電報告財部。預料，粵省財政經鄒次長宋特派員整頓後，不久即可納入正軌。查粵省歷年以來，所征苛捐雜稅甚多，粵民痛苦萬狀，祇以處於淫威之下，呼籲無門，故本人已電知鄒宋兩氏，顧念人民生計，對於有害社會之苛捐雜稅，務須盡量裁撤。同時並電知唐鹽運使（海安），對非法鹽稅附加，亦須予以裁撤，以蘇民困，廣州市長劉紀文，日前北來，經已接晤，渠此來係因廣州自陳濟棠出走後，地方秩序不能無人維持，故經中央電港，囑林主席（雲陔）及劉赶程回省。渠及林抵省後，林主席即派其代表省府北來，報告地方情形。秩序已漸恢復。

法文報之觀察

二十六日法文上海日報社評載：中國統一之狂風，已吹散西南方面所密佈之黑暗戰雲矣。在四十八小時之間，中國天際，忽然開霽而明朗化，此在中戰歷史上誠有空前之舉，於此亦可見中國人之妥協精神，迥異於他種人也。以此喜劇，當可深博得參觀人之鼓掌，蓋以不流血而能結束內戰，殊堪嘉尚也。中央政府已謂已盡達其所有之目的，而其妙處，端在於不發一彈而竟解決重要之問題。廣西首領李宗仁及白崇禧之態度，雖在此和平呼聲之中，獨唱異調，然依一般人之觀察，則其結果亦必降伏而已。蓋以蔣介石氏已帶有時局之鎖鑰也。新膺中央方面任命之余漢謀氏，現已以凱旋式之姿步，入廣州城矣。憶在十五日以前，廣州人士之向陳濟棠歡呼致敬者，今則又轉而向余漢謀表示歡迎矣。然而陳余二人之態度固絕不相同者也。據余漢謀最近所發表之文告以觀，則彼對新主蔣介石氏，似照例表示忠誠，依其意見，其所以如此者，僅爲避免內戰耳。現聞余漢謀有所表示，彼願專管軍政，而以財權歸與南京政府，現在西南方面所待以解決者，僅有廣西一省耳。但自陳濟棠出走後，寗桂之間，當可以政治方法覓得妥協也。然而迄至今止，則兩方之間，對於解決之道，均未有所滿意。惟廣西素稱貧乏，在經濟上觀之，實僅可爲廣東之附庸。故李白二人究有無抗中央之決心，亦屬疑問者也。南京方面，現已發表命令，遷調李白二人離桂者，李將軍乎，白將軍乎，其果肯聽從中央之命以離桂也耶？

甘邊殘匪在包圍中

竄擾陝甘寧邊區之匪，週來無大變動。仍在環縣鹽池等處被國軍包圍中。匪中重要職員，現均在定邊等處，一時尚無他竄企圖，陝北之清剿工作，因天雨不時，道路泥濘，給養之運輸，仍感困難。故尚無若何重大進展，瓦窰堡附近之匪，已漸告肅清，湯軍王師李旅業已接防瓦窰堡，王以哲軍周師現已開始向安定保安等縣清剿，據聞，現在安定一帶盤據之匪，爲僞二十九・三十・三十一各軍，其僞二十八軍在澗峪岔以西地區潛伏，仍不時窺伺瓦窰堡，以擾亂我軍之進剿，惟匪自西竄後，實力大減，每軍只三團，每團三連，每連不過八九十人，步槍四五十枝，輕機槍兩架，子彈極少，每兵僅數發，且多係被迫入伍之新兵，不能作戰。同時匪爲向甘寧兩省發展，凡以往重要負責工作人員，一律改編入伍，陝北各縣之政治工作多半改派新人，陝北各縣組織亦實行縮小，每縣僅留四個游擊隊，每隊二十五人，用以嚴密其組織，牽制閻劉，因此種改革引起人民之惡感，恐被強迫西去，大起恐慌，故每遇國軍向匪區游擊，即設法逃出，向我軍投誠，對我軍之清剿不無裨益，關於收復匪區之築路工作，蟠龍鎮至膚施已可通車，現正向瓦窰堡進展。綏宋公路已將完成，綏榆路（由綏德至榆林）即將開始測量，建設廳所組之測量隊，定二十六日由西安出發。綏德高師長桂滋，前由西安經晉返防，茲已由汾陽乘飛機返抵綏德，榆林高師雙成，，爲與湯軍長恩伯及高等協商陝北清剿殘匪辦法及善後各事，亦於當日由榆林到達綏德，擬在綏德勾留旬餘，即行返防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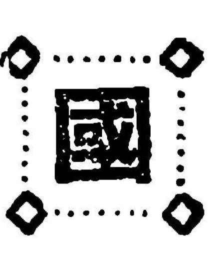
又陝省政府近據報告，陝北各縣收復匪區，時有挾嫌報復之事發生，若不設法制止，不但有擾各地治安，且亦足影響被匪迫脅民衆之反正與投誠。故於日前特通令陝北各區行政督察專員及各縣長嚴厲取締。其原令略謂，案查近據探報，陝北匪區，收復各縣人民常挾依匪侵害之嫌，互相報復，以致閭閻擾害，民無寧日。應由各縣剴切佈告，嚴爲取締，如有涉及法律問題，即應由縣依法處理。並應傳知保甲曉諭各戶人民，果有寃抑應即訴縣法辦，不得自行報復，違則嚴予處辦。

察蒙政會決定改組

冀察方面，近除日兵仍繼續其演習外，殊無特殊開展。各方注視，仍在察北綏東，近綏東雖大體安靜，而李守信部滋擾殊甚。德王行動，久多推測，近証明謠言之成分諸多。中央已通過將蒙政會改爲「察哈爾省境內蒙古各盟旗羣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該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委員之名單，亦經發表，計委員長德穆楚克棟魯普。副委員長卓特巴札普。林沁旺都特，委員松津克旺朝克，松語棟魯布，多爾濟，桑道克多爾濟，佈特泊勒，索特那木諾爾布巴拉貢蘇隆，穆克登寶，孟克總勒格爾，貢楚克拉什，青德賀，特穆爾博羅特，色楞那木濟勒，郭爾卓爾扎布，托克托胡，茲錄該項組織大綱原文如下：

組織大綱

第一條，國民政府為促進察哈爾省境內蒙古各盟旗羣地方事業起見設立察哈爾省境內蒙古各盟旗羣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第二條，本會辦理左列各盟旗羣地方自治事務，錫林果勒盟所屬各旗，察哈爾左翼四旗暨四牧羣，第三條，本會直隷於行政院，並受中央主管機關之指導，遇有關涉省之事件，應與省政府會商辦理，第四條，本會會址設於嘉卜寺，第五條，本會委員九人至二十四人，由行政院就察哈爾省境內各盟旗羣之盟長副盟長札薩克總管及其他資格相當之人員中遴選，呈請國民政府派充之，並於委員中指定委員長一人，副委員長二人，第六條，本會每月開會一次，遇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前項會議，以委員長為主席，委員長因有事不能出席時，得派代表列席，第七條，本會委員長執行前條會議之決議，並處理會務監督所屬職員，各副委員長，每年輪流駐會六個月，輔助委員長處理會務，委員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由駐會副委員長一人代理之，第八條，本會設左列各處，分掌各項事務：（秘書處）掌管撰擬審核本會之行政計劃，及法案章規命令等事項。（民治處）掌管關於民治事項。（實業處）掌管關於實業及交通等事項。（教育處）掌管關於教育事項。（保安處）掌管關於保安事項。（衛生處）掌管關於衛生事項。前項各處除參事處外，其餘各處應斟酌情形，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之，第九條，本會各處設職員如左，各處處長各一人，（簡派）秘書四人，（薦派）參事四人，（薦派）各處科長十二人至十六人，（薦派）科員四十人至六十人，（委派）第十條，前條各職員除科員外，統由委員長遴選具有相當資格及學識能力者，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轉派充之，第十一條，本會設參議十八人，由委員長就各盟旗羣佐治人員中派充之，常川駐於本會，代表各本盟旗羣接洽並辦理一切事務，第十二條，本會因事實之必要，得酌用技術人員僱員，第十三條，本會經費，由本會依照會計年度，編製預算書，報請中央主管機關轉呈核定，由中央就國庫或地方稅收中指撥之，第十四條，本會會議規則及辦事細則，由本會擬具草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轉呈行政院核准行之，第十五條，本大綱自公布日施行。





西班牙亂事滋蔓中

西班牙叛亂發動已十餘日，政府方面雖努力應付，仍感力絀。叛軍在全國各地滋擾並已在蒲爾斯哥斯城組織政府。同時德義等國紛紛派艦前往，藉口保僑。如內部果將有外力加入，則戰禍延長，將益不免，其與歐局之影響，亦將不堪設想矣。

叛軍顯見狼狽

觀于西班牙時局形勢，政府軍所佔地位，略見進步。但最後勝利誰屬猶當拭目以待。據政府發表消息，加泰隆自治省所屬空軍，曾飛往瑪育伽島（在地中海巴列牙爾羣島中）巴爾瑪港，向該處叛軍擲彈轟擊。叛軍各領袖紛駕小舟逃竄，當為忠于政府之潛水艇艇員，加以擒獲。又據傳，北部那伐拉省（與法國邊界接近）叛軍司令加巴納拉斯將軍，處境極為困阨，現已割鬚易裝，俾于必要時，易於躲匿。其部下叛軍多已竄往法國境內。叛軍北路司令穆拉將軍部下，則在京城北面瓜達拉瑪山隘一役，陣亡二千員名之多，西部已達育士城（與葡萄牙邊境接近）右派領袖多人，現已逃往葡國境內。近畿亞爾加柴（在京城東南）多萊德（在京城正南）兩城，尚有小股叛軍挈同妻孥，盤据未退。人民陣線所屬黨軍曾促其投誠，免受官軍攻擊，而保全眷屬生命。但如該叛軍，竟予拒絕甯願與妻孥同歸於盡，而不甘投降官軍云。……至在非洲摩洛哥方面，則政府所屬空軍，奉命飛往梅里拉與休達兩城上空，肆行轟炸，叛軍大受損失。聞擬放棄原定計劃，不再渡越直布雜陀海峽，內務部頃亦發表公報，謂政府軍已在各處地方擊敗叛軍，時局大見進步。又謂，政府軍所至之處，當地民衆與政府所屬空軍，均能精誠合作，以故收效甚宏。此外政府公報頃登載令一道，凡退職軍官，如有效勞共和政制，而有殊績者，仍得恢復原職。京中調節民食辦法，頃已由瑪德遇里省長制定施行，凡糧食與化學品，一概禁止輸出，至輸入執照應於七月三十一日滿期者，特許展長期限，繼續有效。

最近騷擾情形

西班牙政府與叛軍之鬬爭，近已至生死關頭之際，西境各地散匪蠭起，致造成地方混亂時所例有之恐怖狀態。據云：此輩散匪之行爲，極爲兇殘可怖云。頃據由西班牙西部巴達卓斯地方，逃入葡萄牙境內之難民談稱，昨日該地有成羣結隊之共產黨徒，闖入擁有田地者百餘人之家中，先侮辱其妻女，再割去每家屋主之一耳，然後離去。西班牙西海岸著名維哥海港，聞已發生極度之恐慌，所有富室，悉被刦掠一空，同時又有該處葡萄牙難僑多名，現正步行前往沃波爾都，蓋彼等行經邊境時，所攜較有價值之物，均被西班牙共黨，盡刦而去，致各人囊中，均已分文無有也。據官地方宣稱，在過去一星期內，在巴塞洛那方戰死者，逾三百名下。該地情形，仍未見佳，城中所有之酒店及雜貨肆，皆已被刦一空。各教堂已無有存在者。據難民聲稱，昨晚有不知姓名之英國商人一名，已被殺害，聞此英商與一隣士友人相偕，同乘汽車逃出該城，中途被赤衛隊之糾察所見，遂舉鎗擬之，阻其前進，不料因汽車停止過驟，致其輪胎發生爆裂，該糾察聞聲，以爲車中人開火，即扳機射擊，英商及其瑞士友人均當場殞命。昨日約有難民一千五百餘名，乘意大利輪船，離巴塞斯洛那往熱諾奴亞，其中約有千名係屬義人，其餘則各國人民皆有，瑪拉迦地方，聞亦發生暴動及流血事件。據由該地逃出之英僑談稱，上星期中，教士及法西斯老人之被殺者，在百人以上。行兇者大半爲十四歲至十七歲之童子，皆着襯衫，並結紅色領帶，據云最近該地戰事結果，死者百餘人，傷者逾千名云。

英報對亂事之觀察

「曼哲斯德保衛報」廿五日社評，就西班牙時局有所論列，略謂：該國亂黨，尤其是摩洛哥屬地亂黨，所用軍械，多係來自義國。此外，地中海上西班牙所屬巴列里克羣島，德國勢力至爲強大，此次西班牙亂事結局，叛黨若果秉政，則德國即可取得巴列里克義島之讓與權，如叛黨勝利，乃係德國所引以爲利者。不特此也，叛黨若果勝利，則時局勢將另換一番新面目。而使德國在西歐方面，易於活動，抑德國之在西班牙本部，原已設有國社黨分部多處。其組織既極完備，迨至最近數星期又常有德國人前往該處，以充實其力量，同時德國人員，密佈其地，假外交與教育之名，爲政治或軍事間諜之窟，其組織亦極爲有力。至于摩洛哥方面，自爲德國最所注意，蓋如叛黨果佔勝利，則德國匪特可在該處取得領土之讓與權，並可在北非獲得立足地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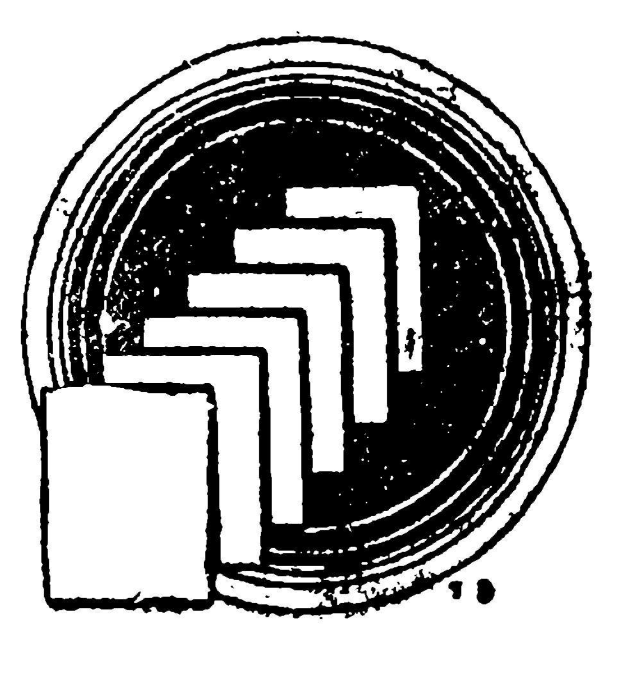
德義紛紛派報赴亞

義德國兩政府，均已派遣軍艦前往西班牙，保護僑民。倫敦政界人士聞訊之後，對于西國時局，甚表憂慮。並恐義德兩國軍艦，駛抵西國亂事區域之後，足以引起嚴重事故，而在國際上發生影響，緣西國人民效忠政府者，現方與法西斯主席派作殊死戰。反法斯主義潮流，一時澎湃全國。義德兩國法西斯主義國家之僑民，自足感受危險故也。目前兩國境內，英僑安全亦頗可慮，政府自當儘量派遣船隻，前往載之回國。英國駐西班牙大使邱爾頓爵士，日來適在桑西拔斯天亂事區域避暑，其安全已可無慮，西政府曾要求英國以彈藥燃料，接濟該國艦隊，但英內閣爲嚴守中立起見，業已拒絕，又德政府已遣派袖珍式巡洋艦「德意志」號與「希爾上將」號兩艘『，（均載重一萬噸）駛往西班牙，保護德國僑民，德方宣稱，西班牙境內德國僑民共有一萬五千人之多，德政府派艦前往保護，實屬情理之常，此舉並有意義，即由此可以證明德國乃係強國，自當與列強一致行動，「當地倡導」報評述此事，略謂，西班牙左派政府對於德國僑民之安全，已不能盡保護之責，則此責任，自當由德國軍艦負之，抑西班牙赤色民衆，爲莫斯所鼓動，興奮異常，對於任何人士凡不願向「鎌鎚」（共產黨黨旗）宣告屈服者，悉予威脅，此則該國時局癥結所在云。

西空軍飛巴黎求助

【巴黎二十三日哈瓦斯社電】西班牙空軍人員兩名，二十三日飛抵西黎勒蒲越飛機場之後，西國大使館雖諱莫如深，法右派各報則謂此輩飛行家，，乃係「奉命」而來，其中「巴黎迴聲報「載稱：「據一般人所知，西班牙空軍少校兩名頃已到此，擬向法國政府提出要求，請其接濟軍火，用以討伐叛軍，並當以該國政府名義，購買轟炸機二十五架，七五米釐口徑野戰砲若干尊，空軍用炸彈一萬二千枚，此外，該國郵船「亞爾杜那曼第」號，在法國西南邊境巴育納港，裝載機關槍一批，即將運往西國比爾巴沃港應用云。

論評選輯



粵局解決後之政府責任

粵局已定，桂將繼之。多年所謂西南問題者，轉盼一掃，政令軍令由是統一焉。此誠國事之一大進步也，雖然吾另有感。

日前已論之，粵局解決之日，即政府責任加重之日。此無他，粵桂半獨立之局面，自一種意義言，乃足為政府卸責分謗。譬如過去，遇內政外交不能推動之事，尚可云此統一未成故，粵桂障碍故。自今以往，則完全在中央肩上。吾故曰：粵局定，而政府責任加重也。吾人默察大勢，以為中國今日亦至安亦至危。何謂至安？統一大定，不虞分裂故。何謂至危？人心煩悶，亟待團結故。吾人以為中央今後能否善盡保衛國家之責任，繫於能否得到全國有智識有良心者之一致擁護與合作。關於此點，今後有待努力者尚多也。政府中人宜常反省以下數點：（一）過去八九年間之政治，迄未全上軌道，亦未能杜絕貪污。一部分高級人員放棄革命者之丰采，而官僚政治化，以致減損人民之信仰。（二）因政治無澈底之刷新，而徒見統治之强化，致使一部分智識分子不能心悅誠服，而感覺壓迫。（三）因經濟恐慌增加一般生活之不安，其中以農民之痛苦與智識分子之煩悶，尤為可憂。（四）國難日深，危亡可慮，一般對政府之責望，遂不得不嚴。綜合論之，近年國民之擁護統一，維持政府，乃因外患逼迫使然，非政府施政之信用得之。蔣委員長為全國多數公認最奮鬥努力之領袖，然苟論政府政績，則半年以來始差强人意耳。是以中國近年政治上表現之偉大的向心力，乃外患所促成，非政績所取得。凡有良心與常識之國民，雖覺悟擁護統一為救國禦侮之前提條件，然同時實有不少之人對政治前途仍抱憂疑。此事實之現象，不容為諱者也。吾人於粵局底定後，向政府表示之第一希望，為加倍注意文化智識界之合作問題。側聞黨國大計，本擬於國民大會之後，開放政治結社之自由，是則在國民大會以前，即當有所表現。如取締集會統制言論，俱宜儘量寬宏。對文化智識界之各種言論行動，除非有礙治安，務宜加以諒解。夫為國事有所行動與主張之人，純潔者多，有特別作用者極少。果其意見有偏，宜懇切指正，不必干涉。對學生運動，尤愛護到底。凡政府當局者，必須有傾聽一切反對言論之雅量，及尊重一切人民權利之至誠，方可以領導全民，完成救亡建國之偉業也。吾人平居偶念，以為為政府計，如帶兵十萬之陳濟棠，原不足畏，而一純潔愛國之獨立職業者，或一學生之批評感想，則足重視。何者？此中含有真摯的輿論成分

國第一次會議所商定之辦法，同月三十一日德元首希特勒所提出之和平方案，以及四月八日法國政府所提出之和平計劃，均經加以顧及，當即獲得結論五點如下：(一)歐洲全體國家所努力之處，其主要目標，端在成立一般性質之解決辦法，藉以鞏固和平。(二)如欲獲致此項解決辦法，必須所有關係各國，自由合作，始克有濟，反之歐洲各國若果分成集團，互相對峙，則不論分裂狀態係屬表面，抑或實際，其於解決歐局害莫甚焉。(三)英法比三國政府因此認為亟應採取各種步驟，俾俟適當時機蒞臨之際，即當由洛迦諾公約五簽字國舉行會議，此項會議之第一職責，端在商訂新協定，以代替洛迦諾公約，幾由關係各國通力合作之途徑，解決德國行動所釀成之局勢。(四)三國政府，茲擬與意德兩國政府進行洽商，俾其參加此項會議。(五)一旦五國會議，若有進展，則凡屬關係歐洲和平之他種問題，亦當提付研究，因此五國會議討論範圍，自須加以擴大，俾便其他關係各國通力合作，而使各該問題較易解決，此固歐洲和平事業之所繫也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七月廿二日起
至二十五年七月廿八日止

七月廿二日　星期三

△梧州民衆大會反對李白主張
△錢大鈞飛抵廣州
△宋子良鄒琳赴粵
△林主席到廬山
△美向法購銀失敗
△奧大赦政治犯

七月廿三日　星期四

△余漢謀到廣州
△劉紀文黃光銳抵滬
△倫敦三國會議開幕
△西叛軍三路進窺首都

七月廿四日　星期五

△余漢謀召軍事會議
△唐壽民貝祖貽等抵粵
△國府任曹汝霖湯爾和等為冀察政委
△三國會議結束

七月廿五日　星期六

△國府任李宗仁為軍委會常委，白崇禧為浙主席，黃紹雄為桂綏靖主任李品仙為副主任。
△王寵惠赴廬山
△香翰屏到廣州
△德義均派艦赴西班牙

七月廿六日　星期日

△孫科赴廬山
△滬桂匯兌恢復
△日方否認會發半官式宣言
△陳誠抵粵晤余漢謀
△西班牙叛軍北退
△法內閣決禁軍火輸西

七月廿七日　星期一

△黃紹雄辭桂綏靖主任
△李品仙由粵返桂
△西班牙叛軍在蒲爾哥組織政府
△英王離法返英
△英宣布地中海互助公約失效

七月廿八日　星期二

△行政院決改組粵省府黃慕松任主席
△劉紀文任廣州市長
△林雲陔任蒙藏委員長
△西班牙叛亂擴大南北路均起戰事

論評選輯

粵局解決後之政府責任

粵局已定，桂將繼之。多年所謂西南問題者，轉盼一掃，政令軍令由是統一焉。此誠國事之一大進步也，雖然吾另有感。

日前已論之，粵局解決之日，即政府責任加重之日。此無他，粵桂半獨立之局面，自一種意義言，乃足為政府卸責分謗。譬如過去，遇內政外交不能推動之事，尚可云此統一未成故，粵桂障礙故。自今以往，則完全在中央肩上。吾故曰：粵局定，而政府責任加重也。吾人默察大勢，以為中國今日亦至安亦至危。何謂至安？統一大定，不虞分裂故。何謂至危？人心煩悶，亟待團結故。吾人以為中央今後能否善盡保衛國家之責任，繫於能否得到全國有智識有良心者之一致擁護與合作。關於此點，今後有待努力者尚多也。政府中人宜常反省以下數點：(一)過去八九年間之政治，迄未全上軌道，亦未能杜絕貪污。一部分高級人員放棄革命者之丰采，而官僚政治化，以致減損人民之信仰。(二)因政治無澈底之刷新，而徒見統治之强化，致使一部分智識分子不能心悅誠服，而感覺壓迫。(三)因經濟恐慌增加一般生活之不安，其中以農民之痛苦與智識分子之煩悶，尤為可憂。(四)國難日深，危亡可慮，一般對政府之責望，遂不得不嚴。綜合論之，近年國民之擁護統一，維持政府，乃因外患逼迫使然，非政府施政之信用得之。蔣委員長為全國多數公認最奮鬥努力之領袖，然苟論政府政績，則半年以來始差强人意耳。是以中國近年政治上表現之偉大的向心力，乃外患所促成，非政績所取得。凡有良心與常識之國民，雖覺悟擁護統一為救國禦侮之前提條件，然同時實有不少之人對政治前途仍抱憂疑。此事實之現象，不容為諱者也。吾人於粵局底定後，向政府表示之第一希望，為加倍注意文化智識界之合作問題。側聞黨國大計，本擬於國民大會之後，開放政治結社之自由，是則在國民大會以前，即當有所表現。如取締集會統制言論，俱宜儘量寬宏。對文化智識界之各種言論行動，除非有礙治安，務宜加以諒解。夫為國事有所行動與主張之人，純潔者多，有特別作用者極少。果其意見有偏，宜懇切指正，不必干涉。對學生運動，尤愛護到底。凡政府當局者，必須有傾聽一切反對言論之雅量，及尊重一切人民權利之至誠，方可以領導全民，完成救亡建國之偉業也。吾人平居偶念，以為為政府計，如帶兵十萬之陳濟棠，原不足畏，而一純潔愛國之獨立職業者，或一學生之批評感想，則足重視。何者？此中含有真摯的輿論成分

故也。吾人稔知中央當局有與民更始之決心，粵桂事了後，政治上定有進步。今以感想所及，更喚起其注意如此。各省市軍政當局，俱宜翊贊中央，多爲攬集人心而努力也。

海峽新約之教訓

（錄七月二十二日大公報）

海峽新約，使土耳其恢復對於海峽地帶之完全主權，前日土國軍隊，業已開入，全國人民慶祝如狂，同時蘇聯報紙盛稱頌蘇聯外交之勝利。在爲中日問題所扼之中國人聆之，應有不少感觸也。

土國國勢，原非中國之比。蓋奧特曼帝國之瓦解土崩，爲十八世紀以來之事。其國政竄民雜，原非一統，外受摧殘，內生崩析，迄歐戰前，業已侵削殆盡。故新土耳其之國家，乃建築於奧特曼帝國燼餘之上，原不可與尋常國家並論者也。惟此殘部之復興，今却表現優美之成績。此次得廢止洛桑和約關於海峽之條款，重建軍備，收復主權，尤爲一大成功。夫其成功之道何在哉？蓋安戈拉政府，努力建設，國力增進，而外交之活潑與賢明，尤有足稱。試觀新土耳其雖狹小，而在巴爾幹近東中東諸小國間，儼然居指導政策之地位。其與歐洲諸強國，親俄聯法和英，又忠於國聯，在國際舞台中，頗有得道多助之感。視舊帝國時代之狼狽，其賢愚巧拙，有不可以道里計者。平時用心深而措置善，一旦時機成熟，即能發揮效用。今日收復海峽主權之成功，乃多年內政外交上努力之報也。

抑觀蘇聯外交，更有令人不勝今昔之感者。夫俄人視黑海出口問題關係其國家安危，無論爲帝俄，爲蘇俄，一也。而外交方法，則完全相反。百餘年來帝俄時代之政策，以剝削侵陵土耳其爲特色。即海峽問題，帝俄政策之目標，在占領君士坦丁，以直接控制海峽。易言之，爲犧牲土耳其之主權利益，甚至欲征服滅亡之，以達其自己之目的者也。然因此與英國爲半世紀以上之鬥爭，土國受帝俄之禍大矣，而帝俄亦卒未達其慾望。歐戰之起，又迫土國加入同盟軍方面，俄軍致受其牽掣。一旦戰終，帝俄竟覆敗，而土國反更生，此當爲十九世紀俄國政治家所不及料也。俄國革命後，對土政策，完全一變，改侵略爲援助，患難相共，無詐無虞。土國因而勝希臘，而蘇聯內亂之平，亦得土國之益。今者又十數年矣，此兩國交誼日密，從無間言。土固得利，俄亦獲助。關於海峽問題，蘇聯基本政策，爲望土國力能自守。易言之，彼乃望土耳其之強，而不欲其弱。故凡土耳其恢復主權求取進步之事，蘇聯必實助。蘇聯之利益，在土耳其國民同感利益之方向求之。今者海峽新約簽字，土蘇兩國，同慶成功，而蘇聯在外交上並不遭嫉，反藉以增進英蘇諒解，更擴大法蘇合作之影響者，以蘇聯自身，先立於尊重土耳其主權之地位，且表現維持國際和平安全之精神，藉利他以利己，故能有帝俄時代所不能有之外交收穫也。吾人因念世界毗鄰國家，利害多密切，而強弱有不同。強鄰對弱鄰，宜斷然學蘇聯對土耳其之態度，勿蹈帝俄覆轍。前者成功之路，後者失敗之門。以中日問題衡之，中國民族文化統一，地大物博，皆優於土耳其，而日本今日之國際環境，可與當年反對帝俄對土政策之英國相比者，並不止一國，夫日本於遠東，欲特保自己之安全與發展，此本有其立國上之必要。然其政策，爲何不學蘇俄之對土，扶助中國，維主權，廢陣約，使中國國民感覺中日利害共同，以自然成鞏固的聯合陣線？而反師帝俄故技，欲於侵陵剝削弱鄰

中，求取霸權？此誠吾人所深惜而不解者也。土國者，只千餘萬人口之國家耳，而其屏障蘇聯，爲用巳大。蘇聯以有土耳其友人之故，對巴爾幹，對中東，皆得不少便利。環蘇聯而立國之諸小邦，今大抵與蘇聯有親交者，土耳其之啟導周旋，與有力焉。此可證明得弱鄰民心之甚有益於强國也。日本奈何在其與歐美爭霸之途中，而對於有四萬萬人口弱大之隣，不能行賢明政策如蘇俄之於土國哉？國際間本只論利害，而利害之辨，則亦似不易也，可勝慨哉！

異哉所謂『日三相宣言』

（錄七月二十三日上海大公報）

前日路透東京電日本陸海三大臣會議後，曾發半官宣言，謂「中國政府如忽視日之特殊地位，則日本對華北之政策，將更趨强硬。」電文簡略，突如其來。茲將辭而闢之，並乘機說明國交調整之必要的前提。

所謂三相宣言者，中國當局聞之，當甚感意外。何則？我政府近時之對日方針，爲專待川越大使到任後，開始交涉，尤注意先調整華北。日本近有外交一元化之傾向，華方對此，頗表期待。日方近倡華北經濟開發，我方原則上無異詞。此一兩月來形勢，至今未變者也。川越氏到任後，因期日太短，諸待研討，故在京無所談。我方亦以忙於二中全會及收拾粵局之故，尚未得對日積極開談。然綜計時日，尚不過兩星期耳。當外交部方準備依照預定程序着手爲調整工作之時，而無端又來此種威脅式的所謂三相宣言。其激刺中國人心不必論，以近時外交情勢衡之，亦甚可詫怪也。

日本前盛傳中德密約，近又傳播中美借欵之說，實皆無稽。中德以貨易貨，其事尋常，但實際不易。中美則並無借欵，兩方皆已否認之矣。雖然，不論此等事之有無，日方殊無大驚小怪之理。蓋國際大勢，將趨於以貨易貨，中日間亦然。中國能銷之貨當然儘力推銷，以換其所需要者。至於信用賒貨，全爲信用問題。中國信用鞏固之日，此類賒貨合同，定將陸續成立。凡此皆國際通商貿易之常，並無開罪日本之理也。同盟東京電，謂中國購置軍械，甚刺激日方。凡世界之以國家稱者，孰無軍隊，孰無軍火。中國，一國家也，當然應有自衛之設施，所惜者財窮而已。是以中國若有所購置，自係零星小數，去所謂設備國防者遠甚。日方若目此爲刺激，則試問中國須如何方可以得諒解乎？日本爲世界强國，每年以數十萬萬養軍備，明歲陸海軍更大擴張，中國較之，細小甚矣，而猶受嫉如此。正如百萬富翁，視其鄰家月入數十金，而怫然不悅。日本强可以霸遠東，而獨不能宏拓其局度氣量，吾人殊以爲憾事也。

吾人敢掬誠奉告日朝野：日本近年一套之思潮觀點，亟宜改正。兩國大計，應於平等互尊之基礎上，從頭討論，此時勢之急需，爲吾人所深願。吾人但要求日本朝野速覺悟一點，即日本必承認中國是國家，其人民是國民！中日强弱異而權利同，日本應設身處地，假定做中國政府與中國國民，以評論觀察諸問題。日本能有此雅量與公心，則遠東霸業必成，世界國家，無能與之爭矣。反之，根本上不視中國爲平等之國家，不承認中國國民與世界一切獨立國民所同有之權利，既蔑視而復疑忌之。則東亞民族之合作基礎，何由成立？而日本自身所謂在東亞之特殊地位，又憑何確保？吾人願日本朝野回顧數年來之國際變遷，蓋因日本對華北政策不適當無節制之故，巳使日本之國際關係甚陷不利。此並無中國運用之力，乃日本

自身之行動取得之也。默觀世界前途，變化正多，為東亞安全計，最好中日國民能眞正諒解，遂不得不希望日方改變觀念。中國政府，今於完成政令統一之後，其望調整國交者自益切，華北走私諸問題之解決，更刻不容緩。日政府勿逸此良好時機，而更以强硬宣言刺激中國民衆也。

日本現階段的『華北政策』

（錄七月二十四日大公報）

東京外電前日傳稱日本外陸海三大臣會議後，曾發半官宣言，謂『中國政府如忽視日本之特殊地位，則日本對於華北之政策，將更趨强硬。』其說突兀，不甚可解，吾人昨已辭而闢之矣。今請更就數月來表現於外之日本所謂『華北政策』，略加剖析，以明現階段下中日關係之一般。或為關心國事者所樂聞歟？

按日本對於中國北部近年有其一貫政策，即造成所謂對日本『特殊地位』是也。就政治言，形式上必占領土地，而要之需要成立能完全符合日本希望之『政權』，其在長城毗連之區域，至少須能使日本在對外軍事準備上可以縱橫無礙，充分活動。就經濟言，不特希望能為日本與『滿洲』出產品之獨占市場，且能開放種種生產資源，供日本之利用。關於開發富源一點，需要鉅大之資金，而揆之日本經濟力量，實有不逮，故亦希望中國自身能有力供給，而日本則在人才技術上，組織計劃上，為之統制焉。以上種種，自長城戰役後，隨時隨地，皆有表現，最要者如先之以五省自治運動之策動，繼之以冀察政權之確立，而察北六縣之淪陷，意在控制張家口庫倫之交通，內蒙額濟納阿拉善特務機關之設立，重在通信調查之聯絡，則又純為軍事作用，其目的固灼然可覩也。最近數月，方式似有多少轉向，如華北問題，向來反對我中央容喙者，近則表示，願與政府一商，政治問題向來工作不停者，近則表示，將先從經濟入手。此中有何原因，姑不深論，而事實尚未開始談判，更無從預卜結果，惟國人應注意者：日本所謂『華北政策』，自有其一貫之方針，手段縱有不同，政策殊難變易，如對冀察近局，如何觀感，乃另一問題，而其最後欲將晉綏與冀察打成一片，則固念茲在茲；故協議所謂『華北問題』，恐終不能祇以冀平津為限，此其一。無論政治經濟，有何具體商決，對於其軍事有關之活動，殊難以口舌文字為有效之防制，故察綏問題，亟須注意，此其二，經濟問題，日本重在將華北與『滿洲』結成一個經濟聯鎖，故彼自有一套統制計劃，其見解與辦法，與中國未必相合，此其三。由此三點觀察，即以現階段的中日華北關係，其應付本已至難，若再如所傳『更趨强硬』，則其肆應之艱，當益不難想像。此際最要在中央地方，隨時接洽，聯絡密切，意見一致，步趨合拍，盡最善之努力，以為合理的應付。

惟於此有一事，頗值吾人注意，即在現階段下，日本至少在冀察平津，希望地方安定，政治入軌，民間購買力增進，市場得以繁榮，此事本亦地方人民所希望，更為官廳所應努力者。地方當局亟宜利用此點，一面發揮外交能力，以期減少局部糾紛，一面盡量改良行政，節縮支出，使地方安定，經濟起色，則外交局部之困難，亦可解除不少。此雖非保障華北之大計，但為地方當局分所應為之事，而又人民目前所希望者也，望各關係方面其深念之。

（錄七月二十五日大公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同拔可至諸貞長墓下時大至閣詩初印成也　衆異

故人。逝。矣。今。五。霜。李。侯。百。廻。懷。舊。腸。當。時。臨。穴。各。搵。淚。再。來。榆。柳。如。許。長。停。車。何。用。待。腹。痛。便。酹。斗。酒。知。難。嘗。詩。人。題。碣。衆。已。駭。誰。念。黃。土。埋。書。囊。君。詩。三。百。足。傳。後。悉。屛。柔。脆。存。堅。剛。相。知。定。文。貴。精。審。持。以。永。子。非。吾。狂。大。慙。大。好。世。不。解。賞。音。目。論。眞。相。妨。魂。來。喻。此。我。何。憾。神。縱。能。滅。詩。不。亡。

漢熹平辟央瓦盆影片爲松岑題　次貢

盆出張淑敬墓四周丹書二百十九字郭氏考釋斷爲村巫厭禳之具文中有冢丞冢令主冢司命魂門亭長冢中游徼移丘丞墓柏二千石擊特卿東冢侯西冢伯耗(釋作蒿)里伍長諸官並有黃豆瓜子死人持給地下賦諸辭語考年死者葬於張角未起前四年中有黃神告五獄一語郭氏疑黃神即黃天當立之說謂死者生前或奉角教云

石室。秘。扃。發。燉。煌。寫。本。所。獲。祇。及。唐。此。盆。丹。書。出。漢。手。眞。跡。欲。絜。誰。低。昂。計。年。已。逾。千。七。百。金。石。且。泐。無。完。行。豈。伊。村。覡。有。神。力。瓦。材。能。咒。成。堅。剛。奥。文。箋。釋。始。可。讀。考。義。或。近。於。厭。禳。分。明。點。鬼。假。官。閥。爾。巫。爲。幻。眞。譸。張。區。區。一。墓。備。百。辟。無。怪。人。世。譏。爛。羊。豆。瓜。賦。薄。鬼。可。樂。地。下。爲。想。無。孔。桑。或。疑。葬。法。用。邪。教。死。者。生。奉。大。賢。良。張角未起時曾自稱大賢良師冢。中。欲。問。不。可。起。撫。器。望。古。嗟。茫。茫。

西陵峽　石遺

應。將。此。峽。號。荆。門。亙。石。排。衙。第。一。闈。兩。字。空。舲。何。太。雅。二。陵。立。壁。共。稱。尊。掀。灘。破。浪。黃。皆。白。變。色。風。雲。旦。亦。昏。却。笑。當。塗。高。在。望。任。他。割。據。逞。劉。孫。

渝行道出黔北書所見　纕蘅

峯。迴。處。處。見。平。疇。不。問。應。知。是。播。州。過。雨。樹。如。人。出。浴。

逃虛宦似鳥辭講閭閻元氣終當復鷗鷺前盟儻可酬
領取田園風味好肯將叱犢換鳴騶

清明寄榆生　堯生

老尋先壟日西斜去歲清明苦憶家白首鄉心通萬里
朱明洞口夢三椏散原日下人應健獨漉風流海一涯
爲問羅浮大胡蝶可全身世佛桑花

次韻盦香宋　山腴

人世傷心異昔時回心眞禮碧雲師老居人後非無謂
苦語心聲盡入詩槐火故驚三月改來書翻恨一年遲
荒田日日催公調此事凝之恐未知

朝宗書宬雅集呈杏騩丈　子威

一路垂楊綠到門翛然車馬不聞喧元方兄弟高陽里（指昆弟次序）
君實賓朋獨樂園其事除非詩可序此情濃似
酒初溫月泉社裏羅連榜牽惹春婆舊夢痕
酒痕銷盡舊靑袍湖海逢君亦足豪偶撥湘絃歌樂府
忽牽吳榜滯江皐右軍少長欣咸集坡老尖叉門一遭
吟罷出門向天笑白雲無盡楚山高

丙子元巳散釋招飲淮樹得文字　大壯

夢輿諸公戲洛濱覺來失笑隱焉文鼠家何處求眞蹟
馬射他年錄異聞商女歌隨西去水客衣香散故山雲
一栝相屬從珍重草長鶯飛日易曛

餅花甚盛寵之以詩　冢士

餅罌無礙澹醪茗薄能圖宛宛生機在亭亭格韻殊華
鬘回寶髻脂瓣潤清膚勝絕都離俗香中意自腴

乙亥冬日病中口號　什公

手援天下吾何敢度外斯人總未能曇頂楊毛兩無取
杏壇薪火是傳鐙
楚固失之齊詎得彌天浩刧隱乘除括吾囊更鉗吾舌
寂寂晨昏共木魚
鑑眞惠果重來否空海心光赫有靈南贍部洲天際瞰
不知佛眼爲誰靑

賣花聲　病樹

卷髮篆千螺碎步蹩躠明粧照眼驚蹉跎湖海平生差
不誤誤了梨渦斂笑蹙雙蛾倦舞慵歌柳腰無力奈
風何一斛明珠千斛淚恨比歡多
禿鬢鏡中羞意冷於秋雙渦銷得許多愁說與流鶯渾
不解夢怯春柔佳約費綢繆見了還休幾回商略到
衾裯望裏鈿車歸去路忍放簾鉤



凌霄一士隨筆（續第二十九期）

章士釗「銅官感舊圖記」，於題圖詩文數十篇中，獨稱「西江胡瘦唐所言」。胡思敬（字漱唐，清末名御史）之作，亦「銅官感舊圖題詠」印本未及載入者。頃於其「退廬文集」檢得所撰「銅官感舊圖記」，迻錄如下：

資湘交匯之區，有山曰銅官，故相湘鄉曾文正駐師地也。靖港之敗，章价人太守脫文正於厄，越十餘年，文正薨，疆事大定，太守刺舟過此，追憶曩時患難，作爲此圖，偏徵名流題詠。當時李次青吳摯甫二先生皆未達其意，疑太守浮沈牧令間二十餘年，戚戚不安於懷，聊假寓於物以寫其蹉跎失意之悲。左文襄稍知言矣，又牽及老氏一死生齊得喪之旨，幾中而復失之。予與太守子曼仙樞部交，獲見此圖，感念事物艱難之會，賢人君子謫嘔補救之心，盖有不能已於言者。當髮逆初起，楚南先被其患，衆推文正練鄉兵，保境殺賊，苟以自救，非有經營天下之志也。其後率師東下，困於彭蠡，阨於祁門，岌岌如落陷穽，即金陵合圍之初，猶日夜憂懼，恐諸將倖進徼功，致蹈和張故轍，亦非有奇謀勝算，自信必能挈東南數千里已失之地還之朝廷也。夫兵者陰事，不濟則以死繼之，君子所自盡者只此而已。同時與文正幷起相頡頏者，無若胡文忠。麥山之衄，文忠索馬欲赴敵死，圍人救之，馬反馳，臨江遇鮑忠武，乃同歸。其幸而不死，亦猶銅官山之志也。余嘗私歎，軍興以來，陸建瀛畏死而江甯陷，何桂清畏死而蘇常又陷。文正文忠。欲死而不獲死。奔走支柱其間，堅竢滅賊之機，未嘗

一日忘殉國之志。迨左文襄出，上游根本漸固，兵事稍稍順矣。文襄謂文正即死，誅剿或緩，不患無繼起之人，亦安知始事之艱，非積誠不能挽天下之極弊，雖才智無所措手乎？文正嘗自言之矣：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衆人效其所爲，亦皆以苟活爲羞，以避事爲恥。嗚呼！湘軍之所以興，洪楊之所以滅，此數語盡之矣。淺見者不知，顧謂中興人才，萃於湘楚，衡嶽鎭峙之靈，鬱數百年，閟極而一泄。此不特隳四方志士奮發有爲之氣，又使一二老成扶持世教之苦心，不見白於後世，何其言之誕也！髮逆既平，湘中士習漸驕。文正再出剿捻，嘗太息咨嗟，謂楚軍暮氣不可用。太守從文正久，習知兵間利害，覩其自記之詞，頗惜文正畏偪輕發，不能如異日之堅忍，聊追述倉卒遇難之狀，以勵鄉人敢死赴敵之氣，俾知士大夫出任軍國大事，唯一死足恃，餘皆付諸天命氣數，而不敢自墮其修，此作圖之本旨也。夫文正以道德鬱爲文章，播爲功業，即不幸下從咸彭，其可誦可傳者自在。大塊勞我以生，逸我以死，文正驟獲死所，方幸息肩以趨於逸，而太守必欲力任其勞。太守於天下信有功矣，論者並欲以此責報於文正，是婦嫗簞豆之見，非太守所以自待，亦非文正相待以國士之意也。

文有內心，饒意致，宜爲士釗引重也。所述胡林翼欲赴敵死一節，爲咸豐五年事。「湘軍志」湖北篇記此云：

咸豐五年三月乙丑，詔胡林翼署湖北巡撫。……林翼念相持無已時，八月壬辰自將四千人渡江，思合水師取漢陽，不能進，屯奓山。戊戌寇至，林翼督軍出，士卒要餉，出怨言，强之戰，未交綏，譟而大奔。林翼憤甚，索馬欲赴敵死。圉人見巡撫意色惡，反旋馬四五轉向空野，乃鞭之。馬馳不能止，臨江乃遇鮑超船。諸營官聞巡撫在，集潰卒，調王國才，合屯大軍山。辛丑荊州運餉銀三萬至，乃嚴汰疲羸，奏調羅澤南軍，令更增二千人，還攻武漢。

取與曾國藩靖港之事並論，是絕好陪襯；似卽本之王闓運。闓運爲章壽麟撰墓志銘，有「昔鮑拯胡，功超五等」之句，以鮑超後來膺子爵之封也。超謚忠壯，思敬曰鮑忠武，誤。（薛福成「書霆軍銘軍尹隆河之役」，稱超曰鮑武襄公，亦誤。）

鄭孝胥有「題章价人太守銅官感舊圖」，見「

海藏樓詩」，爲丙申(光緒二十二年)所作，詩云：

曾公靖港敗，章侯救以免。功名震一世，雲泥隔歲晚。歸舟近長沙，父老話兵燹。山邱易零落，銅官長在眼。作圖名感舊，自記極微婉。文襄耄年序，奮筆亦殊健。未如王翁歌（壬秋），放浪情無隱。曾章今往矣，意氣固同盡。時髦論紛騰，何事挾餘慍？道高迹可卑，子賢身不泯。報恩賤者事，豈以律貴顯？彼哉李子言，徒示丈夫淺。（李元度序，有「不言祿，祿亦弗及」之語。）

推闡運之詩，而於國藩似亦有微詞。

左宗棠序中，引國藩父麟書之語，甚壯邁。麟書以老諸生爲封翁，當國藩督師時，自撰一聯，命國藩書之，文云：『有詩書，有田園，家風半讀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澤』。『無官守，無言責：時事不聞不問，只將艱鉅付兒曹』。（麟書應童試十七次，始於道光十二年以府考案首入湘鄉縣學，年四十三矣。國藩是年隨父應試，獲以佾生註册，年二十二，明年相繼入學，又明年鄉試中式，遂於道光十八年成進士，入詞林，而麟書則入學之後，未克再進一步也。）

國藩「會奏湘潭靖港水陸勝負情形摺」(咸豐四年四月十二日）敍靖港之敗云：

臣曾國藩以潭城逆賊被官軍水陸痛剿，專盼靖港之賊救援，亟應乘機攻勦，俾逆賊首尾不能相顧。明知水師可恃者均已調赴湘潭，陸路各營，除塔齊布周鳳山兩營正在潭城剿賊，升用同知林源恩一營駐防平江，此外岳州甯鄉兩次失利，陣亡鄉勇約七八百名，又淘汰遣散湘勇已千餘名，現存營者僅及千名，難期得力，而事機所在，又不敢不急切圖之。是日卯刻，親率大小戰船四十隻，陸勇八百，馳赴靖港上二十里之白沙洲，相機進勦。午刻西南風陡，發水流迅急，戰船順風駛至靖港，

不能停留，更番迭擊，逆賊在礮臺開礮，適中哨船頭桅，各水勇急落帆收泊靖港對岸之銅官渚，賊衆用小划船二百餘隻，順西風駛逼水營，水勇開礮轟擊，礮高船低，不能命中，戰船被焚十餘隻，隨風漂散，各水勇見勢不支，紛紛棄船上岸，或自將戰船焚燬，恐以資賊，或竟被逆賊掠取。臣曾國藩在白沙洲聞信，急飭陸勇分三路連撲靖港賊營，冀分賊勢。陸勇見水路失利，心懷疑怯，雖小有斬獲，旋即卻退。臣曾國藩見水陸氣餒，萬難得手，傳令撤隊回營。此又初二日靖港剿賊失利之實在情形也。

又「靖港敗潰自請治罪摺」（同日），自陳調度乖方之失謬，繼謂：

臣整軍東下，本思疾趨出境，乃該逆大舉南犯，臣師屢挫，鄂省危急不能速援，江面賊氛不能迅掃，大負聖主盼望殷切之意，清夜以思，負罪甚大，愧憤之餘，但思以一死塞責，然使臣數匹夫之小諒，置大局於不顧，又恐此軍立歸烏有，我皇上所倚以爲肅清江面之具者，一旦絕望，則臣雖死，臣罪更大，是以忍恥偷生，一面俯首待罪，一面急圖補救。…………一兩月間，水師尚有起色；但微臣自憾慮有討賊之志，毫無用兵之才，孤憤有餘，智略不足，仰累聖主知人之明，請旨將臣交部從重治罪，以示大公，並籲懇皇上天恩，特派大臣總統此軍。臣非敢因時事萬難，遂推諉而不復自任；未經赴部之先，仍當竭盡血誠，一力經理。如船隻已修，水勇可恃，臣亦必迅速馳赴下游，不敢株守片刻。

前摺爲與湘撫駱秉章會銜所上，後摺爲單銜所上，摘錄用資并覽。



猪

田濤

窗外幾聲狂怒的犬吠，把他驚醒了。

他摸摸自己手腕上隆起的血管，卜卜的跳得失當。他覺得這可不是好兆頭，血搏的速率跳快了，容易使心臟疲乏，患心臟痺痲的病症。他輕輕伸出胳膊去，理理自己睡覺弄亂的鬍鬚，他摸到他的額蓋也似乎發熱。他便慢慢的睜開眼睛，那一塊塊方格的窗櫺給太陽晒得通亮，房屋裏潔白的牆壁也非常光明；一張髹漆得紅紅的衣櫃和一張擺放茶碗的桌子都閃閃發光。窗紙上靜靜的爬着樹枝葉的畫影。外面傳來一陣談笑和步踏的聲音。一個窗櫺，或許是裝置着一塊玻璃吧！（他記不清楚了）透進來的太陽光是亮得出奇，照在他的枕頂繡得紅綠帶金的花朵上，使他也看清楚了那肥大的綠葉和紅花。他被窩上蹶蓋着黑綢夾大衣，領袖露在他頭前。這大衣是他的大兒子特為他從南京定製的最新式衣服。阿狗上鎮去趕集也特為他買來了一雙軟布底子鞋，為的是他年紀老了，穿軟布底子鞋是保護脚掌的，容易吸吮汗液，最講衛生。房梁上掛着一隻竹籃子，放着他的帽匣。被窩裏是裝的蠶絲，所以非常輕暈溫柔，彷彿都帶出一些滑溜溜的肉性的彈力，使他這兩條沉重多肉的老腿隨意伸動。如果不是窗外的犬吠把他驚醒了，這正是他酣睡最甜蜜的好機會。（因為這正當使人身體感到慵懶的春天季候。）

忽然他聽見門環鏈嘩啦一聲響。

「老爺爺，你醒啦！」進來的是他的小孫女，她跳着，爬上床，把一條小腿也翹上來：「你起來吧，有客人來了。」

他疑心這小孫女又來騙他起床，給他撒嬌皮。她的烏黑的頭髮剪得很整齊，小面龐蘋果一樣微紅明閃，一對烏溜溜的小眼睛，活潑天真的給他發笑，另一條小腿也翹上來，一翻身就騎上他睡着的身體，把他當作一隻木馬了。

「老爺爺，我替你穿衣裳。」

她的小手把他的黑大夾袍掀起來，她的小身子立在床上只能把牠挑起一半截，另一半截仍倒攤在他的被窩上。後來她只扯過一條袖子來，拉着叫爺伸胳膊。

「或許是真的有客人來了！」他想。剛才那幾聲驚醒他睡夢的狂怒的犬吠，就有點怪異。他洞悉他的老黑

子是有一種好咬生人的壞脾氣。他又聽見那一陣大聲喧嘩的談笑。這種種奇怪的聲音都表示出有客人來了。可是他實在不樂意這就從被窩裏坐起來，離開這溫暖適意的床舖。昨天夜裏因爲多吃了幾罐筒蝦魚，還吃了許多鷄蛋糕和香蕉，所以睡寢遲了，彷彿到了十二點才入眠，到現在恐怕只有八點鐘光景吧！平常每天他沒有十個鐘頭充足的睡眠不能恢復他的睏乏，不能感到滿足的。如今還缺少着兩個鐘頭的睡眠，這，對於他身體怕有損傷。但是這麼大早天有那個客人來呢？這些日子來他並沒有約過他的親友們集會。

不知怎麼的，他又想着起床了。他用一隻肥胖多脂肪的胳膊支起身子來坐着，兩條腿仍舊紳在被窩裏。他張開大嘴打兩個哈欠。小孫女扯着那黑夾袍的大袖子，張開袖口叫他伸手。他又梳梳白鬍鬚，從枕底下掏出衛生消毒的手帕來拭清楚眼睛，看着潔白的墻壁上掛着他自己的像片。那像片是個胖胖的頸帶了一些富闊氣的和藹的老人，留有兩撇八字鬍鬚，面龐露着微笑，並看不出他已經是個七十四歲的老人來，只是他的頭頂禿得一片亮光，沒了一根頭髮。算命先生給他算起卦來，都說他的腦袋禿得有福氣，上了年紀的人，如果不禿頭就有什麼克子克孫，對於後代一大套的講究。總之就是說他這幅五官端正的相貌長得挺富態像的，他是個挺有福命的人！

「翠花，你老爺爺醒了嗎？」翠花的母親在外面喊。

「醒啦，穿衣裳哪！」

翠花這尖銳的小嗓子眞像一管震響的小銅管，響起來把他的耳朵震得嗡嗡直叫，接着他臥室的門開了，阿狗進來替他穿衣服。小孫女也這麼着

那麼着的與她爹爹阿狗爭鬧着替爺爺穿襪子，不就把爺的帶子先摺在他的脚鴨上。她又從地下拿起爺爺放得很端正的一雙鞋子，上來又給爺爺那脚鴨上倒着安扯，安得爺爺的脚指頭感到疼痛了。

阿狗給他穿好衣服，又把他那最講衛生的牙刷牙粉肥皂都拿來。他洗刷完畢，阿狗同兩個兒媳妯娌給他輕輕捶敲了一會脊梁，然後把他的紳士毡帽從帽匣裏取出來，端端正正戴在他的禿頭上。他那白胖胖的臉上浮露出慈善和藹的微笑，滿意的看看他的阿狗同兩個兒媳妯娌，他從阿狗手裏接過用細工雕刻的黑檀木手杖來，豫備要到客廳去會客。忽然他又想起還沒有吃早點。他命令阿狗將那一大罐筒牛乳割開蓋子，用蒸溜水調和，他坐在有彈簧的躺椅上，阿狗一嘴一嘴用羹匙喂他。

吃完早點牛乳，他養了一會神，又在高大的照衣鏡前面詳詳細細的把自己週身的衣服打量一遍，他的白胖多脂肪的臉老是那麼和藹微笑着，穿起這件最新式的青黑大夾袍，顯出他身幹高大魁梧了。他右手握着手杖，左手再梳梳鬍子，他的阿狗把他攙往客廳裏去，玩皮的小孫女在他的背後模仿着他那老年行路的姿態，把步子邁開大大的慢慢的，也在她那光亮的小嘴唇上學看抹鬍子，咯咯的笑着跟爺的背後走。

客廳來到的客人是他數十年不見面的老朋友，他已經認不出老朋友的面貌，要不是那朋友自已詳詳細細的介紹一番，他幾乎把那老朋友當作一個刺客了，老朋友的臉也是肥胖的，不過發黑了些，鬍鬚又叢密長亂，年歲和面貌顯得比他大多了。他看見朋友的頭頂也是禿得光亮的，他把自己的紳士帽脫下來，照例又是倆禿亮的頭頂。兩個光亮的禿頭在空中同時顫着，發抖的握手。

「我們現在都是有福氣的人啦！」他對朋友笑着說。

老朋友也哈哈的大聲笑起來，鬍鬚翹立着說：「我們已經好幾十年不見過一次面了，沒想到你和我還沒有瘦了。哈哈，想起在青年時候，我們一同在蒙學堂裏念古書，你是比我胖的。如今你還比我胖，哈哈哈哈。」

「哦，可眞是，一晃搖已經好幾十年過去啦，你的臉——我差不多認不出來，咳，人老了，臉都變樣了。可是我看見你還挺胖，我很歡喜，哈哈哈哈。」

他從腰裏掏出兩個亮光的鉛球在手心裏搗滾着，看見他老朋友的背部彎駝了，暗暗的譏嘲他一定不像他自己那樣會講衛生，對于身體不會保養。兩個人都坐在客廳裏有彈簧的包布椅上。

「你如今有幾個兒啦？」老朋友微笑着問他。老朋友手裏玩耍着一隻小亞葫蘆，都給他的手掌磨擦光了。

「兩個。」他響亮的回答：「大兒在南京做官，一月掙五百塊。小的阿狗命不濟，偏偏不好念書，在家看種田地。孫子們也早有三個了。」他笑得起興的有些驕矜起來說：「大孫子在外頭自由啦，像片我已經看見過，那閨女是個洋學生，長得很不錯。信裏說再過兩月就結婚啦。老二老三孫子我早打主意給他們訂婚，老二孫子還老實，給他訂了婚他不說什麼。老三孫子雖然屬他小，可滑頭啦！他也老想着自由，可是他材文不強，人家都看不上他，我給他訂的婚他不要，被他解除了。哈哈，他願意怎麼鬧就怎麼鬧去吧！反正年青人們是不顧顧我們老輩人的心的。」

「老二孫子上什麼學堂啦。」

「在北京什麼大學啦。我也摸不清。老大孫子早畢業啦，還要說上外國。——老二媳婦我也見過的，臉子長得挺好，很適合我的意，只是與（？）些。」

「那不要緊，女人娶後還發呢！」

「哈哈哈哈。你有幾個兒孫啦？」

他的老朋友也是穿的青黑布長衣服，伸着手梳理他那白長鬍亂的鬍髭。這動作的暗示，使他不由得也舉手梳鬍鬚。他們的微笑的眼光在空中交集了。老朋友挺了挺彎駝的身腰，把一條腿壓在另一條腿上，腰背靠着彈軟的椅子，手裏的小亞葫蘆轉來調去，眼睛灼灼閃光。

「老朋友，幾十年的光景我們都兒孫滿堂了。你看你是那些個有福氣的兒孫，我有兒子六個，……」

「那你比我更有福氣，哈哈。」他把手心裏的鉛球滾得嘖嘖發響。

「咳，我這六個兒子都沒有福氣，老大兒子是個最叫我生氣的兒子，他一天家抽鴉片煙，……」

「喲，抽鴉片煙嘛，不是犯法的嗎？」

「咳，」他把小亞葫蘆緊緊握在手掌裏：「鴉片煙現在在中國是公開的啦。在鎮上還特設立土藥店呢，專供那些鴉片鬼子進去抽。這是××一筆抽稅的大進款。」

「哦，哦。」他把鉛球也握住不滾：「那麼我的大兒子可別到鎮上那村子呀！他在南京當科長，說不定也有抽的。」

「不會的，你那孩子生來有材，不像我那兒子那麼混蛋。」

他聽了朋友的這句話，臉上又浮起得意的微笑起來，手掌裏的鉛球用兩個指頭搓旋起來，[illegible]的聲音。老朋友閉着小眼睛，一個[illegible]

一剎那間的沉寂。

「潘仲信死啦，你知道嗎？」老朋友忽然說。

「潘仲信？」他撫住頭蓋想：「哦，哦，就是我們那個最好開玩笑最滑稽的老同學嗎？」

「哦，是。」

「什麼時候死的？」

「已經快滿兩年了！」

「唔，眞可惜！他材文很好。」

「對啦，大前年倘他還給我寫了一張中堂呢。一個人的變化眞快，我們這樣的大年紀人，不定那一時節也死掉呢！」

他聽了老朋友這一句話，感到很懊喪，臉上和藹的笑容立時消滅了，顯露出很蒼白的顏色。他覺得這朋友的一句話給他帶來了不祥吉，死——這是他從來未曾想到過的東西，他對于世界上的生活是永遠不厭倦的感出非常的幸福與快樂。眞不明白老朋友怎麼迸出這一句死的話來打消了他的興味。或許是他厭倦世界上的生活啦！他沉默着，臉色更蒼白，手裏的鉛球再不滾轉，他聽見老朋友呼吸粗重的，短促發響，彷彿有一塊黏痰貼着他喉嚨的通路，掛礙他的呼吸。這些表現使他看破老朋友是虛弱的，或許不久他會死去。他們朋友兩個是同歲壽的人，可是他自已的身體感到是很健康，沒有一點病疾，對于死彷彿有着一種抵抗力。他情愿世界上的人類沒有終死，永遠長生下去，看着他的享樂的家庭生活下去！

這時候，他發現了老朋友的缺點。青黑色衣服有地方是補綴的破綻，有地方崩裂了綫縫，原來這大袍子是破舊的啦。因爲這客廳是南房，光綫不充足，他剛從有陽光的外面進來的時候，並看不清楚那是一件破大衣。如今他發現老朋友是個窮鬼。穿的那一雙鞋子也是中國家作糙布鞋子，幾上許多泥點。現在他看見朋友的臉也彷彿瘦了，由他那臉頰的脂肪上顯然可以看見他的顴骨是微微挿了出來，鬍鬚蓬亂，他的面貌更顯得蒼老。他發現了窮人徹害死的新定律，他的臉就重新微笑起來。他設法探問探問老朋友的家境。

「你那六個兒子淨幹什麼職業？」

「咳，」他的脊背彎駝得越厲害：「沒有作好事的兒子，都是念了半途而廢的學堂下來失業的。老二小子在學堂講什麼革命來着，被人家告發他是共產黨，把他壓在牢獄裏了，老三老四一股子怒氣出去當了兵。現時家剩裏下的有吸鴉片煙的大兒子，種田的老五老六。」

「哈哈！」他又高興起來，手心裏的鉛球加速率滾轉，他那勝利似的發笑的一張圓胖的臉擁起許多紋路，用手梳他那整齊的八字鬍鬚，他又睜着亮光的眼睛對老朋友嘲笑一般打量，彷彿在竭力發現老朋友窮破卑賤的缺點。接着他挒轉着頭顱看他自己客廳中墙壁上貼釘的用高價買來的東方藝術古畫，漆紅的八仙桌上擺列的古銅小碗小鐘。他的意思想給他的老朋友顯示顯示他的富闊，使老朋友看看他現在所處是如何的境遇。他把腰幹挺得直溜溜的，彷彿表示着他的身體沒有一點病疾，是很强健而並不甚老相的一個富潤的老人。他坐在這張彈簧包布的矮椅上，兩撇八字鬍鬚翹撅得高高的，和藹並且驕傲的笑着。

今天請客的午餐，他命令過廚師要把飯菜設備豐滿，把那一切平常所未吃過的食品都陳擺上來。除了中國最上等葷菜素菜以外，還參加着外國

菜。如：美國橘子，德國魚罐筒，南洋產得的極肥大的香蕉，阿比西尼亞的柿柑，放在漆黑的圓餐桌週圍，正當中擱放着一個很大的瓷碗裝着一隻熱氣騰騰的肥大的鴨子；以外還有三隻嫩軟的小鷄，醬牛肉，肥豬肉，綠豆，青菜，八寶蓮子粥等等。這些碟碟碗碗把一張大圓餐桌都擱放滿滿的了。

他舉着一雙雪白的象牙筷子抵給老朋友，他滿意的笑着喚道：「老朋友，吃呀，吃呀！」他還說着這都是他自己每天常吃的飯，未免待顧不週，請朋友原諒的話。

老朋友拿着那一雙象牙筷子，老是挾起那一塊塊的肥猪肉就白米飯吃，一句話也不發，有時候只哦哦的響應着他的話尾。他覺出這老朋友眞可笑，猪肉是多麼骯髒的東西，他偏偏喜歡吃猪肉，他暗暗譏笑這老朋友簡直是個蠢子，不懂得什麼食物貴重，講衛生。這非須要他替這朋友費一番解釋的話不可嗎？于是他伸出胳膊，用着他的雪白的衛生象牙筷子，指點出某一種外國菜是補養身體某一部分的缺陷，某一種是强壯身體的，等等。

但是那神經遲鈍帶了點愚傻的老朋友直是哼哦的答應着，猪一般不抬一下頭只顧往喉嚨裏塞飯菜。「這眞是個餓猪，」他想：「不知多少日子不吃飯了，今天跑到這裏塞嗓洞，恨命的吃。」他禁不得暗自發笑。

「吃香蕉，朋友！」他指着那一大盤的香蕉說：「這是幫助消化的食品，吃香蕉！」

「哦，……哦，……」

老朋友又塞滿一大口米飯，嘴腔裏幾乎搗嚼不過來，眼睛不望什麼的只低着頭吃飯，吃……

「朋友，」他又說：「你瞧這盤美國大紅橘子，牠的價錢可够貴的啦！……」

「哼，……哦……」老朋友彷彿沒有聽見似的吃飯。

「還有這德國魚罐筒！」他大聲起來：「這罐筒是打外國運來的，打德國！德國離開咱們國很遠，來的不容易，價錢更够昂貴的啦！價錢更够昂貴的啦！價錢更……」

「哦，……哦，……」

「朋友，」他更大聲的說，「阿比西尼亞柿柑，哦，珍貴！眞貴！」

他幾乎咆哮起來：「阿比西尼亞的柿柑！價錢眞……」

「哦，……哦，……」

「還有……」

「哦。」

朋友嘩啦一聲放下了碗筷，用手掌抹抹油滑滑的嘴巴。

「怎麼，放下碗啦？」他和藹的說：「多吃呀，多吃呀！吃那麼一點點，再吃個蘋菓，喝杯咖啡，冲碗牛乳，燙杯鷄子，……」

他彷彿一個飯館裏跑堂的夥計，儘量把他所有的湯名單子都背誦了出來，老朋友只是搖着他那禿亮的頭顱，手掌又玩弄起小亞胡蘆了。

當主人的吃完飯，覺得非常懊喪，彷彿感到一腔內的待訴吐的話沒有發洩給領略的人明白。

黃昏，老朋友走後，他獨自默默的坐在客廳中，覺得這一天的快樂盡給這朋友破壞了，弄得他心裏很紛亂。他又摸摸自己手腕部的血管還是跳得失常。他喚僕人一聲：

「老麻！」

僕人跑進來，滿臉黑麻子，鬼鬼祟祟的聳聳肩膀。

「有什麼事，老爺？」

老人梳理着八字鬍鬚，沒有表情的說：

「以後再遇到生客求見，叫他先把名片遞進來。」

硬漢

夏村

張開著圓嘴巴的小吊籃，端端正正地躺臥在靠手板上。自從開皮（註一）直到太陽高高兒掛在中天，這小傢伙就未曾掮過一張綠的紅的鈔票或是一隻光洋，像平時一樣搖搖幌幌地打樓井口吊下下面的攤檔。

幾天來就是這樣：上二樓來的「闊佬」們少得跟什麼一樣，可是樓下圍着攤檔來逛麼一角幾分的「爛崽」：赤著膊的脚夫，轎夫；披著灰布衣袴的勤務兵模樣的年青伙子；什麼雜貨店里面的小夥計；還有些無論如何看不出他們是幹那一種行業的雜稱脚色，却擠得滿滿地，人都喘不過氣來，一陣一陣汗臭就打這一丈長五尺寬的樓井口昇上來，燻得我總想作嘔。

天氣可委實熱得要命！汗水一串串一排排從頸項灕下脊背，一直灕流到短袂頭。弄得背心跟短袂都濕漉漉地。

我像一連幾個夜晚沒有好好兒睡過一樣，只是打呼嚕。

——咸家剷！（註二）睡了再說吧！

罵了這麼一句，我就叮囑那一個才來了沒多少日子的新什差：、

「唯，木泉！有人上樓來你就喊醒我哪！」

木泉點點頭。又顧着自己的揩杯揩碟的工作。

拖着沉重的脚步，用手掩住那個時時要張開來的嘴巴，走去躺下在睡椅上後，我就昏昏迷迷地睡着了。

唬……唬……，一陣震撼天地的狂風！

我打夢中給嚇醒了來。在朦朦朧朧之中，隱約地聽見那狂風正在樓井口下邊的攤檔那兒唬着。一個敏捷的思想使我立刻睜大了睡眼，用右邊的手背揩乾正打額頭上淌下來，要沿着眼眉，鼻樑，面頰而淌下頸項的汗水。

一骨碌打睡椅上站了起來，呵欠也懶得打了。跌跌撞撞地就蹤近樓井口。下面的嘈什的聲音，（就是那陣唬着的狂風）還在那兒一下高過一下的波動着。我伸長了脖子，朝下瞅着：最先瞧見的是那個東莞仔的二手「打荷」（註三）——這傢伙有兩隻像燈炬般的眼睛，一張上面闊下面尖的三角臉，鼻樑高高兒聳起，許多麻子窟窿就圍住這鼻樑像跳着舞一樣，又像繁星一樣在臉上閃爍着。這傢伙露着牙齒在獰笑。

「丟那媽…你用壞銀還要罵人！…」他挺直着右臂胳，指尖不曉得在那兒指着什麼人。還夾七夾八說了好些話，可是這些話都給別的較高的聲浪壓下了，到後來就聽不清楚。

但那些更高的聲浪，却清脆地嚷着：

「滾吧，滾吧！…不要再討沒趣！…用壞銀還有什麼話好說，硬也硬不來…」

一個倔强的聲音，也是打我瞧不見的地方嚷出來的：

「他憑什麼打人呀！…角子又不是我自己造的，…」

有許多人在拖那嚷着的人似地，片推推一跌跌的響聲。我火速地跑到樓井口的另一邊，向下探望着：一個額頭突起隻橘子這麼大的血瘤的「爛崽」，還在那兒一邊罵着，一邊給推出了門外。站在門外邊似乎還罵了些什麼，可是漸漸地，漸漸地那罵的聲音也就消失了。

東莞仔却興高彩烈地說了這麼一句：

「打死了也沒有人可憐他！……你想在銀牌這兒用壞銀嗎？……丟那媽！……這銀牌要納餉的呀！」

頭手「打荷」給公司調到別的銀牌去了。東莞仔算做頭手「打荷」，我給調做二手「打荷」。

二手「打荷」比原來「吊籮」的工作繁重得多。「吊籮」只要把賭客的鈔票銀錢擱在小吊籮里，打樓井口吊下來，贏就把本錢連贏的錢統統吊起來，輸就吊上那只空籮子就得啦。——有的賭客就光是賭籌碼，小吊籮壓根兒就不用動。可是，二手「打荷」就挺討厭，四個鐘點里頭，兩隻手一刻兒工夫也不能够停歇，總是一些角子在手里溜來溜去，賠起錢來又要頂麻煩地算了一大串數目，還要打了一個九扣。——不過，自從調到樓下之後，我跟東莞仔接觸的機會多了起來。

有一天，東莞仔又邀我同到「雲翔閣」去。他來四角錢烟膏，我陪着他，只來二角錢。當我招呼着夥計時，他嚷着：

「一總來六角錢！都算是我的好啦！」

「不，不，我自已來二角錢！」我改正他的說話。

東莞仔一邊用右手尖摸一摸高鼻樑——這是他的習慣——一邊躺下棚來，說道：

「你太不够朋友啦！你當我是『孤寒鬼』(註四)嗎？」

我倒難爲情起來啦。我抓抓頭皮，用舌尖舐一舐嘴唇，嫩舌尖給唇邊的鬍髭刺痛了，猛地縮了回來。

於是我腼腆地說了：「不，不，昨天還是你請的晚飯，今天再揩油那是不成話的，……恰巧我自已袋里有這麼一隻雙角子。」

「算啦！算啦！一兩隻角子的事……」他似乎冒了火，但瞟着我時，見我正綳着正經的臉孔，他就改換了口脗：「……昨晚上我搓麻將贏了三塊多，等等還要請你上館子喝幾兩高粱哩！」

我被誰迫着似地點了點頭。

够計遞來了兩隻小罐子。東莞仔揭開了罐蓋，用一支小鐵針，朝罐里戳了一戳，針尖黏了些烏黑的煙膏出來，把這煙膏在煙燈上燒着。東莞仔轉着小針柄，烏黑的煙膏發起酵來，變成一粒烏豆那麼大小的泡子。一陣帶腥味的濃香撲入鼻孔里。

東莞仔一邊弄着那玩兒，不時瞟着我。

「你還像一個斯文人哩！哈哈……」他停止了手的動作，讓那烏豆在蒸發着。烏豆脹得很大了，就像一個打滿了氣的皮球，可是，霎眼間，又像給戳了一刀似地，突地癟了下來，一陣更濃的香氣四處的洋溢着。東莞仔便開始在煙斗上煉着，於是一邊又說下去：「出來撈世界」的人，應該硬的時候就要硬，拚了命也不要緊，你說對麼？……可是應該輭的時候就該輭，尤其是對自己的朋友！……可不是？我就常常說過：一個頂壞的傢伙也會有個知心的朋友啊！人如果沒有朋友，那就什麼都完啦！……」

烏豆煉好了，他把來裝在烟斗的小窩窿上，便雙手遞過烟槍來，

「你先用吧！」

我怕給他罵我不够朋友，只得接過烟槍，把烟斗擱在烟燈上，吱吱吱地抽了幾大口，大部分的烟帶着了香味滲到肚皮里去，有好些都打鼻孔跟嘴邊溜了出來——滿室又是撒滿了香味。

東莞仔用指尖摸一摸高鼻樑，接過我的烟搶，又照樣的燒起烟來。

「東莞仔，你還想當差嗎！」

我躺着無聊起來，隨便拈起一句話來問他，他停下手的工作，把指尖再摸一摸高鼻樑，——這表示他把思想集中了起來。

慢吞吞地，他說了：「怕這一世人再當不了差啦！不是染上這死人烟纔，野心倒還有的……唉，這也無妨，當不了總司令，就當個把「爛崽頭」也好！……丟渠老祖！什麼事不好幹！什麼事都是一樣的幹法！你沒有聽說總司令的老婆也給「爛崽頭」瞓過覺嗎？……」

他把煉好了的烟，擱在烟燈上，一邊抽一邊用烟斗打着烟燈，達達達的作響，敲出了軍鼓的聲音，嘴巴的香氣衝出來時，也吱吱吱地叫着，這當作是銅鼓的聲音。

引得我笑了起來。旁邊榻上也有人在笑着。

「我……——他把抽完了的烟槍丟在烟燈旁邊——我是一個不管天塌地崩的人。其實，許多事你也管不了，對嗎？……不過，誰要叫我吃虧，老子就跟他來一下……我當了十幾年兵，也不曉得殺死了多少人！」他又把針尖戳進小罐子，黏上些烟膏。「……我什麼苦都吃够啦！但是什麼樂兒我沒有嘗過？不瞞你說，在廣州灣我就瞓過外國婊子……說到兇暴，我也算是一個頂兒暴的人，可是，你不兇暴的對付人，人家就要兇暴的對付你啦，……」

烏豆又煉好了，他要遞給我，我推回給他，他就擱在烟燈上，吱吱吱地又抽起來。

把小罐子都抽得乾乾淨淨，我們就離開了「雲翔閣」。

在一家小館子里，倆個子一共喝了半斤高粱酒，吃了二碟白切雞，還有咕嚕肉，蛋花湯，喝得東莞仔的每粒麻子都發光，指尖不斷地摸着高鼻樑。他有點醉醺醺地，話也說得繁多。我也似乎脚跟站不穩，搖搖幌幌。

後來是怎麼樣跟東莞仔分手的，我已記不清楚啦，我只記得回到家里的時候，媽在咕嚕着：

「又上那兒喝得爛醉啦！……錢像沙一般丟出去！家做什麼不會窮哩？……」

馬路兩旁的梧桐樹已在落着葉了。

風刮到臉上來，脖子上來，登時全身就打了一個冷顫。我披着一件破大衣，踏着淡黃色的燈光照耀着的步道，趕到「攤館」里去上夜工。

這時候正是深夜十二點鐘。我怕脫了班，邁着闊闊的步子，把脖子深埋在衣領里。

到館里時，東莞仔已經上工啦。上一班的二手「打荷」用滿不高興的眼色盯着我。

我跑近前去，說一聲：「對不住！對不住！害你……

「沒有什麼！不過過了四十分鐘。」這麼說着，他就跑了。

才接上手來，就又忙得要命！這樣的深更半夜，正是「爛鬼」們的活躍時間；這一個擠了上來，買了幾隻角子，那一個又擠了上來，把角子丟

在檯面，喊着：「六角錢「三」「四」角」！

有一個馬弁模樣的傢伙，脹紅着臉，靠近「殺攤」的邊頭，自己拿着那支小木筷，當盅子掀開來的時候，他就四個一堆，四個一堆的抹着「骰子」，到後來賸下一個。

「開「一」啊」！「殺攤」喊了出來。

那人把小木筷猛地丟在檯面。

「丟你十八代祖宗！又開一個衰「一」」，：我丟你十八代祖宗」！

東莞仔把他面前的鈔票角子都「殺」了進來，一邊用輕蔑的眼光盯着那傢伙好像說：輸就輸好啦，你發什麼鳥皮氣！」

我也沒工夫管這麼多，只顧做着自己面前這一份討厭工作。

「再來五塊錢「三」搭「四」，十塊錢買！」

那傢伙又喊了起來。他才把話推出了口腔，東莞仔就朝他盯着：「錢哩？」

一雙比東莞仔的還要大上一倍火紅眼睛，睔了東莞仔一眼：

「這就是十塊銀」。他把一隻小得像鼻孔那麼小的金戒指丟在檯面上，「你怕我沒錢？」

「你家里有再多的錢我也管不了！……」

那傢伙立刻啐了東莞仔一口：「契弟仔！你說什麼？」

東莞仔正想啐他一口，那「殺攤」的已經把稱過了的戒指丟還給那個光着火的傢伙。

「這戒指值不了十塊錢，只值四塊錢。」「殺攤」的說。

「不管你值多少，我要當做十塊錢賭。」

東莞仔像抓到了一個發洩的機會啦，他用指尖摸一摸高鼻樑：「爭多一隻米還湊不上十塊錢哩！」

「成家剷！」那傢伙退後了一步。

東莞仔根据他的做人的哲學：應該硬的時候就要硬。他罵回那傢伙：你成家剷！……我丟你老祖！……？」

砰，砰，……東莞仔尖叫了一聲，就伏在攤檯上，末後才撲通一聲跌落在地下。

人混亂了起來。一片嗶啵的聲響充塞了整個屋子，寂寞的馬路上，也來了反響似地，咕隆咕隆地熱鬧了起來。

第二天我們到福音醫院去探東莞仔的時候，他已經不大會說話啦，但是他仍然要嘶着喉嚨嚷：

「丟渠老祖！……老……老子不怕他！我也……當過差啊！……」

嚷的聲音像被割斷了喉管的雞鴨的叫聲。

我們想盡了方法來阻止他說話，到了下午他果然不說話了，——因爲他已經永久的離開我們啦，他死啦！

（註一）開皮就是開市的意思。

（註二）廣州罵人的話，意思是全家死絕種。

（註三）攤館里專司賠錢收錢的人。

（註四）孤寒鬼即吝嗇鬼。

在城市裏（五）

張天翼

他用謹愼的步子走到廚房裏，走到那些下房裏張望一會兒。隨後又到大少奶奶屋子外面聽着。

溫嫂子在裏面伺候着，還聽見她們小聲兒在談呀笑的。

屋子外面的這個忽然有點嫉妬起來：

『溫嫂子到底憑什麼本事嗄，個個都歡喜她！』

這個堂客可在這裏吃了十多年閒飯。自從她那個男人嫖呀賭的敗了家，把八九十畝田蕩光，她就走進了唐家——客人不像客人，老媽子不像老媽子。她帮着做做針線，帶帶小孩，做起事來還露出那排黑牙笑着，好像她幹這些是爲的她感到興味。………

忽然裏面響起了脚步聲，於是丁壽松趕緊走了開去。他把下唇往外面一兜：哼，別那麼神氣！——她一來一歷他都明白！

可是溫嫂子的能幹他也明白。眞是的！別瞧她那雙眼睛朦朦朧朧像睡的樣子，看起人來可眞看得準。柳鎭唐府上沒分家的時候就是大太太當家，溫嫂子就一直貼在大太太的身邊，時常很俏地撮起了嘴唇——在她耳邊嘰里咕嚕的。一提到大少奶奶，她嘴唇可就往下一拔：

『唷，倒像個人哩！……什麼東西嗄！——拿唐家的錢貼娘家。……

……』

如今——她可一天到晚跟着太少奶奶。

丁壽松不知不覺回進了穡廳，一半認眞一半挖苦似地咕嚕着：

『嗯，不錯！嗯，不錯！……』

不過——他搔搔頭皮——不過他家姑奶奶怎麼一來會相信她的呢？他有點不大服氣：好像溫嫂子這件事辦通了，就是他丁壽松的失敗似的。

他轉身又踅到廚房裏去，溫嫂子到那里去打水的時候他可以碰見她，並且他還打算把這件事探聽一下。他這就用種老朋友的口氣跟廚子桂九談了開來，轉彎抹角扯到了大太太，然後很不在意地問到了那個女人——他認爲他家姑奶奶不會怎麼相信溫嫂子。

『哪里！』桂九叫，一面拿圍身布擦擦油膩膩的手。『大少奶奶才相信她哩，什麼事都要她做。』

『怎麼呢？』

『怎麼！她叫她做的嘛。』

接着那位廚師傅又告訴了些不相干的事：大少奶奶房裏的椅子凳子祗准溜嫂子座，大少奶奶回娘家的時候總是帶溜嫂子去。他說得很起勁，連臉都發了紅。一住了嘴就用手去揉那些斬肉，不一會又想起一句話來，就重新在圍身布上擦擦，打起手勢來。

丁壽松嚥下一口唾涎。唉，沒得法子：做人總是這麼麻煩的。他現在得重頭做一番功夫，另外結一批朋友。眞是的：這是很明白的事。

這里他頸子一挺，牛頭不對馬嘴地答着別人的話：

『是啊，是啊。嗯，對哩。』

他不管桂九有沒有說完，就用種閒散勁兒跳出熱烘烘的廚房，仰起臉來吸了一口長氣。他覺得身子輕鬆了些，還消遣地瞧着屋簷上跳着的麻雀。牠們側着腦袋看看他，呼的一聲飛跑了，他不禁在臉上浮起了一絲微笑。

這世界似乎變亮了些，變好了些。他覺得從此以後——他反倒容易做人，他再也不會引起那些閒話，說他看不起同宗倒去討好外姓了。仗肯是一家人，開起口來也容易得多。于是他嚼着東西似地磨磨嘴巴，興奮得心頭都發起癢來。

『唉，我們這位奶奶眞是！洗臉還沒有洗好！』

一直到一點半鐘——他才由溜嫂子帶着去見了大少奶奶。

這回他拜年拜得很快，彷彿怕給別人瞧見。不知道是因爲溜嫂子在旁邊吃吃地笑，還是他自已跪得太吃力，起身的時候——顴骨上有點發紅。

他家那位姑奶奶呢——竟很客氣地把身子逃開點兒，回答着『萬福』。腰板彎得不大靈便，全身折成一個鈍角，彷彿她那漿過的硬領子箍得她不能動。她一直綳着那張有點浮腫的臉子，等到別人磕了禮就仰了起來，給淡綠色的窗搭子映得發青。

屋子裏剛才洗過地板，還有點潮濕。桌子椅子都發亮，叫人摸都不敢去摸一下——怕留下一個螺印來。到處都瀰漫着一種說不出的香味，聞着就感到自已身子給什麼軟綿綿的東西裹住了似的。

『坐罷，』大少奶奶嘴上閃了一下微笑的影子。

這位客人趕緊一陪着笑——他家姑奶奶可又綳起了臉。他給攪得十二分侷促，垂着視線偷偷地往牆脚掃了一眼——不知道自已應該坐到什麼上面去。兩脚胆小地移動了一下，好像很怕踹髒了地板。

於是溜嫂子端着那把藤心椅子過來——靠門邊放着。

這是規定了給客人坐的一把。坐墊上沾着點兒油漬，還有些地方去了漆，露出的木材底子上糊着灰色髒印。靠背上劃出了一個不成形的『唐』字。

——大概是大孫少爺用小刀子刻的。

卍，原來這孩子還是這麼個老脾氣。他媽媽房裏的木器件件都洗換得又光滑又乾淨，絕不准他破壞。於是他祇好對這幾樣家具做起功夫來：反正是安排來招待客人的，做母親的也就不怎麼禁止他。衣櫃旁邊那張骨牌凳可更加刻得花里剝落，瞇着眼看去——簡直是一幅山水畫：不錯，還指定給高媽她們(註)坐的。

丁壽松把屁股頓上那把椅子的時候，莫明其妙地感到了一點兒驕傲。他一面伺候着丁家那些脚色，一面把脊背往後靠過去。

大少奶奶背着窗子，挺得筆直地動都不動，似乎怕一個不留神會把臉上的粉弄得掉下來。她鼻孔裏時不時發出一種響聲：聽來覺得她在那里笑，又像是答允着客人的話——並且還帶點兒謝意的樣子。

『唉，眞是的，』丁壽松一提到丁文侃就歎氣。『到底是我們丁家祖上積德，侃大爺——嗯，如今到底！……』

溫嫂子一直歪着身子靠着梳裝台的，這里趕緊插了上來：

『沒得談頭！——前些個日子人家還看他不起哩！』

『怎麼呢？』那個臉上有點發燙。

溫嫂子使勁把下唇一披：

『丁家窮哎，唐家闊氣哎。……闊氣嘎，闊氣嘎！——噢，如今掉了差使還要找丁家想法子！……』

這位姓丁的可活潑起來，拿出那種跟自家人談體己話的派頭——歎着氣發着議論。他認爲一家人家頂要緊的是個氣運。他可不怕別人的白眼，到時候出了頭——哼，你瞧着罷！

他輕輕拍着自已大腿，瞧瞧這個又瞧瞧那個，舔一下嘴角上的白沫。

可是大少奶奶在鼻孔裏哼了一聲。她好像全沒聽見別人的話，祇顧自言自語似地說了一句——

『我反正就是這個樣子。』

接着她對窗子那邊轉過臉去，皺了皺眉毛。她爲了怕陽光照壞了她的

註：此地的老媽子總是歡喜姓『高』。爲了要有分別起見，於是這個叫做『高媽』那個叫做『小高』。主人也高興這一套，猶如聽差的必得叫『高升』。

眼睛，把窗擋子拉嚴些。舉動來得很細巧，很小心，似乎她在拈一條蟲子。隨後還把手指捻幾捻——去掉剛才巴在上面的灰塵。

她聽着丁壽松談了這麼分把鐘，她又對梳裝台照照鏡子。反映出來的臉子有點歪，右邊腮巴看來更加腫了些。可是由於那兩撇清秀的眉毛，那雙明亮亮的眼睛，誰也也不敢咬定她有三十七八的年紀。於是她稍爲把腦袋側一下，眼珠斜着對鏡子瞟了一瞟。

溫嫂子一面緊瞧着大少奶奶，一面嘴裏照應着客人。她好像不大相信他的話似的，時不時驚異地叫着：

『眞的啊？……眞的啊？……』

現在她可忽然發現了什麼，一脚衝到梳裝台跟前——拿起手巾來細細揩細抹地在大少奶奶的嘴角上擦了起來。

丁壽松仍舊在報告他家鄉的情形。他說得很詳細，連他家用的帳目都背了出來：彷彿他知道她倆向來就非常關切他這個自家人，他不能夠漏掉了點兒叫她們不放心。

爲了，怕別人沒注意他，他故意提高些嗓子發幾句問話。

『姑奶奶你看我有什麼法子呢？……你看呢？……』

照例——溫嫂子就跟着歎一口氣，瞧瞧那位奶奶，似乎問她這一手有沒有做錯。

那位奶奶說：

『眞不行！怎麼攪的嘎？——用呀用的玻璃就不平了。……』

（未完）